

林 譯
小 說 叢 書

第 三 十 七 號

滑 稽 小 說

旅 行 述 異

卷 上

上 海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813
—
4750

+72-1-10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家 庭 必 備 衛 生 治 療 新 書

洋 裝 布 面 金 字 定 價 大 洋 一 元

社 會 文 化 日 進。衛 生 尤 爲 重 要。況 近 來
 傳 染 病 發 生 愈 多。凡 家 庭 防 病 治 病 之
 方 法。宜 人 人 略 知 大 意。庶 不 至 倉 卒 誤
 事。本 館 特 編 是 書。搜 集 東 西 名 著。門 分
 類 別。區 爲 衛 生 治 療 二 篇。以 備 家 庭 普
 通 衛 生 及 應 急 時 檢 查 之 用。凡 欲 享 家
 屬 康 健 之 幸 福 者。不 可 不 各 置 一 編 也。

歐文者。古之振奇人也。能以滑稽之語。發為傷心之言。乍讀之。初不覺其傷。此世所
 以為諧妙。則歐文蓋以文章自隱矣。此書劈分四大類。鬼也。名士也。盜也。掘藏也。書
 下鬼使人怖。盜使人備。藏使人歎。獨未計名士之能使人噦。名士立身託業之始。亦
 何嘗用以噦人。顧以不善治生之故。而又傲冗凌轢。自窮其求生之途。又非諸葛公
 所謂淡泊明志者。衣服飲食。一一希於安飽。無以異於恆人。而獨其治生者。力與恆
 人矯。則宜乎顛沛窮蹙。以詩鳴號。上怨天而下尤人。初未嘗反躬而責實。此則自蔽
 者之流弊也。顧世人之待名士也。初不以鬼。而實虞其作戾。初不以盜。而私患其見
 凌。蓋以俗人親名士。既無窖藏足以歎之。而又有鬼盜之懾。名士烏得不窮。且名士
 者。多幽憂隱憾。散髮呼鷲。歌哭不恆。陵詆無上。則渾良夫之叫天也。殆有鬼之氣矣。
 文干當路。書詆故人。茹伎鳴高。匿愆表潔。無所事事。待人而食。稍不如禮。動肆醜詆。
 則蘭陵老人之怒尹也。殆有盜之氣矣。且自窖其詩。已不類於窖藏。而日欲冀人之



歆則爲計乃愈左。歷古以來。不得宏獎風流者。以薦寵之。而名士往往爲世詬病。畏廬不肖。夙知其弊久矣。幼年亦稍稍爲詩。顧自審其不工而去之。而當其恣意塗抹時。人之非毀者。已籍籍吾後。顧吾頗有志。能忍饑三四年。未敢怨獲不平。咆哮以恣吾憤。又未敢蒙恥自託於豪貴。今已老。荷天之右。不至僇辱其身。亦未嘗媚嫉同儕之富貴。嗚呼。畏廬其萬幸不爲名士矣。夫澹泊明志。吾固不能。然得粗衣飽食。於心滋以爲足。惟所志則殊寡遠圖。執業乃大類白克宋之自活。第白克宋之詭遇如何。余未之知。然自食其力。或爲當世君子所憐。則畏廬之生業亦微矣哉。

光緒三十二年十月既望閩縣林紓紱於望瀛樓

歐文旅行述異卷上

美國華盛頓歐文著

閩縣林 紆

同譯

仁和魏 易

緣起

余敬告讀吾書者。君輩曾否於旅行流覽山川風物。忽爾患作懸身於逆旅。高樓中百無所見。但聞鐘上機械。徐徐作聲。病枕中一一數之。能堪之乎。果君輩遇此。始知華盛頓之臥病他鄉。爲非樂也。余此時不在萊茵河風光明媚中。病耶。村店咫尺。余長日欹枕於是間。凡有排悶之法。卽之轉以生悲。凡廢寺鐘聲。均余稔遊之地。一一識之。凡普兵伐鼓。輿兵吹笳。宜在何時。余應候卽聞其聲。無聊中欲學德文。自遣而逆旅主人之女。卽而教我。顧乃無味。雖字母出諸櫻唇。而聞之亦屬寡味。旣而拈書試觀。不逾楮葉。卽復棄置。旣乃慨然曰。旣不能學。胡不著書。一思及此。乃大奮勉。復自念著書古稱難事。果能著書者。衆方爭目爲作家。第今日乃大異於古之所。云。印

刷之工既省。卽貧薄之子。能灑翰數行。亦可問世。此何貴者。幾於委巷之中。均列位。著作之林。以書爲戲。在在而有。彼少年行獵。置槍著筆。卽爾成書。閨秀女郎。停針罷繡。亦能嗶嗶作老生語。由此觀之。則我之著書。亦復何難。因發篋出吾筆記。爲著書之料。並合而修飾之。吾書成矣。且當此時代。衆情好古。余乃探索時尙。爲分版之文。雜敘古事。以悅時流之目。縱不如精於古文者之言。然敝帚之享。亦寓人心。世道於寸楮之中。乍觀之。似無世道人心之係屬。而久久者。悟矣。余之療治時病。不加峻劑。特徐徐進。以湯液。且屏去道貌。不爲莊厲之語。大似尊嚴之貌。傳之以蜜。因之人人傾耳。張口。吾卽以刀圭之藥。投彼口中。聽者固無覺也。第人人多問我所言。其事確否。余則告以書中日耳曼學生一節。當日法人筆記。固有與此相類者。後此有人言。尤有勩吾書以去。實則其事有無。余不之知。第覺其授受有所自來已爾。吾書中尙有祕畫一節。及少年意大利人。似數年以前。有人與余談及者。第語自何來。亦不之審。其餘怪誕不經事。但有一語蔽之曰。吾旅行久。聞見廣。卽客夢亦疊如秋山。故腦

筋中縱橫擁積如破書篋焉。臨池時所述事蹟聞耶。見耶。夢耶。真耶。都不一審。幾亦不自信。其有是事。觀者果不吾直。幸余書極短。不倦觀者之目。且題目屢變。詩人有言。果能移步換形。則人不知其倦。果使每下愈況。而題目不同。則人亦不能推置。勿視茲事。我固信之。以余居英時。恆御公車。頭觸車壁。余立易坐處。更觸則更易之。數易猶觸。然余仍必易不能堅坐。以受觸。至下此所載。有或懾虛先生所言者。余不能不秉筆錄之。以示觀者。今發端矣。喬弗利克拉然識。託名也

罷獵飲至

懾虛先生曰。一日羣雄獵罷而燕。吾亦樂居末座。主人爲男爵。嗜獵如命。男爵未娶。居英倫腹地石室中。男爵少時喜漁色。遊歷諸國。尤工於內媚之術。旣歸。自命能蠱婦人。尋悅一女郎。女郎許婚。而復允他氏。男爵乃大怒。以爲悖。遂作狹邪遊。以家政屬老傭媪。旣行獵。以自遣。復散泛其情。匪人不僞。施以溫媚之語。時縱飲。竟忘其時。以男爵無主婦。故不能拘以時刻。衆歡羣呶。聲震牆壁。主人旣醉欲寐。而衆聲亦微。

張睫屢下。聲亦吞吐。而聲震屋瓦之夫。至此乃大斂。尙有數人。嘯語於東壁之下。已而並此數人亦嚶嚶作夢嚶。此等人醒時。無言。其應盡之言。則於睡中補之。旣而侍者入言茗熟矣。衆爭起坐。進茗思歸。而門外風雪已連天。無極。主人曰。似此嚴寒。客乃以首試風雪。耶。胡不下榻於此。衆言咸謂客多。胡得此牀席者。主人知旨。即曰。客不聞未娶之主人。其寢室固可張大者。吾室固寓十人。設更納十人。特膺背駢耳。何患無下榻地。主人乃進老傭媪。傭媪踉蹌不能決。顧無主婦之家。不以媪容爲嫌。可縱橫而臥。於是傭媪張皇四覓。咄嗟已辦。時斂睡飲茗已逾數時。夜午而客飢。廚者復出夜餐餉客。客旣飽。睡精神來復。遂問寢處之地。中有愛爾蘭陸軍大尉。其人好喧。無靜理。言曰。今夕臥老屋。無人之地。必有鬼物。誤登人榻。以爲就窰窰者。言時有一人弩目而銳脣。即曰。大尉亦信鬼乎。此君當就飯時。不出論斷。但善考問。以耳代口。又欲窮人之口。以鑿其耳。衆人嗚噓。時彼獨默然待人罷笑。始窮詰言者。初若未聞其人。似食杏核。去核食仁已矣。而是人則食仁而求核。冀得甘食。余無可名之。

名之曰好問。先生好問先生。此時復絮絮問大尉。大尉曰。我少時已熟異事。吾家尙有本希在窗下也。好問先生曰。本希何物者。大尉曰。本希者女鬼。以鬼面臨窗。擷取宜死之人者也。忽有老人時時掀動其鼻者。驚起曰。茲事乃大奇。大尉曰。凡人有本希居其家者。其家必清門不爾。本希弗蒞也。因語主人曰。約翰夜中風雨。鬼易出沒。爾家能有鬼室。授客下榻者乎。主人曰。吾室固無鬼。然其力可以製鬼。吾家有古畫。面目獠厲。吾今移畫黯其燈。橫鏹刃於几上。想夜來必有掀幃而面客者矣。座中忽有老人曰。如主人言。令我頓憶一事。衆曰。是人必有古典。爭移座就老人。老人曰。爲事非贅。蓋曾聞諸吾季父者。好問先生曰。尊父爲何種人。老人曰。瘦瘠而好旅行。恆以閱歷語後進。好問先生曰。父遇鬼在何時者。而掀鼻先生斥曰。汝勿問。聽丈言之。好問先生退。老人乃按膝而言。

龍桂微而夫人

老人曰。法國未革命前。吾季父居巴黎數月。是時英法未啓釁。二國耆宿名流。恆相

過從。英人出必揮霍。法人亦稍出其資助之費。顧英人之遊法者。均貴胄。爲數殊少。不如今日之往遊者多也。與吾季父交者。多彼中世代名流。一日在陰寒中。過腦門豆之特庫。暮色四合。無棲息地。忽見一古堡。居叢樹之後。露塔尖。吾叔問御者。古堡誰氏居者。御者沈吟。謂爲侯爵別業。但忘其氏。御者語時。引手近帽簷。意禮吾叔。亦以尊此侯爵。吾叔尙憶在巴黎曾面此侯。侯言野適時。必至堡中見訪。且吾叔者。稔於遊者也。計今夕。過侯家。較旅宿勝也。矧侯家釀美。尤非野旅所及。乃告御人。引車趣堡。堡之年代久。歸然無鄰。有石路直造堡下。堡下結構均古制。無可寓目。特儀觀略壯。且候已深。冬樹童無葉。石闌受雪。冷氣森然。過之。起粟思。及夏令。杲日毒熱。觸之。將燥枯。其目是時。御者叱馬。馬迅越如飛。林鴿驚飛。巢鴉駭鳴。而堡人亦聞聲。爭出。侯爵亦臨門視。一見吾面。乃大異。行法國禮。再親兩頰。遂引吾叔入門。禮意備至。且出陳物相示。以矜世代所貽。席間縷縷述先代勳烈。並陳甲冑矛戟珍玩之屬。媚客尙有巨刃一。絕重不能舉。老人示此意。矜先世英雄也。侯爵儒緩瘦損。不類壁間。

圖畫。畫中豐頤。廣頰。猿臂。熊軀。嶽嶽然神采。動人。顧侯之目光。則耿耿而動。乃頗肖其先烈。酒酣時。侯尙取鐵胄冠之。顧小而胄廓。又仗此巨刃。似大衛舞哥利亞。長劍時矣。以上所述。均非余之正文。轉瞬夜深。侯乃引吾叔至古塔中臥室。地殆備敵之地。下榻其中。令客震悚。而侯之引而臥此。正以吾叔好旅行且嗜古。故位客於是間。至時且引據古傑。謂皆留此一宿指述。陳迹以慰吾叔。並云約翰貝利倭者與洛勃忒伯露司爭蘇格蘭王位。弗勝。抑抑卽死於是間。吾叔聞言大悅。以爲數百年後能踵宿古人陳迹。亦云樂矣。是夜隆寒。塔中尤甚。有長身之侍者。爲吾叔辦擋物事。熾薪於爐。爲禮而出。屋之荒寒。古悄。苟熟讀誌怪之書者。則追憶前言。宿此殊無歡。窗高而窄。前此爲瞭敵之地。後此拓而廣之。墉厚窗深。納光弗徧。且窗眼疏。經風作響。雙扉已老。力闔不能入。筓門外有甬道。不知所窮。嚴風從甬道入。扉磨戛。終夜有聲。似鬼窺室外。徘徊不卽入者。綜言之。天下無鬼。則已。果有鬼者。則此古屋必爲鬼窟矣。顧吾叔閱歷多。亦不之怯。始尙欲力閉其扉。顧百計不能遂。蓋吾叔之嚴閉此。

扉備風非禦鬼也。扉既弗闔，則多納薪於爐以祛其寒。薪爇光騰，室中燦然如受月。顧火光已烈，而攪爐之鐵杵，轟植於亂薪中，騰影上壁，髣髴如長鬼卓立。吾叔脫衣登榻，榻高久，乃上寒甚，以重衾蓋及頰下。既就枕，目中火而耳中風也。自念似此隆寒，幸主侯家使野宿者，且立病甫交睫，忽聞塔上鐘聲復甦，塔鐘者聲緩而沈，在寒風蕭瑟中，慘聲已似召鬼鐘聲甚緩。吾叔數之，至十三點而火力亦漸微，有時復冒突而上。吾叔以睡帽覆額，然目尙矚物，腦力已昏移屬他狀矣。忽聞有急步聲行諸甬道中，吾叔仍不聲靜以俟之，意有他客歸寢，或臧獲耳。然足音已至門扉，徐徐啓有白衣女郎，長身玉立，氣概肅然，衣爲古製，其長委地。至於火爐之次，竟弗審榻上之有人。吾叔去睡帽，引頸望此女郎，火光時爇，見女郎狀態矣，面慘白而爐火垂滅，微燄純青，故女郎顏色白中亦挾青色，而大致似美。顧爲憂鬱所中，凜然無歡。吾叔善風鑑，詳觀此女，似長在憂患中而氣概高抗，不爲境地所窘，因成此狀。女郎引手向火作就熱狀，且伸足就爐。吾叔睨之，履爲穹腰而高，襯者履面之鈕皆金鑽，女就

火久始迴眸。四盼方眼光燭。及牀上時。吾叔血爲之冷。而此女郎忽合手仰天作祈禱狀。徐徐自出。吾叔雖無懼。然甚欲窮此來狀。人鬼不能深辨。然旅行久。事多。卽亦弗懼。引睡帽之簷下。被其額面內。而睡。尋聞有人呼聲。則侍者入天明矣。侍者鞠躬道咎。言擾先生清夢。吾叔起而着衣。因憶及夜來之事。因問此老侍人曰。堡中有婦人恆於夜中至此否。侍者愕然曰。無之。吾叔自念侍者必不之知。遂下樓就晨餐。與侯爵至畫室。壁畫至夥。至此侯乃出音吐。縱論先勳。凡腦門豆貴人。據侯言半皆戚屬矣。吾叔厭倦已極。立時伸縮其足。似不耐久立。侯每指一畫。必述其本傳。示吾叔。吾叔忽見有一圖。長大如人。大類宵來見形之鬼物。因曰。畫中人吾似已見之。侯不解。卽鞠躬曰。請先生恕我無狀。此人先生惡能見者。是人物化。近百餘年矣。此卽古美人龍桂微而之公夫人。夫人於魯意十四初年時被寵。權傾一時。吾叔曰。夫人生前有事迹。可以動人否。此語發。侯乃發吻作長篇文字矣。竟舉佛龍特內亂之由。滔滔如瀉江河。語至纖微。吾叔倦不可堪。已而歸宿。至於龍桂微而公爵與康豆親王。

同囚於文勝城堡時。是時夫人欲激動腦門豆人作亂。出公爵於陷穿中。久乃無成。夫人爲官軍所得。囚於地迫之堡。坐庭訊時。夫人抗節不屈。夫以金枝玉葉之貴人。乃身臨刀鑕。而無所懾。眞將種也。且囚中累累欲遁。想君道行時。應見地迫故堡。夫人於一日夜中。守者忘其後戶之鑰。夫人挾從者行。合其舊部勇士數人。慨然夜出。思至三英里外海峽中。以舟航海而去。顧乃無馬。步躡以往。既至。浪高於屋。而舟所停處。去岸至遠。然非得小漁舟莫達。而舟小浪高。亦莫至焉。夫人必欲前。船人力言不可。夫人堅欲行。既下舟。風潮大至。夫人遂入於水。幾死。幸夫人力支拄於水中。卒得拯登岸。夫人仍欲登舟。而風盛於前。百計莫前。夫人知追騎且至。計惟賃馬而遁。或可免也。已至吾堡中。方其來時。羣蹄蹴踏。在夜深中。堡人嚴備。以爲夜襲之寇。忽聞前騎來言。公夫人。至於是。傾堡之人。咸迓於門。次以火引夫人入。夫人衣裾盡溼。顏色全非。衣裙亦碎。卽侍從之壯士。飢疲已極。幾欲墜馬。吾先祖延夫人入座。以盛禮款夫人。蓋吾家先世與夫人有連。夫人之父亨利包本也。吾叔妨侯爵更作長篇。

語立以語斷之曰。夫人似宿此矣。侯曰。夫人下榻地。卽先生夜來居者。而侍從之舊部。則長夜邇守堡上。是夕亦大風。語次復曰。憶夫人來時。卽爲昨日之日。是日吾家適有事故。久久亦不之遺忘。語至此。嘖嘖不卽吐。尋曰。是夜有異事。久復不言。吾叔曰。事涉於夫人乎。侯似不聞。乃曰。夜中吾堡至。是又不言。因鞠躬曰。先生恕我此事。係我家族。吾不忍質言也。當日野蠻之時代。朝貴皆嗜殺如虎狼。傷哉。夫人惟前事有涉。吾家吾易以他語矣。吾叔者。好奇人也。聞侯語。方沈酣。乃爲橫風中斷。狀至不可耐。堅問之。而侯終不言。吾叔終乃曰。侯旣不言。則此夫人者。吾夜來實見之。於樓上。侯聞言。大震。視吾叔。叔曰。夫人昨夕臨謁。吾寢。侯大笑。似以吾叔爲妄言。因退縮。出煙壺於衣囊中。笑曰。公英人。乃好調謔。吾叔正色循循言。夜來所見。侯捧煙壺。木立不能答。聞已無言。復吸鼻煙。語至此。談鬼之老人。亦不言起。而取酒飲之。聞者皆嘿然以待。好問先生乃不能忍。卽問老人曰。君季父究何言。老人曰。無之。好問先生曰。侯作何語。老人又曰。無之。好問先生曰。此史材畢乎。老人復引酒曰。安得不畢。衆

聞言咸快。快不以爲是。懾虛先生曰。以我思之。此老人必復有言。但嗜酒耳。必復有後言。顧此老人仍斟酌不已。余乃知此老人妄言也。此時掀鼻者忽進言曰。君言夫人事。吾亦撩動吾阿姨軼事矣。阿姨所言固不敢辨其誠否。特吾且姑言之。以博衆樂。

壁象伸眉

掀鼻者曰。吾姨健碩。腦力高。有智數。遇事能決。殆女中勇士也。吾姨丈則藐小之丈夫。雅馴而和藹。二偶不相匹也。姨丈自成禮後。藐者乃益藐。而阿姨則禮事其夫。凡城中名醫。半皆延致。凡醫所處。方阿姨則并合而飲之。其藥蓋合一病院中所服者。竟以一人服之。似宜愈矣。顧乃不效。而吾姨丈遂歸入情鬼錄中矣。好問先生曰。阿姨所遇之眚。得毋其亡夫耶。掀鼻者怒曰。汝第聽勿詰我。吾姨自夫物化。乃大咎用藥。夥越其度。凡足爲死之榮。則悉力張之。表儀至盛。寥寥時。購花無數。以牙作小象。懸之胸際。又畫一象。張之壁。對臥榻而立。衆聞阿姨不忘前夫。則咸頌其貞。輿人之言。

曰。凡婦人之善事其夫。生死無異。則天公將憫其慈愛。錫以多夫。用爲報。既阿姨既孀。移家就別墅。墅居特貝雪埃中。盡室皆行。圖居墅中不返。別墅荒寒無人。前此尙有罪人。雉經於樹外者。而城中所攜之侍者。咸不樂居墅。夜中聚語。是間所有之怪。徵彼此互述。阿姨女侍。神經有病。言不能獨宿。有少年甚忠厚。夜中伴之。至於達曉。以已其病。即阿姨初至。亦以墅荒而宜備。當臨睡時。必周審門戶。令牢實。且聚重要之物。自加緘鑄金鑽之屬。則聚之身旁。以阿姨支持門戶。久事必躬親。無所怠忽。以匙置枕下。麀女侍歸宿。阿姨坐而卸粧。顧阿姨雖愛其亡夫。然梳掠尙入時。不苟苟作。居孀狀。晚粧時。輒轉側臨鏡。以取媚。以阿姨少時曾居此。與此間少年有素。今日退居舊時。少年均臨賀。阿姨靚粧出見。故於卸粧時尙顧盼作媚態。耳忽聞背後有聲。趣迴顧。乃無人。則姨丈立影也。阿姨歎息。無語。仍理衣裙。顧理衣時。仍憶日來所接見之賓客。然阿姨歎息時。忽似有人亦助其歎息。四顧又無人。始疑爲風。自竇入。幻爲異聲。乃去。髮寘紙上。初不以爲鬼。嘗忽又見畫圖上。眼動眉伸矣。好問先生曰。

汝言阿姨背畫理粧也。何由能覺圖中人動。掀鼻者曰。然姨雖背象而象恰臨鏡。阿姨見狀大震。乃迴顧果能動耶。抑目瞋耶。仍以手掩目。自指縫中視鏡中象。象果動矣。睫毛上下迅捷。無倫阿姨覺此狀爲生前所常有者。因大懾。乃顧談鬼之老人曰。吾姨與尊叔同其膽力。既亦弗懼。仍低首理衣。且翕唇作響。音節皆合而不亂。足徵其神王矣。復僞取箱翻之。傾物事於地上。且秉燭檢疊。意將四偵。覓宵人所伏。仍不疑爲鬼也。已而乃啓戶。四顧圖易宿地。已乃下樓起。侍者執械復登。其狀如行軍。奴網揚繡刃。御者則執鞭。餘從執手鎗。廚人則執切肉之刀。傭奴執兩空瓶。以代軍械。阿姨則持攬爐之鐵杵爲火。所煨紅光照眼。其狀最烈。女傭隨諸人後。以砂藥納諸鼻孔。口中極言鬼大可畏。阿姨叱曰。何鬼之畏。吾將煨鬼鬚。令灼衆。既進門房中。肅然既至。懸畫之所。阿姨下令曰。去此畫。忽聞有呻吟之聲。出自畫中。衆皆卻走。此女奴先震力掣其同伴之人。阿姨呼曰。趣下此畫。先是壁間有門塞矣。尙留其洞。畫巨適掩此洞。及畫既去。則洞空。見一人伏其內。手刃而顫語至此。好問先生曰。是其鬼。

乎。掀鼻者曰：是焉名鬼？直藏盜耳。彼知阿姨擁資厚，將乘其睡竊之。此盜於未移居前，曾助之汎掃門宇者。審堡中幽祕地，故預伏身於此耳。且即象中挖目，眶而外覷。故阿姨疑象動也。好問先生曰：雉經此盜乎？座中有律師抗聲曰：在律無雉經此盜。非明火復非排闥徑入人家罪焉。至死，掀鼻者曰：阿姨固有法處此盜。先令浴於洗馬之池，然後以棉製之素巾一一拭之，令淨。好問先生曰：此盜終焉置之？掀鼻者曰：後乃弗聞。大率送之澳大利亞洲，令易取新天氣也。好問先生曰：阿姨懼此震驚，後將以女奴值宿矣。掀鼻者曰：非也。汝謀未臧。阿姨嗣令此間鄉宦侍之，鬼不至矣。阿姨言以一女子宿於空堡中，可畏也。好問先生曰：此再醮矣。然胡以不縊？此盜衆曰：爾所叙事有歸宿，不如前人無收局也。獨牧師不悅曰：以我思之，必令此姨偶彼遇鬼之季父，則剛柔稱矣。好問先生曰：君旨歸在鬼，胡不見有鬼？愛爾蘭大尉曰：爾乃愛鬼乎？吾將餉爾以鬼脯，恣飽無惜。此二君所言，言季父言阿姨也。我則當言其先烈矣。

荷蘭酒家

大尉曰。吾祖者。勇而有膽之騎士也。騎士爲吾家之門業。先世恆以騎士起家。咸殞於戰場。獨我存耳。以我思之。甚願吾之子孫。亦如吾今日所言。言吾死於戰地。吾祖者。從大軍戰於荷蘭。凡叙吾祖烈。與本旨初無係屬。但吾祖者。膽力至偉。初不能以危悚之事。挫之使動。一日在白魯其司城。比利時前此爲巨商埠。後此乃大類愛爾蘭衣囊。博而無錢。一日適逢墟集。城人大聚河中。行舟亦滿。吾祖以馬出。馬上左右顧盼。見窗間有女郎外覷者。輒停騎目注。且與雅謔。必令其哂。吾祖固未嫻荷蘭語言。然有天然之慧解。能使女郎悉其語。是日爲墟期。逆旅皆滿。累叩數家。均以人滿爲辭。尋至一逆旅。則百年來老屋也。椽柱之笋均稍離。作欲傾狀。幸其上有鶴巢。庇之不爾者。屋傾矣。以荷蘭人禮。鶴以鶴至足爲人福。吾祖不審其爲逆旅。試入問之。然門外標題。家有良醞。吾祖固不辨荷蘭書。因飲酒多。稍審書體。知爲酒標。笑曰。今夕得所憩矣。乃勒馬扣扉。逆旅主人所延客。均荷蘭脆薄之人。斗見壯士愕然。左次一

荷蘭巨商。右次則瑞士富賈。各吸菸於口。相嚮坐。中有巨鼻似主人。中立於二橐之間。主婦俊妙。立於其側。尙有一胖婦。立於窗外。荷蘭巨商見吾祖入。不悅。而逆旅主人見狀。知來客非巨商所悅。且吾祖氣概凜凜。主人亦嚴憚。謝曰。寓中已滿。幸客他謀。而此胖婦及主婦亦力言無下榻處。此二橐者。側目視吾祖。旋復他視。無言。吾祖置繯。以左手橫腰上。其右手下拊其袴褶。作聲曰。汝乃不見納。今日非寓。此不可。遂下騎。徑入客堂。聽吾言者。須知荷蘭逆旅中陳設。當亦有見之者。列巨磚爲地。火罏。簷上則雜填家具。纍纍然。堂隅以巨匱橫。互爲賣酒地。當罏者。一年少女。郎冠絳。饋以黃金爲巨珥。吾祖以手搔頭曰。吾正欲得此。此時傭保猶力言其無下榻處。然吾祖產自愛爾蘭。性既抗健。又在兵間。堅不納傭保言。且勢類敵軍。攻人礮臺。旣入臺矣。又焉能卻吾祖。一無所顧。以爲身旣得當矣。乃笑拊逆旅主人之背。與道契闊。復與逆旅主婦親額。迴首見主人女。即引手搔其脅。復至賣酒女郎前。則疊二指。振其頰。令笑。店人聚商。以爲此壯士。不易驛也。乃稍加禮。指一老屋容客。其女忽曰。是

中。不。言。有。鬼。耶。然。公。爲。壯。士。或。不。畏。此。吾。祖。以。指。夾。女。郎。之。頰。笑。曰。是。焉。有。鬼。即。有。之。老。子。曾。逾。紅。海。之。人。焉。無。術。以。遣。此。因。附。女。郎。耳。作。微。語。女。郎。一。晒。力。批。吾。祖。之。頰。吾。祖。亦。不。怒。爾。時。壯。士。能。得。女。郎。歡。心。者。軍。中。悉。不。如。吾。祖。良。也。少。須。幾。視。此。肆。中。爲。吾。祖。應。有。之。產。左。右。迴。旋。無。不。如。意。既。省。廡。又。復。省。廚。周。行。無。闕。談。笑。恣。情。笑。罵。絕。無。所。顧。主。人。大。懼。而。女。郎。則。大。笑。方。吾。祖。佩。長。刀。往。來。於。庭。中。而。主。人。之。女。與。賣。酒。之。女。竊。竊。稱。吾。祖。之。偉。貌。既。臨。餐。則。先。踞。客。座。推。食。讓。客。狀。如。主。人。然。已。亦。大。噉。而。恣。飽。雖。無。人。能。悉。其。語。言。而。吾。祖。則。逢。人。酬。酢。衆。亦。不。以。爲。厭。覺。此。客。入。門。景。狀。爲。之。一。變。主。客。往。來。轟。飲。有。洪。醉。者。吾。祖。見。衆。客。既。散。逆。旅。主。人。引。客。入。宿。路。極。深。折。均。作。頽。墜。圯。塌。狀。屋。絕。舊。凡。肆。中。朽。蝕。家。具。縱。橫。其。中。屋。中。几。榻。雜。出。無。二。具。同。式。者。榻。背。或。高。或。短。有。皮。髻。而。藁。腹。者。草。腹。者。空。腹。者。爲。狀。非。一。方。案。鑲。以。大。理。之。石。石。裂。而。案。存。者。時。吾。祖。已。爛。醉。既。入。與。家。具。鞠。躬。致。禮。以。燈。寘。火。罏。簷。上。致。詞。曰。恕。我。冒。昧。容。此。一。燈。時。餘。人。皆。宿。以。荷。蘭。人。爲。善。睡。之。名。家。也。而。女。郎。亦。欠。伸。登。

閣寢。蓋此二女果就枕者。吾度其夢必夢此壯士矣。時吾祖去衣就榻。以被蒙頭。榻上之茵。鴨毛茵也。被亦鴨毛。嚴實煖氣。交蒸吾祖。方盛年血。乃如沸汗出。如濯。忽醒。聞鄰房睡客作鼾。如田蛙孕字聲。衆既沈酣。而吾祖竟輾轉不能寢。以茵被之煖。乃如沸。藩吾祖不能寐。遂出戶取涼氣。好問先生突問大尉曰。夜深安適。大尉曰。吾祖初未見告。以意度之。乘涼耳。吾祖已受涼氣。人頗疏爽。復歸寢。乃聞屋中有聲。立而聽之。似有人奔迅而至。入坐未定。忽漫聲作歌者。因憶女郎言。是中有鬼。顧亦無懼。排闥竟入。自爐火微光。矚之。見一削面之人。衣荷蘭之長衣。冠長冠。冠頂着小纓。若髻鬢者。手按風箱。箱上有簫管。箱動而管聲矣。且唱且搖其身。而冠鬢來往簸蕩。其狀甚醜。吾祖大怒。以客胡。乃半夜入人寢處之地。忽見高背之榻。徐徐而動。四足前後作獸行。行經一船牀之前。作跳舞狀。而簫聲亦大動。動時屋中家具陳陳。則皆動。獨一熨斗置於牆隅。雖動而不能行。吾祖自念此熨斗殆無伴也。吾當助之舞。因呼振簫之鬼曰。汝爲我作某調。徑進取熨斗之柄。意與之同舞。忽涼風一振。萬狀皆渺。

家具悉歸原處。塵封如故。狀熨斗鏘然墜地。而吾祖則尙握其柄。好問先生曰。此其夢耶。大尉曰。是安言夢。確也。諸君當知此巨熨斗觸地時。其聲如何者。於是諸客皆醒。以爲地震。逆旅主人先以火入問故。因而續續爭進。衣服初不周整。爭叩吾祖何見。吾祖遂告以所遇。且執熨斗之柄爲證。衆見狀。知無可疑。主人則大戚。以爲將毀其聲譽。後且無客。獨其女耶曰。前此有客善於跳舞。曾死是中。故樂奏百物咸舞。衆爭據以爲確。好問先生曰。尊祖必不更居此屋矣。大尉曰。吾祖言至此。乃不言其竟。座有老人曰。尊祖或乘夜行耳。大尉曰。未之前聞。大尉語後。衆少寂。而第一次談鬼之老人忽曰。凡茲所言。意近諷諭。今復記得一節。蓋在巴黎所聞。其事實也。

德國留學生

老人曰。一日天乃大風且雨。正當法國革命之時。有德國留學之人。自塾晚歸。路經舊城。雷電交作。在小徑中。聲狀尤徧。今且先述此德人之行狀。其人曰。訛而夫甘。德國門子也。在本國旣卒業。顧其人喜游歷。且好奇。所讀多妖祕之書。因而欲窮宇內

之異。平日閉置如處子。又嗜祕書。故其踪跡竟若宵人體資。旣弱。搆思復怪。覺獨居一區。是中若別拓一世界。與生人異者。又恆疑爲惡鬼所襲。因之長日昏奮。無復生氣。以上均其人居德國時行狀也。其友患之。以爲久居德國。旣無歡狀。必實之巴黎繁夥之區。令拓其胸次。訛而夫甘旣至。即值亂。先聞民黨謀殺王。而自由勇氣爲之少動。深以黨議爲可。迨亂事旣成。殺人徧於衢路。流血波道。因復大恐。愈深。匿不敢面。生客所居爲獵丁區。均留學人僑寓。地偏人靜。復常至巴黎藏書樓。簡古誌怪之書。時時寓目。此生雖與靜習。然頗好色。然亦空中構想。不敢躬即女人。故雖靜坐。特體目曲繪美人之狀。爲人世所無者。思久之。旋亦入夢。夢一女郎爲人間殊色。此夢旣成。印入腦筋。連夜至數夢。匪特夢也。即日中亦若有遇神專而意屬也。是日晚歸時。心仍念此虛構之美人。而雷聲蘇蘇如逐。其後忽行經戮人之地。天色旣黑。趁電而行。尙足辨物。自覺已至斬首之臺下。此正爲恐怖時代劇烈之時。斬首之臺日見流血。本日日中殺人已無數。而機上巨刃尙作態待人。而食生偶一寓目。似臺上繒。

級中有人俯首而坐披髮至地雨潦淋漓然沿髮而流生自念斯人非有急劇之事胡奔越至此且其狀似女尤非平民家風素生知法京方亂貴族之女往往無家足歸意此女臨哭其夫若父耳哀憐之心既擊即進而詢狀女引首愕然生見狀大震蓋此女郎卽爲夢中所遇者顏色慘淡而美豔仍存既憐且懼兩念交闕顧乃愛心勝於懼心因曰君胡夤夜至此慘覈無人之境果有親屬者吾可引君而歸託於戚畹之家女曰吾於世界中無朋友矣生曰顧乃無家女曰有之盡在窀穸之中生慘然猶不知其爲鬼語因曰吾亦旅人果不以爲嫌者則請惠臨吾家以避風雨吾在此固無親屬然能爲君助者匪不盡力女見生誠懇且非本國之鄉音似不以爲狂童乃伸謝願自託生扶之行人靜夜深雨止竟至寓中逆旅婦人開戶見狀乃大駭以爲學生胡爲引婦人至此既至學生自惡其家具之縱橫乃不足以延佳客羞澀不可狀屋僅一區衾茵均陳舊書卷重疊無序置榻於隅陬旋以燈至照此美人娟好使人心醉容色雖近慘白而風韻天成未嘗以淒黯掩其流媚髮光可鑑分被玉

肩之上。眼波流盼。雖少近。冶淫而神韻獨絕。黑衣稍博。然細審之。軀幹清而不腴。修短合度。卽不假妝飾。而人間已無此尤物矣。身中百無所飾。獨頸上有黑緞代領巾。一金鑽爲鈕。扣學生始念。讓此書舍以奉美人。身則更圖偃息之地。然心戀其美。良不能行。且女郎此際。亦不作慘語。偎倚之下。大似有情。且喜動顏色。此時學生遂直搯己意。告美人。且示以夢中把晤狀。謂未見美人之先。心中久已曲摹狀態。女郎聞言。亦大異。自云。自見君子。亦似夙稔。兒亦不自解其故。此時法國方破除成憲。百凡可以自由。理所能圓。卽成憲法婚禮一節。亦恣人所擇。無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此學生執業久。已有聞。亦不拘攣於禮法。因對女郎曰。吾輩心已合矣。無須拘局於禮。女郎似頗謂然。流波送睇。令人色授而魂與。徑請於女郎曰。君旣無家。此間其足爲君家矣。果使必拘成法。則此手屬君。卽吾之軀命亦永永屬君。女郎曰。永永屬我耶。學生曰。如言女郎亦執其手曰。兒身亦屬君子矣。縱體入懷。明日侵晨。學生起而新人尙寐。學生思另覓一廬舍處。新婦迨歸。見女郎首傾牀外。以手護其頸。作濃睡狀。

呼之莫應。直前引手。則冷如冰雪。按其脉息。則靜寂不動。更視之。則焦瘠。一尸首也。學生大呼。進警察。警察一見。卽曰。此尸胡來。學生曰。汝知此尸所由來耶。警察曰。昨日方伏法也。因進解其領巾。則頭顱立墜。學生大驚曰。鬼隨我。我命已矣。乃發狂易。遂死於風人院中。語至此。止好問先生曰。此事信耶。老人曰。信。吾曾至巴黎風人院中。學生親告我者。安得不信。

秘畫

大凡敘事者。往往以此事之萌芽。引及彼事。於是諸人遂忘睡。而談鬼矣。果使蟬聯。而不斷者。直同天方夜談矣。此時有一客方沈睡。衆語罷。始欠伸起。衆瞿然知夜深矣。咸欲歸寢。而大尉獨曰。主人不言。有老屋中滋鬼物耶。我當往就此鬼。因舉燭行。而第一談鬼之老人卽曰。今夕談鬼。酣不審孰當。遇鬼者。掀鼻者曰。易耳。明日晨起。誰爲慘淡容者。是耳。居停主人曰。必有一人居彼屋。而得妖異者。衆客聞言。爭以膽力自詡。求入居。停主人曰。堡中固無鬼。然有老屋一區。輒見怪異。衆客旣紛呶欲前。

我何適從。但視吾傭所部署者。孰得之。則孰試之。可也。於是衆咸入寢。獨余

即傭
先生

所處房室。處正室之左次。憶居停言有鬼之室。殆卽此不爾。亦必近似。室廣而陰沈。壁上畫圖。均爲煙燄所燻。岑黑不可辨認。一方古榻。帷幔之高。有同御輦。木器均重笨不能舉。余引虎爪之榻至。釭次。以鐵杵撥積薪令明。然心中思念諸客所言。又以行獵罷困。且中酒。遂寐於虎爪之榻上。凡人坐睡。旣已不適。矧積食傷胃。怪夢遂疊見。覺有大塊之羊肉。壓諸背上。而火雞之股。飛行於空中。布丁巨如磨盤。力填胸際。四肢悉木。強不能動。心醒而軀莫醒。辛楚備矣。已而極力撐拒。霍然始起。而銀燭已低。蠟淚被於地上。成一小積。然燭光映及壁畫。畫爲入時所未見者。圖中但一巨臉張目。作獐視狀。神威凜然。畫不置。筐似一巨人伸首於牆竇之外。余對視久。毛髮皆竦。狀如巨蛇睨雀。作欲噬狀。余以手拭目。力欲祛去幻境。以鎮吾神。顧乃不能。仍時時引目視此畫。而畫象似蠕蠕而動。降而卽我。余乃移目他盼。諸畫林立。皆不爲獐狀。而移時之目。又及此畫。且諸畫均模糊亦沈黑不可辨。獨此畫怪特分明。力與余

抵其象。又似含憤於中。起作復仇之狀。臉上且有血瘕數點。則尤兇獍。余忽自念曰。畫胡足畏。余惟傷食。而又聞怪故夢。異而心駭耳。彼區區一畫胡爲者。遂起而四顧。盪二指作響。以祛惑。且作詭笑。迴音動四壁。其聲愈怪。余此時行近玻璃窗下。欲外觀夜色。而夜乃沈沈。雨聲淅瀝。而燭光燦射。玻璃壁象又發現於玻璃中矣。余力欲被除此念。乃去履除襪。就寢。然猶斜睨壁上。而象赫然臨余。余則背象坐。而象復似自肩而睨余者。余卽脫衣登牀。以衾自覆。而置枕仰臥。處又復。面象於是起而吹燭。而爐火時伏時揚。象仍可見。余念主人言鬼詎卽此屋乎。心神旣替。由靜生魔。覺往來蹀躞。均似有履聲。行動余自念。卽不遇鬼。而輾轉至此。顏色必異。明日何以面衆。乃極力自決曰。腦筋病也。屋安有鬼。遂面內而臥。顧思慮旣深。卽求自鎮。亦莫得靜理。時燭燼。爐冷。屋中窈黑如漆。而心心猶念此畫黑中。固不辨畫懸何所。但覺腦中有畫。目中亦有畫也。須知心旣有動。愈久將愈。不甯此時覺象已臨。余氣咻咻已觸。余頗自思。若再久留。則臉上將成鬼狀。明日人必以我爲鬼所嘖。血脉盡也。乃力起。

着衣取冠摸索出戶觸物幾仆直至外戶有長榻一余喜曰得之矣乃反闔其扉覺此時鬼力已不能及因而沈睡至於明日女傭擁簏掃地且歌且行見余別睡於外榻先以爲異既乃謂沈醉無擇耳行歌復出余既醒遂不復歸舊寢徑至綱紀之屋澡面滌髮令精神健王先履餐房迨進酒已多衆復傾談好問先生曰宵來誰遇鬼者此語既出衆遂互視中有病酒之人且鬢髮久不薙顏色黯然獨余心虛聽衆擲揄此人余乃不言而主人則再三盼余余亦以爲醜狀爲人覷得矣顧乃無一人見疑者余亦慰甚忽見女傭出一鏤示主人曰昨夕一客出自寢室睡於外戶榻上遺鏤於地顧誰客耶請以還之好問先生曰何事宿於外榻其人安屬掀鼻者曰但問鏤爲孰遺者則是耳余見鏤知事發然又不能不取於是衆皆屬目於余余顏色初尙雍容至是乃純作絳色復欲矯笑以鎮衆謹而肌肉一不從令竟似笑而非笑盡露其怪醜之狀乃此無妻之浪子本無事而生風今余既授以柄胡能不譁噪而攻余於是萬鋒爭舉集矢於余余聞謹頗怒矯爲沈靜然仍不能久制乃矯笑而言曰

諸君乃謂我耶。我之不畏鬼。真同諸君耳。因而復笑而笑。終不近自然。復曰。我惟膽怯耳。在法宜曠。然胡得僭人至此。至云房中有鬼。鬼蹟安在。胡苦苦見窘。突告諸君。吾初不遇鬼。但有一事。至今不能解。衆曰。足矣。復哄堂大噱。余大怒而起曰。吾未嘗窘人。亦不令人窘我。衆見余怒。乃少釋。然仍蘊餘笑而坐。余曰。夜來見壁間畫圖。令人毛髮皆竦。此何理也。至今仍不得解。衆聞言復大噱。以爲見畫且畏。矧乃鬼耶。余亦大怒。張目直趣。幾欲破窗而出。臨窗外望。而雨積煙屯。竟一物無覩。但覺氣梗於喉。二目如暴。主人防余怒。乃起立助余曰。諸君聽我。我滋不欲將吾曹雅興。剷蕩無遺。諸君雅謔。固見風趣。然過甚。亦非法。我爲此君不平矣。惟先生之怒。吾亦引咎。此室固有異。不期適主先生致生衆。嗚。此均主人之過。且此圖畫果足令人生畏。而圖中人尙有歷史。足供衆聽。旁人恆請立毀。此畫吾滋戀戀。不忍者。蓋有故焉。卽吾亦不欲面而臧獲。尤怖。故別置此室。未嘗寓人。吾昨日固欲以布幕之。惟聞衆聲斥鬼。吾故留之以驗諸君膽力。居傳語後。衆爭傾耳聽。此畫中人歷史。卽奈亦忘其羞。慎

近主人求聞其事。時兩脚仍如繩。知不能歸。主人復堅留。客因移榻。宣言衆皆肅然。
畫徵上

主人曰。吾少時自牛津學問畢業。吾二親令余赴歐洲大陸旅行。又防余惰學。令閱
歷外間風物。或不假師資而增其學術。余一日至微臬司。此古國。於當時讀書已心
識之。自念留此逾時。亦足稽尋陳迹。尤思意大利中奇迹至夥。余庶幾遇之。如古人
也。余所居者。爲前此貴人之居。城中家藏煙浦人具畫船以出行。無路行必以舟也。
余之舵工。爲是間老土著。遇人吶吶。唯對主人則傾吐無復深隱。余僱之近一禮拜。
而人情風土。舵工乃一一見告。余所常適之地。則曰聖馬克河酒肆。余至此時。恆飲
冰茹果。爲狀甚適。一日黃昏中。余復適肆。座中意大利人已滿。轟飲至豪。忽見中一
少年。甚無聊賴。長身玉立。風貌至佳。但消瘦耳。頭上黑髮。被於其額。似憂慮至深。皺
紋已見。而眼光閃爍。有時作恍惚狀。似有苦緒。攻心甚欲。以座人之言。淘滌之。顧乃
時時奔湊。其腦因懊懣成爲此態。余默察其人。初若傾耳於座人。忽而遽迴其首。若

避。眚。者。乃。數。避。矣。卽。復。迴。眸。大。似。有。鬼。物。躡。諸。其。後。時。時。作。嚴。防。狀。其。人。少。談。卽。去。獨。此。少。年。行。稍。後。臨。行。尙。似。髣。髴。若。有。所。遇。余。怪。之。立。起。從。其。行。前。行。之。人。且。行。且。至。風。廊。之。上。廊。臨。巨。河。花。柳。夾。隄。景。物。明。秀。如。畫。是。晚。月。明。異。常。而。聖。馬。克。廟。上。塔。影。矗。天。衆。皆。稱。賞。而。此。少。年。者。仍。無。語。輒。後。顧。若。有。所。防。已。而。衆。散。登。舟。余。不。能。行。深。以。此。少。年。爲。異。逾。數。日。至。畫。室。中。遇。見。此。少。年。其。人。似。賞。鑒。家。評。畫。至。當。惟。迴。頭。瞻。矚。狀。終。不。之。改。後。此。於。公。園。及。劇。場。上。見。之。非。一。而。此。少。年。則。好。入。人。叢。之。中。卽。入。叢。中。而。涼。踴。之。狀。仍。爾。故。余。每。遇。之。悲。悼。如。故。悸。恐。如。故。也。余。前。此。以。爲。防。邏。者。刺。客。耳。顧。旣。畏。死。胡。爲。出。行。繼。乃。知。其。非。是。顧。其。人。仍。如。是。者。何。也。矧。其。人。殊。焦。悚。可。憐。思。欲。與。之。握。手。問。故。亦。以。此。少。年。儀。表。足。以。動。我。且。風。雅。宜。人。耳。已。而。相。遇。日。數。時。亦。接。語。逾。數。日。此。少。年。益。稔。余。似。引。余。爲。知。己。者。其。依。附。余。如。被。溺。之。人。遇。物。卽。攀。至。死。勿。釋。恆。隨。余。在。聖。馬。克。廟。中。或。舟。居。或。室。處。匪。不。戀。余。有。時。竟。至。余。寓。傾。談。至。於。夜。深。始。歸。後。此。移。寓。處。余。樓。下。彼。於。無。事。時。每。依。余。而。坐。然。其。至。也。非。曠。余。

言論風采。但似得余爲伴。無所懼。耳。彼見余憐。彼因亦依余。嘗語余曰。我聞英國人最誠懇。今果得英產爲吾友矣。顧雖如是重余。而恍惚之迹。初未語余。以實。余細察其人。無論動靜起居。晷刻均無甯謐。似有重憂深患。煎炙其內。使之銷蝕。長日汝汝。然又非有求。弗遂。作此狀者。余見其人。脣焦而赤。眶中蘊血。欲滿時時露。赤光兩額。慘白。有時紫絡。僂與血管沸也。一日少年執吾手。覺堅執而顫。余再三寬慰。微探其狀。少年終不一言。告余曰。此何必問。卽問亦無能釋我重憂。倘先生聞我陰事。必且棄余。一見棄於君子。我尤無所歸宿。甯非自困。余曰。爾勿戚戚自戕其軀命。須知少年人道途曠也。凡少年一經憂。常有反動之力。足以自禦其憂。少年曰。否。因指內心曰。吾病在中。日熬煎吾血。蝕我心腑。又焉能解患。旣曰。疾不可爲也。有死而已。語時復狼顧。較諸平日尤窘。余曰。爾所顧何物。胡輒爲此。少年見問大顫。以二手堅握。余言曰。君當慈祥待我。更勿問此。一提及此。匪特無以見慰。轉足轉劇。且吾事久亦當知余憐之。亦不之問。復籌備諸法。以解其憂。少年亦解余意。努力從余。余審其人。

恍爽不安。每有談吐。均高厲無鄙倍氣。其意亦不希余見重。但乞勿峻拒而深絕。俾
 彼長日隨余以自排遣。於願足矣。而余見狀。亦爲鬱鬱。似爲彼牽拘。一無樂地。而又
 不忍斥之遠去。已而少年之病日深。余每遇罷酒散劇。歸寓省此少年。而少年方覆
 臥牀。寢以面就席。引手自掣其髮。面無人色。一日爲耶穌飛昇之前一日。余挾此少
 年至禮拜堂。堂中風琴彈耶蘇臨命時淒調。此少年平日哀懇之情。恆爲音樂感動。
 至今日尤烈。樂音方發。少年仰面視天。自旁觀之。但見其睛白處。幾失其黑。一掌堅
 把筋束肉。挺力至健壯。迨至聞耶穌死。遂引首至膝。時堂衆同聲歌耶穌薤歌。少年
 忽大哭。余初不聞其哭。但知其痛意。此哭可以自伸。悃病或少間。乃不之禁。堂課
 旣罷。余遂與少年同行。少年引余手並歸。狀至困憊。語余曰。音樂者。天籟也。我聞此
 聲。覺吾救主眞慈惠無倫。以救人爲務。已而判襪歸寢。少年之居。隔余非遠。時聞其
 蹀躞於屋中甚急。余倦旋睡。陽光未出。少年已集余前。急裝似將遠行者。手中持巨
 封。加以火漆甚嚴密。此外尙有物同寘余几。語余曰。老友別矣。余有遠行。此物贈君。

以爲遺念。封中之物。君試啓視。則知平日所以靳默未告之事實。悉在其內。迨君啓此。時吾行遠矣。願君知余事蹟後。當待我如常時。勿加鄙斥。君固吾友。時用寬慰。願乃不能得也。今唯與君執手。在分不能與君親額。以吾行穢。防汚君耳。因臨吾前。捧吾手而親之。吾大震。噤不能聲。但曰。後此尙有相見期。君勿戚戚。少年愴然曰。否。此世界中萬無更見之期。因引余手。寘之心胸。俄頃奔越而走。語至此。居停無言。以目視地。以指叩几久之。好問先生曰。此少年後此歸耶。居停搖首曰。未也。掀鼻者曰。長談如此。與壁畫胡涉。好問先生曰。此畫得毋卽此少年耶。居停曰。非也。畫卽少年。厚楮重裹。以遺余者。書中之詞。則論畫之究竟。書面著曰。六閱月後發吾書。吾固願啟其書。因重良友之言。堅不卽啟。迨如期。遂以來書譯爲英文。藏之。本欲讀以釋諸君之望。防爲候久。客爭曰。趣誦之。好問先生尤懇懇不已。居停乃入室取書。拭其眼鏡。讀其書。書如事畧也。

畫徵下

書曰。余生於意。意大利奈白而司。吾翁雖貴。似貧。實則非貧。惟糜費廣。恆見不足。余爲翁之季子。翁守故家成規。留產及爵。予吾伯兄。恆泛視余。余少聰慧。而喜怒多暴見。在吾母懷抱中。聞樂能生其悲喜。稍長。而感覺尤促。吾家戚畹。臧獲。知余喜哭。無恆。平時恆故撩。吾哀以博衆笑。然余往往聞窮困事。輒哭。而衆復搔余。令怒。似余爲器物。恣人撫弄。且爭怪余。離釋如是。而情感乃較人爲甚。在此戚畹。臧獲固爲戲也。然余心已受陶冶。成爲傷心人矣。方余名理未清。而情慾已縱。一往無所範圍。迨長。人不之顧。而余遂啼笑無端。成爲棄物。前此尙有老母憐愛。猶有調護之人。迨老母見背。予乃無恃。而家人尤唾斥無人理。知余失愛於吾父也。百凡掣肘。一無伸眉。脫余之聰明。苟匡弼有道。則可以用情於正。成爲慈祥悱惻之人。顧阿翁一不見顧。實則未審吾之根器。斥余爲自由浮薄。不知阿翁凜若天神。吾何敢卽而瞻仰。今日追摹神采。尙見吾翁衣長裘。瞻視非凡。時時咸露世臣狀態。余雖居膝下。實則造膝之日。恆寡。而翁之鍾愛。伯兄日深。將家產及爵。悉傳吾兄。意吐棄百凡。但全吾兄一人。

而已。卽余亦在吐棄之中。阿翁遂驅余爲僧。勿爲伯氏之累。余自少及此。而無樂趣。迨旣入寺。主持又爲族父。族父遺世久。而世途佳況。初未之審。又獨居久。節情斬慾。爲教中不二法門。且以爲凡人之心皆然。族父旣長一寺。而徒侶亦仿倣所爲。雖羣居。而都無情愫。直屯聚若生物。而寺居深邃。景物蒼涼。尤足生人無限悲慨。門對山。均四無所瞭。所見者皆已燼之火山。但有澗水抱門。而過屋脊。則羣鷹萃集。長日有聲。余入山時。方穉年。幾忘爲人間貴胄矣。稍長。亦思外間景物。必寂寞無歡。亦不置念。於是幽憂鬱結之疾。已中吾腦。而寺衆所言。則多言妖妄鬼眚之事。吾遂漸迷信。久乃如附骨之疽。而僧衆見余易喜易怒。亦時時加以揶揄。余尙憶一日。大山忽爾冒火。僧衆則以奇異之冥迹恐余。寺去山尙數重。而地震大足怖人。屋亦幾圯。迨晚。紅光燭天。而白晝中。則煤屑紛落。僧言地下均空洞。如蠶窠。石爛如膏。長日盪沸。中有陰火煎炙。是中爲鬼及罪人所居。無論何時。此地偶裂。汝卽下矣。此等事。均於火山暴裂時。語余。余又有幽憂之疾。烏能不動。中有一僧。精於畫者。也以宿孽重。至此。

求懺罪。吾終日閉門。或畫。或以白蠟作塑象。未嘗親人。而所畫輒作異狀。余每見畫輒驚然。猶請執業。其門自謂較閒居適也。少須。余亦能畫。師言足懋之。禮拜堂矣。願適天趣。余有見輒畫。畫皆可人。惟余多愁而有情。知天之造我。殆驅我入於情域者。而父師則均遏抑之。不令洩。遏余情愛而接我以愁煩。余遂大憾人類。及於屋宇。又及於世界。既而又憾吾身。胡以見斥於人類。復猶猶曰。與人類爲仇。天之生我誤。余至十六歲時。方丈族父以事遣我外出。挾一伴偕行。余立時離此犴獄。出山十餘里。忽見奈白而司海灣。余望海滋適。斜陽在水。碧草粘天。遠近繁花照人。雜以葡萄之藤。蒼綠彌望。右顧則爲微素微亞火山。左次則蔚藍之地。中海海灘之次。林園別墅。亭臺。歷落花柳。明媚而余所生長之。奈白而司雉堞。隱於落照之中。繁華照眼。因曰。世界如是繁富。乃令余與之長謝乎。且吾年正。如名花。蓓蕾胡爲以嚴冰凍殺之。又類表中鋼條受壓已久。至是脫出機械矣。而天然風趣。尤足心醉。時聞村舍人歌。咸帶和悅之氣。而出作入息。怡然甚樂。勇者相親。女亦足愛。已而事畢歸寺。自念直驅

穀歸。此心固依依留彼世界內耳。余自窺涉繁富之區。深識弗忘。謂此間宜爲余行樂之地。胡爲入此生壙。及合山中人與市人較。覺市人喜而山人愁。市人鼓舞。山人惝悟。久之聞鐘聲。輒怒。鐘聲蓋趣余寐。余何嘗寐者。而祈禱尤所厭聞。蓋余生平偶思必踐以爲事。弗踐實則至懊。懷弗安。於是鼓盪吾之精神。乘機逃越而去。直至奈白而司城入一闕之市。流盼閱。瞻矚車馬。及紅女白婆。嬉嬉皆含樂意。卽立誓不更歸寺。余問途始抵家。而閤者拒余。卽阿翁亦不承余爲子。余長跽自投。求翁赦吾罪。翁視余如奴隸。吾且言且哭。翁閉目若聽若弗聽。卽曰。汝以爲苦者。余更爲爾籌之。實則余之歸時。固載天性同來。旣來見阿翁。忍狀大失所望。但覺翁之神威凜。不可犯。仍嚴避。不敢數面。吾兄事事摹仿吾翁。趾高氣抗。視余亦如賤役。作叱咤聲。余自覺阿翁賤我。我父也。伯氏何爲者。且吾學問逾伯氏遠。乃唾棄如是。何名爲骨肉奴僕。見父兄作此蹇態。遂亦置余母恤。余四顧無聊。仍愁鬱如山居時。居可數日。大非季子省親。直同乞兒。寄食自思。留此必無佳遇。鬱伊旣深。狀態亦減。見者憮嫗。一

日見寺中有僧人入。似已見我。乃若無覩。余大疑。知將無倖。時家中奴。長者待余尤劇。此時方擲揄我。我極力仆之。吾父見之。初不訊鞠。乃大叱如叱奴。且加以輕鄙之語。余冤極。欲自白。復吞咽而下。氣咽而淚。弗咽乃湧出。如繩翁叱曰。汝趣歸寢。勿更撩吾怒。余欷歔歸房。似微聞吾翁與此僧商酌。將捉余歸寺。余意定勿行。乃思遜遜。知父不子。我兄不弟。我留此何味。遂以夜逃。既至海口。得舟卽上。不問其所適。自念勿論何適。較家中與寺中佳也。舟本赴幾奴亞。逾數日至矣。地既紛華。方悟前人稱此爲佳麗之幾奴亞。諒哉。余登岸爲生客。俛俛莫知所適。乃信步行。覺名勝之區。隨遇皆悅目。念即老死於此。亦大佳事。逾數日囊罄矣。余生平竟不知無錢。乃不足以自生。至是始大憂。遂長日行於市上。無心至於阿能西亞達禮拜堂。有名畫師方居堂畫聖象。余在寺中曾業是業。因注視畫師所爲。見一幀馬利亞抱耶穌象。寫聖母慈愛之容可掬。乃大聲稱美。畫師見余狂態。亦自鳴得意。且見余狀頗溫雅。乃卽而詢余行止。余於窮困中見詢。乃大悅。而畫師狀尤溫藹。余乃輸誠於畫師。述其蹤跡。

匿吾父兄之名弗示。畫師聞卽悅甚。引余歸寓。余遂師事此人矣。師見余學畫雅得天趣。時時策勉。吾乃大悅。余在畫師家受師旃幪。此爲余一生意得志滿之候。似別易一我。成爲和平樂易之我。今雖杜門不見一客。亦如往時。然較之居寺之光陰。相去遠矣。窮日處吾師家。推闡畫理。靜悟畫意。凡歷史稗官中所有。余靜中追慕其狀。生趣躍然。吾腦力本偉。旣得名師指引。遂不期超越凡近。造入聖域。其愛敬吾師。則如禮神道。吾師非幾奴亞人也。貴伐之家。延之至此。可數年矣。師素羸憊。不任久勞。作畫立其軌範。輪廓令人爲之賦色。師言余長於士女之圖。添毫助媚。恆令余爲之。師又引短推長。在巨人望胄之前。力加獎引。半得吾師稱揚。半屬一身神悟。無幾部中。遂稱余爲士女國手矣。一日師爲貴要人圖樓觀。言欲點染其家人於圖中。中有女郎。余師令余寫之。女郎年穉。方在寺中讀書。此次欲圖形畫中。乃令其出。余第一次見其人。卽在其家。推窗俯身。闌次引頸。下矚恣我。點染時方穠春陽光。一縷直射。玉容而樓中壁衣。悉皆紅錦。因之愈襯玉人顏色。女年十六。秀媚入骨。余初見狀。以

爲仙子。卽將膜拜樓下。殆如小說家及詩家所摹擬者。初以爲虛構。今乃果見其人。女郎之母。命余細相女郎。令其彌背。余因得平視。側觀恣我眼福。余此時神思飛越。乃忍俊不能。自禁女郎之母憐余少年。亦滋加恩。意願主婦之意雖隆。而余懷粹不能白。且余匪特愛之。並敬禮之。如天人。實則每下筆臨描。如茹毒藥。有時愛念暴發。有時復墜落千仞。知吾力萬不能至。至於今日。方知秉賦之情根深也。君輩生溫帶之中。均未。知。熱。帶。之。人。其。腦。力。之。熾。熱。有。非。力。所。能。遏。抑。者。女。字。曰。卞。珈。余。敘。事。尙未及其名。今補書於此。逾數日。畫竣。卞珈復入寺讀書。余旣歸。而女郎之顏色身材。均深印吾腦筋之上。吾神旣專。故每虛構美人。輒畫卞珈之象。而人之得畫者。無不稱絕。實則人所稱絕者。不過余多臨卞珈小影數十餘幀耳。後此先生命余作禮拜堂。天女象。余又以卞珈之象增減成之。殆畫成後。張之觀禮之人。咸欲屈膝。實亦屈膝禮卞珈耳。於余畫無涉也。余惓惓在夢中者。可經歲。而思想之擊。一絲未漉於腦中。已而吾師物化。余大慟。幾不欲生。自計天涯地角。依然孤零一身矣。師所遺微產。

悉以與余。余師生平好施。其幸留與余者。乃無幾。然臨命時。留書與部中貴人。囑其爲余獎引。貴人者。以素嗜美術名。顧貴家習尚。雖不精於是道。亦必以賞鑒自詡。余師既逝。貴人卽立召余至別墅中。有子曰菲力布。亦居墅。年與余埒。和藹類文人。雅與余習。余探得其人。情性蓋高抗。而矯爲溫馴者。余身爲孤客。得主爲安。尙何審擇之有。顧菲力布者。蕩而失學。恆稱余。余自審非陋。亦未嘗足恭事菲力布。惟門客之事主人。非詔不覲。主人之驕。余獨岸然其中。不卑不抗。而菲力布亦不之異。惟余性嗜靜。好煙。月溪山之處。愔然寫懷。別墅面地中海。而築於幾奴亞中。尤占勝概。其中石象飛泉。嘉葩良木。靡一不備。似部中美。景咸萃。此別墅之中。余居是。中數日爲煙景林光。所蕩滌。覺前此焦鬱之氣。都平。策思慕美人之心。時時未息。故恆寡言笑。但圖靜坐。攄懷。又數日。復有一客至。女也。父爲伯爵。新捐館舍。又與墅主人有連。遂僑居於此。方其未來。菲力布則盛道其人之美。而吾心既有卞珈。則無論何人。咸不動念。一日。方與主人傾談。而女郎珊珊而至。衣素衣。似未除服。行步娉婷。菲力布之父。

老伯爵扶將而來。履白石臺階而上。風韻天成。超然拔俗。余一臨觀。則赫然卞珣也。雖被大喪。玉容清減。然較諸當日相逢。而花蕊已近盛開之日。且新喪其親。而於嬌媚之餘。別饒如怨如顰之態。但有增豔而已。女一見余。大震而頰。淚落如繩。大致女之傷心。似遙憶描寫亭臺時。先人猶在今。故畫工在此。而舊事全非。不無物換星移之感耳。而余之見女。情緒起落萬端。卽亦不能分析。初見時。尙稍踖踖。已而羞澀全。獨覺一身與女均爲落漠之身。忽動相憐之念。至於相處既久。叩其所學。尤淵雅無倫。女初離學塾。世故一無所知。惟愛好天然景物。則彼此共之。今余迴想童時。其行狀一如卞珣也。且女性慈惠和婉。尤溫媚近人。合性情風貌學問。可稱三絕。余之神魂。竟爲女攝。長日昏昏。履醉夢間。然每見其人。累欲膜拜。幾不敢以人禮相接。直處以絳闕朱扉中之羽流。顧審視之。仍然爲人。且於人中。爲至有情愫之美。人其心。又似屬我。至於屬我之處。我乃不得其端倪。惟此佳消息。逐漸而來。出彼一腔花氣之中心。馥然沁我腦際。此時兩小無猜。形迹幾不檢避。平日吟詩作畫。奏樂形影相屬。

且長日同在林光山氣之中。飽餐秀色。幾謂與人間隔絕。天下以兩士女長日追陪。則愛根之生。尙有何說。嗟夫。余此時可云在塵埃中得天堂矣。以我自料。幾不信有曠世無匹之玉人。長日貢媚態於余。旁極水玩山遊之樂。有時余挾之登山。纖步莫前。余則扶攜而上。迨至黃昏垂至。則同坐樹根聽夜鶯之微吟。粵考古書。謂夜鶯之吟。恆動人悲思。今乃不然。余轉用以爲樂。則又何也。第如是光陰過。乃如電。余遂覺此樂必不悠久。因思卞珣之心。卽已屬我。而善後之策。則在何處。以余一身。有同孤孽。何從得此貴族女郎爲偶。在卞珣之意。天真爛漫。以爲一得情人。卽可委身而事。然余自顧蕭然。安能乘美人無覺之時。刼取其心。歸諸窶人。蓬華且作如此思想。既無以對主人覆育之恩。又無以副卞珣見屬之意。雖兩心如一。而苦趣已從中來。一經後顧。百端溫存。均付之堅冰寒水矣。自是心益杌隉。有同待決於刑司。且不敢正視。吾居停。自謂所爲殊無以仰副。卽居停見狀。亦頗生疑。前此溫恭。今亦稍稍高抗。卽菲力布相見。亦似怏怏。實則喬梓初無此心。而我意則往往虛構。其象自念。寄人

而食。又事事承望。顏色大非。男子所爲。久之。乃奮然曰。是非別無可者。顧四海無家。行且安往。又決去。卞珣則一身於何取。適由是去。志復泯。矧余天性素亢。頗無媚骨。有時主人以勢饑驕我。我幾欲自明其家世。謂非龔人。旣而思之。卽言之於身何濟。以余行時。留書家人。言此去必不承爲故家之子。且變姓名。今奈何以負氣之故。食言反汗耶。余思極。腦力乃大傷。復轉念吾兩情已遂。較諸求而弗遂者。又將如何。顧旣得其人。特不敢宣之於衆。因之稍與卞珣離。以卞珣前此之笑貌聲音。吾領之聞之。如御常餐。今則推之稍遠矣。然卞珣見余。疏冷一日。乃坦然問余。胡以至此。落漠余一腔幽恨。及輸心美人。力不能致之。故乃傾筐倒篋。盡吐無遺。因作決辭曰。吾無家。無氏萬不足以偶天。人矧餬口四方。但有貧窶孤寒。作我徽號。卿當鑒我而憐我。並恕我之不敢親近玉人。余旣披瀝以告。女應聲而哭。遂慨然謂勿慮此。蓋女方罷學。凡人世富貴權利一無所知。但以爲鍾情之人。萬不爲富貴權利所移。易且垂青慰我。謂以君之才。後此胡求不遂。貧甯足憂。余曾告彼以圖畫名家。恆爲王公巨人。

所青睞。而女乃卽以此語慰余。女惟愛我情切。幾聚古今大人物萃之。我身余一經。鼓勵死灰。復然。書中言此。似太喋喋。然此節關我終身。故言之亦不期其絮。設此時非有意外之事。余不審一身胡以支此光陰。一日余得奈白而司報。言吾兄以暴病死。其下有吾父手書。言余苟見此新聞者。當立歸。奉我頽暮。余性情本篤。第吾兄待我之酷。我殊少感情。及見老父沈疴望子。余心乃大動。不可遏。但有反哺之心。無復孤孽之感。且自念後。此卽爲承祧主鬯之人。因而大樂。自思涉足至家。而富貴功名方啟。關以待而於圖娶卞珈之局。亦彈指而成。余乃立至卞珈之前。長跽言曰。卞珈吾今日有得汝之希望矣。余至今日。殊非無家無氏之人。乃出新報示卞珈。卞珈讀之大悅。顧卞珈之樂。非樂富貴也。以予釋然不爲饕人。彼乃從余而樂耳。蓋卞珈之戀我。前後如一。未有殊也。以卞珈之意。謂吾身可以立致富貴。非富貴前來潤色吾身。余此時昂首坦懷。無復前此抑抑似一段精神爲佳消息所振。而神宇間不期流露其自由。乃往面伯爵告以門望。卽欲求婚於伯爵。時伯爵已遠出清產。余遂以家。

世及攀援卞珈之事。告菲力布並言將歸而襲爵事。菲力布亦大悅。爲余稱賀。余大感動。與之行抱見禮。且陳謝已過無已。顧菲力布極力周旋。且尤爲諧卞珈之事。並趣余行。且言父子晤面以後。家承業立。至此求婚未晚也。菲力布尤言阿翁縱弗悅。吾尤能以力佐君。必成其事。凡有往來簡札。均菲力布爲我司之。於是余決計行。遂與卞珈言別。且痛且憐。幽情悲戀。至不可狀。話別卽於別墅小亭之中。余屢行屢復。令彼觀我。而卞珈枯坐如石人。但有酸淚流溢而已。余更卽而與親吻。則淚印吾頰矣。顧天下情人卽在離別之秋。而苦恨中亦含媚趣。余行時。卞珈已引身闌干。似不語中語。我珍重。余且行且顧。初不期此足胡以能出伯爵之門者。後此至海上登舟。猶在舟中凝注。此在他人目中。似此林墅已在渺冥之中。余之眼光直似花影茅亭。依然在目。迨旣至奈白而司。急趨吾家。自念吾父怒我。今茲嚴威霽矣。迨入穹門。喜極至不能語。家人見我。無一識者。以余前此委鄙。有同臧獲。今則昂藏七尺之軀。奴子又焉識者。自念一身遠客。而家人至不見識。則此懷甯能釋耶。乃大哭不已。此時

遂以姓名告家人而較諸當日僧寺甯家情況乃別同霄壤余第一次歸抑抑如鼠後乃潛逃此次奴僕見余乃承迎恐後中有一人馳告阿翁而余見父心殷乃不待其見報遂隨之入一見吾父乃大駭愕前此威儀凜若天神至是已龍鍾不能起立蓋癱病作屹屹如垂塌之墉圯在旦夕耳余進謁時翁起坐乃以衾襯其背色白而神矍匪特體羸即腦力亦垂壞侍者言公子歸而翁已若識若迷余大痛立起長踞於地覺阿翁前此苛待之情至是已消歸無有力抱其膝欲語而暗他語均不出口但云老父赦我不孝翁此時似覺閃爍其眼光視我而脣顫如發寒疾二手戰兢按余頭上無聲嗚咽自是以來無論日夜必呼余侍側世界中惟我一人足副阿翁之懷他物均不之省覽欲語復噤而是非亦不之別終日無言有時淚落如瀉亦莫悉其故余偶出門則老人二目直注門次直至余歸然後已此時余卽欲告父以求娶卞珈父亦莫審以靈牲至此盡失無可言也若徑別吾父行娶卞珈試問身爲人子有是理耶余此時艱難蓋萬狀矣遂以書示卞珈示以不能遽來之狀又以書寓菲

力布囑其轉致卞珈。然非力布報書亦至。爲余憐恤。卞珈之書則矢言守貞待我。於是又數月。而父病縣綴。弗愈亦弗變。吾初以老人性命微如燭火。乃火微而光永。搖搖竟不卽滅。余極力奉伺。無敢遽離。亦知非治父喪不能論娶。然私心初未嘗倖父之死。以求遂吾情。且思前此忤逆之辜。至是可以圖蓋其一。二矧老人垂暮。依倚者惟我一人。我又何敢怠忽。特別卞珈久而思慕。亦因之愈深。自余之歸。杜門不出。未交一人。以余生寡愛。爲余所愛者一父一師。一卞珈耳。其懇摯乃無倫。以故長日枯坐父旁。侍其茗飯及餌。夜靜則獨思卞珈。一日閒中作一美人小影。曲描卞珈意態。嫣然欲生。圖已卽示吾親。冀吾親觀之。必將問我。我卽可以情告父。願父之腦力旣淪。觀時愕顧。無所可否。亦無所問。余亦置之。惟偶得卞珈書。則欣慰累日。惟卞珈之書來亦漸稀。第書中情愛之詞。初不大減。雖語未精摯。然余以卞珈初離學塾。安能作爾許穢摯之文。而非力布又語余女之見愛。初無異志。但爲余殷憂。父病並曲諒予之苦心。於是者可二年。而在余計之。若不知其經數十年之久。余性爆暴。不審此

二年中胡以沈寂如枯僧耶。然亦有足以自慰者。知卞珈之心。終始見屬。初無中變之時。已而吾父淹然化去。余力把父手不能哭。但至不忍其死。凡死父臨命之狀。余一一體驗。無有釋忍。且死時作嚶嚶數言。似祈天賜福於己。余治喪一從豐腆。瘞父於先塋。乃拊擋家產。俾可以遙制之。掌握之中。始以舟嚮幾奴亞。風盛帆利。一日晨起。阿本那因隱隱出諸雲表。余心大悅。夏風徐動。每浪均趨幾奴亞。余舟卽趣之以往。已見幾奴亞海岸。漸出浪花之中。見岸林墅參差。作數十積。而余目卽狂注此。往日戀別之山亭。前此萬瓦駢列。不可辨認。移時余所狂注之簷端見矣。余見狀。忽憶前之別卞珈。今來此聚。則情懷之得甯。有極者。前此去後。簷端逐波而遠。今則湊帆而來。余心眼幾爲之蕩。於是窺以遠鏡。則美人所住之亭臺花木。赫然收我光中。而樓下長廊一折。卽余當日與卞珈在此消遣無數柔媚光陰者。時卞珈粧樓窗上之畫簾。已在余目中。迎風而盪。隱約中如見卞珈纖影。又念卞珈果知風帆之下。卽其情人則欣慰之心。當復何限。船愈近。而余心愈悚。酷似此舟容與於水中。故稽遲而

不進者。徇余之意。至欲縱身入海。游而赴岸。已而斜陽西落。圓月已東。曲繪我。情人所居。粧點成爲圖畫。余一見。月明心緒益熾。以爲戒婚之後。儘可同賞。迨舟一近岸。爲夜已深。明日賃馬赴卞珈家。方馬行時。而疑竇忽生。須知兩情人別久。垂見恆作此狀。此心一發。遂力鞭其馬而前。迨一至門。余喘不能勝。而馬亦吐沫不止。旣下馬。繫馬於人家。遂振襟入門。復自慰藉曰。此特懷疑。卞珈安能負我。旣至園中。花草依然。無異曩昔。余心又謂物旣依然。人當如故也。猶憶花廊之次。與卞珈同聽夜鶯。而溫榻臨階。盆花即在其次。似日經美人澆沃者。余目所接。一一如見。卞珈心乃大釋。遂穿花亭而過。此卽當時與卞珈校書於是。而此時亭中尙見一雙手套。一卷半讀之書。陳於榻上。書卽余手贈卞珈之書。名米塔斯塔斯。余乃取其手套。握之。懷中謂斯人尙我屬也。乃躡躍而前。至於當時叙別之亭上。見涼窗四敞。而朱藤蒙絡搖綴。於簷牙。余將入亭。似有女人吟詩之聲。乃直入。余之心坎一料。卽知爲卞珈在此。余此時忽爾卻立。防驟見女面。而樂趣轉形其短。乃躡步登階。門已半闌。見卞珈背門。

而坐。手中作畫。口中吟詩。余視其畫。即仿余手迹者。余乘其不見。立而視其背。女長歌。似有啜泣之聲。余至此不能更忍。呼曰。卞珈。卞珈聞聲。大震。手披其髮。視余。忽大叫。似欲立暈。幸余趨而抱之。卞珈曰。卞珈其聲已帶哭矣。女臥吾懷。狀已似暈。自念女之致暈。或喜爲見余耳。乃款款語以親愛之語。令蘇。女果積漸而蘇。自言曰。我身在何所耶。余曰。在爾所愛人之懷抱。女曰。汝趣行。遂力掙而逃。立於屋角。以手蒙面而立。似膽怯不敢視余。余大驚。莫測其變。遂盤散逐之行。思欲執手。女乃歛避。狀至震恐。余曰。卞珈此何態耶。似我久別。乃以非禮相加。又豈當日誓言。至是變耶。余言此時。卞珈復顫。作慘目視。余曰。汝勿言愛。吾已嫁矣。余聞言似爲雷轟。腦亂幾仆。以手扶闌。可一。二。分鐘。覺天地旋轉。不能自立。逾一刻。見卞珈伏於榻上而哭。余怒其改節。詈曰。爾無信誣誓之人。今日詎能對我。思欲取而甘心。顧見其玉容。如遭刑扑。心復悲憫。乃曰。卞珈。吾卽於天荒地老中。亦不期汝有此一日。卞珈被淚珠於面。仰而覩余。曰。我背君耶。彼人言君捐館矣。余曰。我常得爾書。何由知吾死耶。女訝曰。吾有

書耶。余曰：彼此酬答，乃無虛月。何得言無？女握手仰天曰：我何嘗得君一箋。余此時知爲菲力布所賣。卽曰：誰語？汝以死耗者。女曰：彼人言汝歸舟，不幸舟沈。余曰：告者何人？女顛聲曰：菲力布。余曰：上天有知，當必降禍。因大伸其二拳，高出於頂。卞珈曰：汝勿咒彼。彼爲吾此語至此已。乃囁嚅言曰：彼爲吾夫。余聞言，益知其奸謀，乃作僞書報我。心血大沸，作聲如牛喘，竟不能發一語。立時惡念頓生，四覓乃無全地。卞珈以爲余恨彼也，乃自怨艾。余亦不述之矣。但觀其語時，似有所懾。余方知二人之中斷。均菲力布爲之也。乃抗言曰：吾將與之辨曲直。卞珈聞言愈怖。卽曰：爾但憐我，勿仇彼人。爾果行此，但貽吾苦況耳。余此時又滋疑駭。曰：爾畏彼耶？彼得毋肆虐爾躬。因執手視卞珈曰：彼作威燄耶？卞珈駭愕四顧曰：否否。余見狀，知必以威力懾之。天乎！此朶名花，得之吾手，乃忍受此凶人之凌踐。憤氣旣沸，狀如狂易。握拳齧齒，噴沫於吻。殺人之心，遂萌。卞珈見狀，如寒疾初發，戰慄不可止。余引目見菲力布行花徑中，余自亭曲躡而出，如電光奮迅。直至菲力布之前。菲力布見余立變其色。左顧欲逃，引

手出刀。余曰。苟賤無恥之夫。安適汝宜。拔刃向我。余別無他語。亦出七首於懷。菲力布手顛刀不能舉。余麾去其刃。七首直墜其胸中。菲力布仰仆。余跳越踐其胸。拔刃屢剗。且以手扼其喉。菲力布二目突出於眶。作恨余狀。余此時昏瞶。幾不省人。忽聞有異聲發於空際。卞珈散髮跳躍。張手抱余。余立奔而出。遂覺有陰魂附余之身。既出。莫知所適。亦不自知。胡以奔越如是。心中滋怖。此凶慘之地。遂奔入阿本那因山。數日往來山中。不饑亦不困。至於山路險巖。胡以能行。亦不自覺。但極前。遂欲避此陰慘之魂。然菲力布臨死怪狀。乃盪漾目前。無時或已。而卞珈號慟之聲。時亦震耳。凡山水風樹之聲。咸似斥我爲殺人之。人此時。余方知行惡之人。靜念天良。較諸慘刑。爲尤酷。果使菲力布能更生者。卽奉卞珈永屬其人。亦爲至願。自是以來。怖懾之心。遂爲腦病。畏縮之處。在人類中。幾爲無可狀之殊刑。無論安適。而此鬼臉常常追逐。偶一回首。卽見其狀。曾百種排遣。顧終不能亦莫知。在寺院中沈陰。終年成此狀。耶。或果有鬼耶。一日。余卽曲繪菲力布之狀。懸之以爲長日相對。或習而不畏。顧畫。

成。乃愈。懾。因是。雖。生。仍。無。樂。趣。求。速。死。爲。得。嗟。夫。魂。夢。之。被。殊。刑。荆。天。棘。地。實。無。可。以。潛。逃。之。所。孰。料。佳。偶。弗。成。乃。成。惡。果。余。嘗。長。跽。禱。天。求。天。示。罰。俾。速。死。爲。得。凡。以。上。事。均。豫。成。書。者。待。世。界。中。無。我。時。公。方。可。展。誦。其。書。吾。禱。天。之。詞。已。得。報。章。矣。昨。日。至。禮。拜。堂。中。聞。耶。穌。能。代。諸。人。死。爲。諸。人。贖。罪。吾。方。知。天。能。赦。人。惟。先。須。自。責。方。可。得。赦。吾。明。日。之。行。卽。冀。得。肆。赦。之。一。日。君。爲。知。己。必。知。我。生。平。因。而。憐。我。待。君。讀。書。之。一。日。我。已。以。吾。血。償。吾。前。此。之。罪。愆。矣。男。爵。讀。已。諸。客。咸。曰。當。往。觀。是。圖。男。爵。曰。觀。者。必。一。人。入。觀。觀。已。更。入。遂。出。傭。婦。詔。之。以。語。命。導。客。入。至。觀。後。言。人。人。殊。惟。言。感。情。之。動。則。如。一。也。余卽僑虛先生同。男。爵。同。立。乃。曰。人。人。旣。如。是。則。怕。鬼。者。不。止。余。一。人。矣。不。圖。諸。人。英。烈。其。出。話。乃。大。率。如。吾。男。爵。附。耳。曰。彼。輩。均。未。見。也。余。曰。何。也。男。爵。曰。我。令。傭。者。引。此。醉。客。入。旁。舍。示。之。他。畫。非。菲。力。布。象。今。醉。客。妄。語。果。如。是。不。同。可。哂。也。吾。書。至。此。懾。虛。先。生。之。言。畢。矣。

歐文曰：余生平至欲詳究文家之行狀。今余復客倫敦，而倫敦者，又人文薈萃區也。余乃極意窮搜此書中之蠹，乃幸友其類中之一人，則所稱爲著作家也。字曰白克。宋有才而抗性至幽僻，叩之以英之文家，無不審者。余每有問，均應聲答。白克宋之言曰：文家固有門戶，好爲同異而甚標，其徒其視非黨之人，則斥之。此飛流之星，轉盼不見其餘明矣。余曰：門戶固聞之矣。然託先生之汲引，能進窺此門中，何爲者乎？以我思之，非微有所恃者，亦必不能見容於茂士。白曰：誤矣。凡恃才而進，進必見格以文人。多妬無因而露其文采，則媚嫉將愈烈。余前此亦正如君言。每接時髦，必呈新箬。後此羣呶大集，謂我躁不宜容。幾有拔刃之意。後此余乃無言一聽領袖者之指麾。今足下欲攢眉入社，終以緘口爲善，脫足下欲求炫其長，當先稱彼之長，設其人以齊名者所著之文字見示足下，必痛擠之。雖明知其執友，勿憚以彼好獨享其名，固樂擠其友也。天下文士善於鑒人之文字，每新作，出則索癥尋垢，匪不能之。其眼光如炬也。足下果欲立名，則於時賢之作，宜引短推長，不爾殆矣。余曰：諾。吾卽欲

攻駁。當取五十年前之舊著。時作萬不置喙。白曰。卽論古人古文。固不能報復。然須審時人之宗尙者。何家設爲有力者。私淑之先哲。偶一攻之。其反噬亦酷。余駭曰。如此。荆天棘地。中使余將終無言乎。白曰。否。方今宗尙多伊里沙白及雅各時代人。同聲稱美。足下果瓣香二代之文家。則士類當把入林之臂矣。並須於此兩代中。泯泯無聞之人。掇采一。二家加以扇獎。則衆將大譁爲特識。蓋此等文人嗜好冷僻枯窘。家言猶之古希臘伊辟古爾派人之嗜食甘脆。旣屏偏取苦蔬野蕨咀嚼。以求索其眞味。今足下性旣嗜此。吾當引君臨此知名之士。惟君須靜察其人人不皆是間翹楚也。須知超拔之士。毋須標榜。其賴標榜以得名。則已落第二流之人物。凡居第二流人。非託羣無以恣其力。余旣與白克宋談後之數日。白果至。引余至一會所中。是日名士大集。卽爲書賈延致者。余至時。已集二三十客。半多非余所習。白曰。是書賈年凡兩燕名士。采取新著。以鏡刻轉售。此例宴也有時。書賈或於例宴之外。更延兩三人。此兩三者必四版五版。其書故於例外。別加以特宴。而文家之區。畫界限甚於

畫五洲之圖。部分斬然。但於主人行酒時。辨之。凡書在三版以內者。則上巴得酒。逾三版者。至紅酒界矣。六版以上。則及於香檳白根迭。余微語曰。是間人有。至於香檳界者乎。白曰。未也。今日普通之燕也。余聞言微悟。時長桌之首尾位。坐者爲二股東。陪客也。而主人之所心服者。爲愛迭生。故首座以詩人。與詩人對坐者。則爲旅行家。善紀游之文筆。中有老人儀容清古。著書可數種。均樸學。此老人衆極歡迎。與老人駢坐者。則衣服精潔之人。曾著理財學一書。風行於世。故亦居上座。尙有數人。能著書三厚冊。遂廁中座。更下則間著歌謠及繙譯他國文字者。席間言語。非互相酬酢。蓋分爲數積。一積發言。則積中人答之。他積不與也。至他積之酬答亦然。時首座之詩家。自審位分。旣至。尤爲書賈所引重。乃恣情談吐。無復顧惜。一股東坐近其旁。聞而譁笑。座人亦爭應之。其一股東。則逐座酬應。曲盡主人之禮。白克宋曰。此二股東中。其一譁笑。則派司此上客者也。其一足恭。則分司此旁客者也。凡語言多者。均所售之書廣。故利厚。而舌亦健。至於末座之賓。言固少也。而食則銳進。凡巨觥出時。而

刀。叉。之。聲。如。攻。堅。壘。善。言。之。上。賓。且。嚼。且。言。聲。狺。狺。如。狗。之。咀。餌。宴。罷。去。席。幕。衆。乃。飲。酒。末。座。之。賓。酒。醉。飯。飽。始。微。聞。其。談。吐。凡。至。可。笑。之。語。出。諸。末。賓。之。口。爲。上。座。所。聞。則。夷。然。若。不。置。意。卽。善。笑。之。股。東。亦。若。不。屑。一。笑。以。自。貶。其。勢。分。白。曰。凡。文。士。欲。得。股。東。一。笑。難。哉。而。此。末。賓。之。中。余。獨。得。一。人。其。蹤。跡。頗。可。怪。駭。衣。服。作。鐵。鏽。色。雖。備。極。振。刷。然。仍。鄙。陋。面。作。灰。色。似。力。遏。其。談。鋒。不。敢。恣。肆。靜。肅。無。言。引。酒。自。勞。卽。上。座。之。人。高。談。亦。不。報。以。一。笑。余。怪。問。白。克。宋。是。何。人。也。白。克。宋。顰。蹙。觀。久。久。曰。是。不。必。有。名。以。座。揣。之。似。代。牧。師。爲。演。說。者。或。草。遊。記。耳。酒。罷。別。趣。一。室。飲。咖。啡。其。中。尙。有。餘。人。不。與。席。而。但。啜。茗。者。此。等。人。蓋。能。爲。小。書。以。藍。布。作。書。帙。者。是。也。其。人。一。見。股。東。則。肅。然。如。敬。父。兄。而。又。盡。禮。於。股。東。之。夫。人。且。親。近。其。孺。子。然。此。尙。有。膽。幹。者。若。猥。懾。之。人。則。合。三。數。人。擠。立。屋。隅。或。側。身。偷。眼。翻。琴。臺。之。譜。數。頁。卽。止。而。案。上。談。吐。生。風。者。仍。爲。二。首。座。之。人。此。二。人。卽。坐。股。東。夫。人。之。左。右。語。語。承。迎。夫。人。道。夫。人。懿。美。夫。人。亦。大。悅。謝。二。客。余。此。時。四。面。尋。覓。鐵。鏽。衣。色。之。文。人。顧。乃。不。見。似。此。退。閒。

屋中燈光逾亮。因而潛出。余亦厭倦。遂行。明日之黃昏。余出自戲園。復遇白克宋。白曰。吾尙有一會。引君觀之。尤可得文人之情狀。余遂從之行。至一高樓中。似酒肆。其中人聲譁噪。樂甚。譁聲隨止隨作。似合一樓之人集聽。一人語者。有時作歌。歌終而擊節者。聲如雷動。白曰。此地爲奇人之勝會。爲第三等文人會也。無論何人。出六辨士。咸可入聽。余登樓。卽抗坐無讓。所謂奇人會者。合數十人環坐案上。列雜色酒無數。所云奇人者。其事果奇異無倫。昨日衣鐵色之衣者。已昂然踞高座。較之昨夕。委靡神采。乃大異。似是中監主矣。其人坐不去冠。流目四盼。餘人均承望顏色。凡斯人所作詼謔。語殊無可采。顧在是人中。雖小颺靈光。已足發邇而見遠。此老初未發聲。而附和者已舞掌以待。余坐久。待其會罷。而此老尙未行。伸足捫腹。以倦目視。几上空杯而前。此飛揚鼓舞之狀。乃全非矣。白克宋乃行近此客曰。吾於股東高宴時。乃幸與君同席。然殊未審何地。首曾遇君者。其人曰。似曾相識。第前此故人。今皆反顏若忘我矣。惟我邇來腦力劣。竟不能舉何處曾與君晤者。吾名爲湯麥司。特立白而。

設告君以名者。或憶及何時見我耳。白克宋駭曰。君得毋在白吉耳學堂中耶。是中固有曰湯麥司特立白而也。曰然。曰然則同學耳。想君班次在前。然亦必憶後來之秀。有小白克宋者。曰憶之。於是二人絮絮道款曲。述故舊語。已湯麥司太息不已。余聞言亦自進曰。昨日飯時。乃幸侍先生。先生想未之晤。惟當日默然而今乃廣聞緒論。殊令人傾倒。湯麥司搖首言曰。我螢火也。入夜始熒。夫以窮愁著書之人。乃足與大書坊豪燕之時。出音吐耶。且當時座客強半知名。自顧形穢。乃不敢進。參末議。若今日之聚我固不若人。而此中人又強半不如我。遂推獎不遺餘力。偶有論說。竟如造幣廠中新出之金錢。幾於無人不寶。余曰。先生搗謙極矣。今夕拜聆清議。較諸書賈席上所聞多矣。湯麥司曰。不然。彼人運佳。因得至此。且所藝適趨時好耳。嗟夫。天下文人。果得時者。甯不破壁而飛。卽文章稍不中程。亦足致人譁贊。蓋負時名者之著作。卽類富翁授人以金錢。真偽一無所審。直納之囊中耳。若吾文者。則囊人之錢。因吾囊。遂翻弄吾錢。必致其精審。而後納焉。故文章之與金錢。一出之襁褓之夫。則

二者均在可疑之列。且余生平尤不願赴人豪。燕語時力斥其冠曰：吾安忍坐失其自由。吾願以薄酒款我同儕，殊不能俯首就豪家之香櫨紅釀也。蓋彼間之豪恣貌我寒士，卽有中肯之言亦亢然無采意。一與寒儒晉接，卽喪其貴重之聲華。君亦知風趣之言亦猶芳草之生於水邊林下，若危峯杲日草又焉得芳者。前此吾曾追逐時流之後，久之名爲所掩，幾不伸眉於後時。余欠屋值爲居，停捉將官裏，遂一盪其驚遠攀高之氣，還我寒素殊厚幸也。時夜將午，遂別而行。白克宋臨行時約與更見續談舊時情事。且問僑居何所。湯麥司初夷猶未答，後乃抗聲言曰：居格林阿白。已復曰：號數可勿言。君至時當自審之。惟此地本聚文人，前古而司密曾僑居是間，故吾樂僦而寓。余聞言隱笑，自念地陋，何傷而必用此爲粉飾，何也。余行時，白克宋告余曰：幼時湯麥司頗能言，有辭況。白克宋以爲余心慕是人也。且約余同造其寓，逾數日，白克宋果來。余乃隨行，路至拗曲，車轍所不至者，已至一委巷中。石級至促，趣行趣喘。古人謂是石級一跌能斷人脰者，故謂之斷脰之石級。白克宋曰：石級盡處。

湯麥司蘧廬見矣。因思古而司密居此時險絕。其不斷脰者幸哉。余既入湯麥司之廬。黝黑卑穢。乃不可狀。小屋環廣場而構。陳舊幾近百年。似飢人之露其骨。窗眼之上。均晒破衣。似其地爲浣婦所居。因而長繩縱橫。咸爲曝衣之用。余入時有二婦人以爭浣盆。故大肆口舌。因之窗間孔。孔伸頭如游蜂之出洞。大聲譁解耳爲之駭。而窗間浣女伸臂分袒。二家而盆水尙淋其肘。羣兒聞聲亦爭出助喊。余思古而司密不審當時。胡以甯居於此。古而司密習靜而惡煩。胡乃居此委巷之中。聞此喧。慙而無忤。矧此等物象令人嘔逆。而古而司密之詩。胡乃風雅而宜人。余忽思古而司密詩集。曾紀鐵白司夫人事。夫人以貧故不能具浣盆。乃挾其衣至鄰家澣之。觀此則古而司密語此。又似實矣。余與白克宋窮覓久。始得湯麥司家。開窗亦面此廣場。方入門時。湯麥司踞牀臨案作書。見余入。整其領緣。納其破襟於外衫之內。肅然起迎。少須。忽憶及爲貧賤之交。非股肱來也。乃移三足之榻。延白克宋坐。遂引余坐破榻。此榻在四十年前。以前固完善。不如此也。湯麥司與白克宋先述兒時事。後此乃寢及

文人之生活。因自言吾前此少年氣盛。且能滑稽。孰知平生之侘僚。已基於此矣。既畢業。而舉鄉之中亦咸宗我。因益自封。不復求進。吾翁者。村間律師也。本盼余進紹所業。顧吾尙文而不重律。卽吾父亦才我。不偏我繼述其事。余於是日與不如己者習。氣概乃日蹇。雖然所謂不如己者。初非僉壬。特所接者。均村間之文人。俯首宗我。我遂爲村人之詩聖。時村中盛行文字。而村人遂亦羣立一會。曰文學科學哲學會。余累冠其曹偶。衆爭尊余爲碩學之人。而會中人尤人人咸以古人自方。中有一人。肥碩無倫。卽自擬爲穹生博士。一人居教會中。頗能雅謔。乃自方爲司威夫德。於是凡古之名。如普伯古而司密愛迭生。吾會中人咸爭襲其名。以自矜炫。此外尙有女友。粗能秉筆。如以錐劃地。衆乃爭稱爲孟太古夫人。顧雖比擬紛綸。而咸宗予爲小詩家。且云後此欲恃吾之力。將令後人申禮。此村如司各德所居蘇格蘭中之阿馮河司忒拉福馳名於宇宙。已而吾父捐館。身後蕭然。而父之遺業。余亦棄擲不紹。以余肆力爲詩。遂不業律。而舊人乃屏迹不及吾門。爭謂律師一道不能充之以詩。

人。余業既喪而詩乃幸。成乃著詩一章。標曰鬱伊中之天趣。吾詩既成。而社中人交稱。直推余至於雲表。餘詩如冥想。如冀望。如追憶。三篇之中。謂有天趣在焉。實皆佳作。然殊不如衆所推許者之佳。而女友孟太古夫人讀吾詩。淚與聲俱。會中人咸云。此詩可以掩蓋前人命。令當世不朽之名。基此詩矣。爭言果使倫敦大書肆聞之。必將肆其兇。毆爭奪此詩。衆且虞余以賤價售此詩。於是衆咸言。此詩一出。爲價較諸古人之售其名詩。貴重一也。余自念此詩果得一千鎊者。售矣。余何必以多得錢爲樂。因之納稿於懷。直趣倫敦。行時興致高舉。以爲名利均可唾手而得。余在道中。望見倫敦中煙霧迷漫。自念直如名將挾此雄師。到卽得勝者。且念此詩一出。而此煙霧迷漫中之書。買當奔走恐後。鞠躬向吾。迨既至。遂叩一馳名之書肆。心中私念。吾詩庶可令彼得一巨賞。遂昂然過其窗下。自念不數日者。吾詩懸此窗間矣。吾名必與司各德。擺倫。摩雅兒三名家以銅版書名。且鑄吾象以張大其肆名。迨入門。余氣概頗高。雖衣服陳舊。而書記逐余。頗以禮。蓋以予爲考古家。或金石家。及埃及金字。

塔中拾得古物者。凡天下用敝服而驕人。則其人必有所恃。非文章名譽。居於實地。又焉能以襤褸向人。諺云。不爲大文豪。無敢敝衣服。於是書記引余入至聖壇。見巨股之東。余入時。見主人踞華美之精舍。衣服亦美。壁上均大名著。作家之影相。入時。主人方踞案。作長書。余思惟其如此。方足售以佳詩。以爲是人者。吾宜以名作授之。與其生財。遂昂藏進。與爲禮。自問以佳詩助主人。非主人之能助我也。主人見余不動。尙拈筆於手。以待書記陳余姓氏。余以爲今日之來。特履而顧。顧而勝耳。此波斯王征希遂自通其名。並自陳其詩。卽出詩上。主人曰。此詩市一千鎊。余此時出言如貫珠。至使主人無有瑕隙。能出言以答我。願此主人亦蕭然。若至不願答我者。旣而相余。並視余未發之詩稿。卽復相余。指榻命坐。屨中噫氣。復俯而作書。乃不視余稿。余思得主人答詞。以爲主人思以價報我耳。久之。仍作書。有時以手撫頰。搆思。思已復草。余方知不省余詩矣。自謂此詩經眼。必駭汗抱讀。乃公然爲此蹇態。則怪不可忍。乃立出取稿。不辭而起。履聲橐橐。欲令主人知之。而主人仍俯首作書。初若無見余。

將下樓主人初無留客之意。既出門里許而主人亦不見。追後此聞人言。主人乃以我爲狂易。則余怒不可抑矣。方余見挫於主人。覺冠上雞翹立拔而下。乃趣第二家。力減其值。至於四分之一。無見收者。余乃問肆人。爾自定價若何者。肆人曰。詩乃足售人耶。孰則不能詩者。且詩題亦劣。安有鬱伊中得天趣者。亦直使人奔避耳。何趣之云。今或小說能售也。汝試演大盜殺人。或土耳其狙劫之事。或足得值實則撰小說者。必得名手。不爾亦無問名者。余曰。既如是者。余且留詩於此。汝細觀之。果可印者。則印以售人可也。肆人忽改容曰。客何姓。惟吾肆積稿如山。新稿萬難寓目。客請以下月來。吾寓日後。更授客以節目。已復曰。可更二月來。勿促促別矣。苟經吾肆門者。可入談。因鞠躬送余。出嗟夫。似此淺淺匪特不敢與人爭名。直不值人家之一顧。殊可哀矣。於是會中之友。爭以書來問出版何時。且囑余勿售以賤值。余自念僅能自加以印刷問世耳。思能稍稍行世。亦足吐吾胸中之氣。已而印成。舍予送人及託人校對。外竟未售一部。而印刷之資。則悉所有付之。告白之資。猶出之自我。我初以

爲時眼昏耳苟得知音定論自出遂亦淡然忘之而村中諸友則以余爲富貴忘其故人日加排斥且謂余居倫敦往來必多巨公乞余推薦余大窘乃窮閉幽屏不敢接人然尙欲更製一詩以求名於世蓋初試而蹶吾不惜也當更試之意前詩近窳傲爲人所惡乃變調爲驚奇之作賃山僻無人之地閉戶構思久之仍不得當尋得坎農白雪故堡堡去故王后伊里沙白獵場非遠而尤足悅人則當日古而司密賦荒村之詩其地卽此余樂其地之古僻自謂將步其後塵逾數日糞除旣已余推案臨窗四矚風物覺蕭閒之趣如魯濱孫築室之後獨居自寫其樂前數日但覺是中佳處初不覺苦余乃散步獵場饑時飯於黑牛飯莊中如是者又數日而雅趣仍多於苦趣一日爲禮拜之辰是日無事城中人爭出打球呼噪之聲余至於閉窗窮日而司堡之人以六辨士售人卽可登覽其上而樓級之聲喧雜無已時遊人爭集高處以遠鏡四窺議論紛擾余方思索入微時而司堡乃叩扉言遊人將履觀古而司密老屋余之妙想遂爲此司堡驅逐無瞧矣已乃禁之不聽入然余出後而司堡者

竟竊發吾扇。歸檢物事。乃顛倒無次。一日余歸。見一賈人挾其女。翻余著作。而堡之居。停主人實引之。款吾關也。余入時。主人大震。即以客出。余後此每出。必挾其匙。然恆聞居停之女告人。是中居文人。頗傲兀不可近。故但就隙中窺。予且時時聞笑聲。余乃大憤。余之初意至此。本欲力爲驚世之文。以炫於衆。不圖居此。涉旬乃供人窺探。殊無謂也。因之舍堡而去。詩終不成。遂遷居漢木司忒小村。中居之村踞高原之上。野綠接於窗戶。村固小耳。然詩人司帝而曾居是。余嗜古篤。故亦踐其迹。司帝而者。避地至此。非其家也。凡司帝而傳世之作。均出是間。余自以爲可以續成新著。以踵詩流之後。顧又不得其間。以時方秋穫。打稻之聲四徹。初無靜理。而對門又爲村肆。農人得閒造肆。飲醉後。譁噪不已。在農人長日勤動。夜中對月而歌。或戲爲手扑。則囂雜愈不可忍。至於司帝而時。曾否有此。則不可知。然當吾世已萬。不能構思入裏矣。至白晝略少喧闐。然亦不能運筆。以麥香動腦。吾田家不能不思其鄉。因之間出遊憩。爲狀頗樂。時新稻聚爲高積。在林光中。余卽臥其上。而螽斯跳躍。吾懷蠅聲。

亂吾耳際。遠見倫敦煙燄騰起。而車聲轆轤俱在雲表。人恆言倫敦煙景均屬入爲非天然之圖畫。實則郊外風物之美麗。亦不盡斥其儉。南嚮萬綠彌望。牛牲辟辟然。布如星點。而山坳雲半。時出塔尖。爲狀亦非俗。顧吾累遷。乃不得一靜境。拓吾文思。乃大悟俗諺有言。凡石屢經人踐。則莓苔必不自生。今余所爲文字。輒與所見者反。何能曲肖其形。蓋以是間風物。成我文章。直能杼寫煙光水色。何能寓意小說。寫殘忍之盜俠。每一構思。輒作晴明景色。於剽劫推理之迹。乃無涉。然吾不嘗詠鬱伊中之天趣耶。乃不值一錢。余何爲更蹈故轍。後此忽得盜俠之迹。可以爲書矣。方余雅步於外。不能以時就飯。乃飯之肆中。肆稱曰稻草雅克者。羣盜中之梟烈者也。盜揭竿時。篝火狐鳴之禍。卽肇於此。一日余以薄酒酌於是中。忽懷吾文思何寤。今胡不卽以此盜編爲列傳。用以諷世耶。旣而又思如是佳題。當勿爲捷足所得。且今日爲書者。匪孔弗鑽。搆思安能後我。乃立歸揮草。洋洋作數千言。不數日中。骸體及骨幹。皆具。尋當加以血肉。卽成人矣。余之傳奇。卽爲詩體。乃日挾稿。諷誦於野田流水之

上。一日天暮。余又至肆中飯。見一人以酒臨窗。坐觀過客。衣藍色獵衣。鼻作鷹喙形。余望之。頗類雅人。余方製傳奇。乃自介紹與語。冀得新意。顧一攀談。其人已惠而好我。怡然可親。余飯已。乃就其人。請以酒談心。消此岑寂。其人大悅。然余語時。卽語以著書之本旨。其人於稻草雅克事。乃貫串無遺。且所言靡不合於吾意。余秉酒趣言。將稻草事實成書問世。且以得意之詩誦以告客。客大稱賞。余不期斯人乃有如是高致。其人代余斟。且言曰。今茲詩人作詩。輒欲取材於外國。卽欲爲盜俠立傳。英國詎無其人。吾甚佩君。乃能以稻草事爲傳奇。此真能飲家釀矣。而我尤佩仰是人。其人血脈骨幹。均出英製。非雜種也。余聞言大稱其人。謂君真吾友。聲氣至復投契。且吾之選題。胡爲必取意大利日耳曼。顧吾島中詎少其人。客曰。然。吾英之盜何曾遜人。吾曰。然。試思吾英當日洛賓荷德及阿蘭。勇力絕人。俠氣亦壯烈。客曰。洛賓荷德有言。刀及吾膚。吾之血肉。曾一動否。是言吾至感佩。余曰。吾思洛賓荷德身居綠林。所行均出於義。吾心念其人。至欲執鞭以隨其後。惟今日殊不見其人耳。客曰。否。乃

舉杯酬余。余既覆杯。復曰。君居是閒。曾聞有豪客土耳其賓者乎。客曰。知之。是人大有古英雄之風。善人也。余曰。吾少時甚佩其人。曾至其所居山洞中。憑弔往迹。以吾思之。惟此人可以髣髴洛賓荷德。至今日之英國。尙勇之風大凋。前此長刀駿馬。遇輒傾囊。今則鼠竊行人。直鼠輩耳。今試觀孔道之中。曾有綠林之豪。要人於路。越人於貨者耶。今茲旅客同坐公車。但顛頓不堪。飲食苦窳而已。幾曾見有急裝縛袴。手刃而腰矢者。翩然以三數駿馬來耶。吾舊聞全眷旅行。盜乃雍容。有禮得物而不戕生。拱揖而去。今已無其人矣。余語已。復舉杯而飲。且太息。客曰。無是豪客。非英國無才。直銀行行鈔。敗英雄事業耳。前此道行者。咸挾資。今則提一紙之箋。箋者。即使一落人手。而告之行中。銀仍不可得。則行劫胡爲者。故今日之劫公車。直同獵得一鴉。羽毛一堆。臭皮囊一塊而已。於盜無利也。較之前此。劫一公車。直同西班牙載金之船。歸自美洲者。即使劫得私車。其得金錢亦不下數百。余聞言。乃大服其豪致。客且言。常至是閒。後此把晤之日良多。余亦云。吾書成時。必當就正。余方謂其人雖豪邁。而

語語皆含烈氣。非常人也。少須。客乃按其酒壺曰。吾寡交遊。今日得汝。確爲良友。今同舉此杯。爲稻草雅克壽。以今日禁網疏。吾即言此。亦無人發我之覆。余曰。此酒不但爲稻草雅克。且爲土耳其賓飲滿。於是談極酣嬉。而暮色已四合。余還酒資。客不可。余曰。後此更飲者。君爲東道可也。時公車已過。余遂謀獨行而歸。而客聞吾詩悅甚。累問不絕。且令吾背誦不已。余醉。零星不成片段。而客則大悅。且復誦吾詩。則訛謬百出。誦時且自搓其手曰。君詩胡乃敏妙。至是。余聞其謬。誤殊不之喜。顧見其稱頌不已。則又大悅。立忘其謬。乃挽手野步而去。直逾吾寓。至於平原之上。而客之所言。仍稱吾詩不置。忽爾告余曰。是間亦多盜。至於今日。尙數數見也。前此有人匿資不獻。竟立斃於盜槍之下。吾聞言。卽曰。其人愚極矣。天下安能保衛己資。而甘送其命者。且此事非復仇之比。復仇尙氣。乃不惜命而爲之。若吾身遇盜者。決不與抗。客忽變色曰。確乎。立出手槍向吾喉際曰。汝速解其囊。余愕然。自審入盜轂中矣。卽亦無言而盜已探余囊。都盡微聞有聲。若人至者。力仆。余於地。飛行而去。自是以後。乃不

見此客。直至二年以後。道上見錄。囚此客。赫然在也。客亦見我。覩顏問曰。邇來稻草
雅克之傳奇。竟乎。余自經盜剽。詩心頓歇。亦不更爲劇盜。作佳傳。蓋腦力與客囊均
空。無以自贍。遂至倫敦高樓之上。逐日出友。文人自思孤陋寡聞。非法也。當與衆共
業。以收吾益。且吾之所友。亦均落漠之人。一見恆如故。爲惺惺之惜。蓋此輩行爲。恆
如猶太之先覺。生時不振。而死後人咸念之。惟余雖友文人。而詩筆仍不能就。爲得
意之作。以文人黨派既多。風尙亦異。余乃不能專附一家。因余不守專家。以排擠異
己。因之飄游。轉不能立名於世。蓋門戶旣分。而時髦所稱舉之名句。均非一時稱最
之人。余偶舉其一二語。而黨人卽斥而不屑道。蓋黨人宗旨。謂幽闇之人。雖不名於
世。後且大昌。其詩余殊不自解。今之詩人。何以自苦其身。轉以千秋萬歲寂寞之名
爲事。則良異矣。凡此班人。每見勢要之人。調斥污穢。至於百狀。然亦有不盡然者。脫
貴人於衆中。獎引其一。二輩。則嫚罵之聲。立易爲平恕。舍是外。無論何人。但名列五
等者。其罪均可殺。余則不敢附和其人。自念世爵之家。生而富貴。其人初非盜賊。何

爲絕之如是之甚。至於媚嫉得名之同類。余亦不然。蓋命不如人人不見賞。過自在。人吾何必作兇厲之容相向。蓋我自念濫廁詩人之列。良不足以上人。故亦安命不復生。其忌刻。彼人於盛名人所出之新著。恆不寓目。余則必取而讀之。且余之治文。不名一家。隨涉成趣。讀擺倫集之高厲。飛颺則心悅。其壯烈。普伯集之蕭閒。平淡歸於自然。則亦心喜。其樂易至。讀密而登哀。天堂之詩。則愴然樂其飄舉。讀摩亞爾拉。拉魯克集。作淫靡縱恣之談。則亦不忤。嘗自言。余試諸家之詩。如嘗名酒。有清者濁者。暴烈者。實則酒中各有真趣。咸足醉人。余一日於文人高會之中。信口道其一二。自謂比擬得倫。然聞者咸不直。普伯之詩。不特斥我爲妄。且力攻余爲外道人。今諸君坐此聽吾長談。應亦少倦。綜言之。余詩雖多。初無印刷之家。即爲梨園定譜。亦無開演之時。有時自印小詩。而亦不售於世。似印刷家及買書之人。咸訂立公盟。令稿死吾身。然後已。顧雖如是。必欲使予舍舊而圖新。余心終不謂然。即使余忘其初念。苟歸何以對吾同人。故日潛心業。此朝餐不知夕殮之所出。意其餒死於茲矣。試觀

吾架上詩稿如山。欲易一錢。乃不可得。詎此物能煖我之躬。充我之胃耶。諺云。以東風實飢腸。此語殆爲詩人而發。余每於五點鐘後。神酸腹餒。輒閒行於市上。有時見人窗中。廚次炙魚鴨於罏。油液滲漉。或膾火雞。或搗布丁馨香。動鼻人言對墳墓。生感。此特饗言。天下安有以飢腸之轉轉。乃望人炙燻之燄。能無動饑涎。此等情況。如何能忍。後此果及餓鄉。忽念吾鄉之友。皆極力獎予。卽予亦高於自視。今則兩兩皆誤。且吾之所有。安知非妄。自萌此念。吾遂立瀕於生路。此時如大夢初醒。不爲稿餓之文人。於是下筆成文。但爲一飯之資。不作千秋之想。因之不復苦餒。旣不求名而心思轉形。而曠特羽。翻過勁。因先自鍛。其羽不令飛翔於無人之境。遂舍其青冥之路。而就泥滓。遂成爲可憐之蟲。余聞言大驚曰。孰名爲可憐之蟲。先生曰。此江湖中外號也。所謂可憐蟲者。代報館訪事得數行者。卽得數行之值。非所謂屈步之蟲耶。長日閒行市肆。及衙署中。苟得新聞。卽出筆書之。其價值每行可一辨士。惟此新聞旣鬻此家。尙可更售他家。不以爲忤。苟遇佳運。長日之食飲皆類恆人。若竟日無聞。

則余腹餒矣。有時主筆見余文理稍優，卽立斬余數辨士之多，謂此拗折之文，不宜於俗。余旣去，此數辨士則潤唇無物，直以乾枯之口舌嚼彼麵包，而吾亦不因勞苦生其怨瀆。似余易治此業，漸有萌芽，其勢可以張王。余問先生曰：今茲所治何業？先生曰：無定業。卽所有著作，亦不署名，究無人知其爲我。僅有同業之人，盛推無已。故余歲入亦不斷絕。惟余之不求時名，故亦不以人之評騭爲得喪。今奉勸文家，凡爲文章家，當勿從名利上苦求，則憊然可以自得，不爾逐逐世名於一身無濟也。余聞言，深服先生之閱歷。因辭先生，竟下石級，幸不斷脰，可慶也。白克宋沿路追述湯麥司之言，論其得失。余歎曰：天下文章之界，乃成此惡道。白克宋曰：君身未入轂中，宜其不復深識。天下文章之區域，自遠觀之大，似濤都之府，居仙人也。又似遠覽山光，葱翠入畫，及其卽之，則媚態轉不如前。且荆棘鈎衣，山石犖確，節節生憎。而在遠觀時，則不之覺。矧古今文章之國，直一紛爭之時代，矛戟相鬪，亢不相下，千數百年，余聞而笑曰：君卽以湯麥司一身例千古詩人乎？湯麥司者，名士之豸耳。若夫享盛名。

得大利者其見解遭遇或高於湯麥司。白克宋曰。容亦有之。但未必真。卽如此時人之得名者。自外觀之。似蕭然高厲。無所依傍。不知旁近有無數之僉壬。必吮噉而排陷損其盛名。然後已。尙有一種人以事富貴得名者。則心目之間。輒張皇承望貴人之顏色。置酒高燕。呈詩稱頌。靡所不盡。其心須知取名之途。猶歷石級。旣窮而復上。安有止足之時。卽旣臨峯極。尤虞失墜。又有一種人。隨遇而安。名之有無。聽諸流俗。宜乎天君泰然與世無希。然亦有不能免於排調者。天下嗜詩之人。如享時新之物。吾詩適當時賞。則亦喧競一時。迨嗜好旣更。則向之異味。却成陳腐。則又不得不自變其格調。以徇時好。而天下之苦況。有如強人以所不願爲者。耶。則又文章家之一阨矣。爾知英國貴人。喜新惡舊之心。至酷烈。每逾十日。則服御必更新製。卽其門客亦時更時變。有時禮重詩人。有時復延賞琴客。卽如印度眩人。旅行遠客。每種之人。進御數日。而貴人之心輒倦。余每見文人與貴人晉接。貴人則求博愛士之名。文人則隱蓄攀高之望。二人情勢。乃萬年無復水乳。以貴人無文。文人不貴也。當日有勳。

爵與文人語引據羣書似極力示人以風雅而此文人者又似生長於富貴之家出語必曰約翰寶星亨利寶星又言某勳爵家釀良實則此二人者均忘真相各露體果使此貴人實爲通品不爲貴人則此侍坐之文人亦斷斷不聞其緒論果使此文人果爲約翰寶星亨利寶星則此貴人亦將以爲見慣不復婆娑相酬答觀此則文人之接貴人良有令人太息者余聞白克宋之言並觀湯麥司之狀愈覺文章界中之有滋味今將更述白克宋之列傳矣。

畏廬居士曰西俗之於吾俗將毋同乎吾人之言曰人窮而後詩工豈詩之能窮人哉詩人固有自窮之道尤以詩爲導窮之途入其途彌深則其窮也亦彌酷蓋詩者高超拔俗駕清風抱明月若無與於人事者心思既曠見地亦高傲藐塵墟恆視人事爲澀濁而漫不屑意望簪組如桎梏而鄙不欲加宜若僂僂而飄舉哉顧妻子之須衣食如常人也衣食之求溫飽亦如常人也而詩道之去治生則又懸絕如霄壤一旦忽悟及吾妻吾子宜衣食也妻子衣食亦宜飽

煖如恆人。乃大梅恨吾負。此高世之才。而竟幻此寒相。仰首四盼。則峨冠而長綬者。不能爲詩者也。碩腹而擁資者。又不能爲詩者也。不能詩而忽富貴。而吾學實冠天人。乃不得一飽。於是鬱伊淋漓。日遷怒於富貴者。斥爲濁物。作詩寓懷。實皆媚嫉。怨望之音吐也。閒有富貴者。偶加以顏色。則又大喜。以爲曠世之知己。但觀八哀之詩。冥報之語。足知古人如靖節少陵。猶復不免矧時輩哉。雖然。天下亦斷不能無此種人也。無此種人以點綴。則亦不成其爲世界。第不能謂人人當學詩。人南中之荔支。江瑤北土。不能有而是二者。亦萬不足以爲常供。脫去飯而啖荔支。久且脹滿。而壅徹饌。而專江瑤。則腥極。亦將病其脾胃。蓋異味之不足爲常供。明矣。爲詩有道。治生亦有道。以治生之人。使之爲詩。則油鹽將不去口。不能超軼而造於精微。故詩人之肺腑。初若異於恆人。顧詩人旣與恆人異。似宜自愛。其同類。互相寶貴。而又不。然。但觀秋谷漁洋之闕於康熙之朝。子才歸愚之爭於乾隆之朝。互相鄙薄。至於今日。則又昌言宋詩。搜取枯

瘠無華者用以矜其識力張其壇坫其視漁洋歸愚直同芻狗此則正與歐文所記者同也蓋詩人之門戶黨派等諸理學理學爭朱陸詩家區唐宋一也吾嘗持論謂詩者稱人之性情性情近開元大厯者開元大厯可也近山谷後山者山谷後山可也必揚麾舉纛令人望景而趨是身爲齊人屈天下均齊語身爲楚產屈天下皆楚語此勢所必不至者也不善治生又好齟齬其同類孤行其意氣則取窮之道又甯咎人且詩人者又乞兒之窮相者也古人無功而食斥爲天殃而詩人乃有以一字求索千縑者此又何功而食矧此多縑之人又必濁物烏能識世間之有雅人彼見天下之求索者均乞人類若盧雅雨馬秋玉兄弟殆廣開卑田之院以待乞兒者也嗚呼詩人至此果真窮矣雖然歐西如莎士比愛迭生擺倫死後斷墳聯千古帝王之陵寢甯不可貴中國初無是也似歐俗之待詩流優於中國而歐文此篇則醜繪詩人貧狀抑又何也平心而論文章一道實爲生人不可失之利器天下懷才無試豈特詩人八荒無事

而躬負兵畧無可展布抑抑而死於牖下者比比而是第無文章足以自鳴人
不之知耳而詩人之詩殆類留聲之機器人既渺矣而聲響尙存受抑雖在一
身而能訴其冤抑於千載之下令人生其惋惜脫令躬接其人觀彼傲兀之狀
又足生厭吾故曰詩人者特借以點綴世界者無是則世界中亦無生氣然則
詩之感人深矣余不爲詩而心則甚悅詩人每欲究其致窮之由卒不可得今
譯歐文之書知中西一致初若有會於吾心故言之不期其冗識者諒之

白克宋

白克宋告余曰。吾生之產微也。顧祖遺固艱。而致富之術則多。天下身貧而願奢者。
亦生人之大不幸。吾翁爲村莊老宿。先世亦本貴伐。後乃式微。翁生而嗜獵。歲入適
符家耗。故不留餘積見予。而舅氏則巨富而無子。人人咸謂外氏遺田。均予襲之。故
予之名氏。卽用舅氏之名。舅心厭世囂。而特愛我。故人人言舅先疇。分屬我也。顧舅
氏視財若命。出納之吝。無與倫比。且睚眦之怨。至死無泯。舅與翁同學時。已相齟齬。

迨吾母來嬪。而骨肉之間。遂致闕隔。及母既生我。爲舅所愛。或以我之故。聯絡二姓。嗟夫。吾母仁慈。愛我逾其性命。今日迴思母恩。悲極欲裂吾臆。蓋吾本衰宗。母尤撫愛。恣養吾驕。幸吾無兄弟。即使有十二人之廣。而母亦能人人長。其傲兀。俾爲猖人。余幼時入公家學堂。吾母滋不稱意。父言非實。此子於其中。則狂佻之心。當不立刈。先生者又頑固人。力爲人子。父母任其夏楚之勞。其受箠也。分班行而進。其驅人子弟。赴學如驅羣羊。凡足短而行疲。必加之鞭。扑吾今實語。吾見責屢矣。以余生性高雅。不欲爲是僕僕於塾中。每得機倪。輒出門流覽風物。而此學塾。適在花竹明秀之區。爲一鄉之邊界。山光水色。游蕩心目。並思此山峯之外。或爲仙人所家。日留戀不忍去。而先生則敲扑日踵。吾後令吾收視。反聽歸入書中。而余博愛山水。獨不愛書。受扑既多。遂成天性。謂天下績學之人。必不自夏楚陶鎔而出。吾母每見吾。創輒隨處撫摩。動輒雪涕。累告吾父。勿令孺子入塾。而父則聳而勿聽。謂兒子不嚮此道行者。遘何道耶。於是余知吾翁之能得名於村間者。亦自鞭扑來也。惟余嗜詩之見。亦

自幼而然。村間本有禮拜堂。去此非遠。有巨紳每及星期。必至此。具禮。巨紳所居。至廣博。園林之界。直邇余村。以巨紳樓觀之高。彼此相形。似天主之堂。亦依服其簷宇之下。實則此堂非崇天主。卽搆以禮待巨紳者。村間有司。及牧師。一見紳來。幾埋頭及於跨下。而此紳之至。亦稍後於羣輩。來時行杖之聲。甚厲。執冠於手。略左右視。而牧師者。每屆星期。必飯於紳家。待其惠臨。始行宣講。堂中具別榻。加以飾帔。均紳自製。寘之禮堂。紳家人至時。咸踞此榻。其所禱也。厥狀甚卑。然其膝下之茵褥。則厚絨所製者。聖經裝池。則用摩落哥精皮。加以金塗。而口中申禱。則曰。吾爲至窮窶之士也。方牧師宣言時。謂富人之身。不易進身於天國。語時。合堂之人。均注目。此錦帔之榻。然巨紳則傲藐自若。蓋但聞富人一言。良自信爲富人不聞。其不登天國也。余則屢觀此巨紳之閨秀。愛慕不可以狀。以此之故。益萌逃學之心。因常至巨紳園次。竊觀此閨秀出游。惟不能公然出與酬接。恆自擬爲希臘中木客。而此女則擬之爲花神。須知年少。初悟情禪。滋味醞然。不能言喻。每見裙幅微颺。知玉人已出。此心屢爲。

怔忡。余復從吾母琴榻之上。竊取瓦拉詩卷。藏之衣囊。以集中。多贊美薩加里沙女郎詩也。一日。却從學生茶會中。與女郎跳舞。余羞澀已極。訥訥不能致情愫。而愛慕之心日篤。始摹倣瓦拉之詩。去薩加里沙之名。填以女郎之號。待女郎禮拜出堂時。以詩稿拋擲予之。此女乃公然上諸其母。其母復納諸其父。其父木然不省詩意。乃付諸吾師。吾師者。黑闇時代之野蠻也。以予爲僞規。越矩授予。夏楚。余第一次爲詩。爲禍已烈。據理言之。吾可不爲詩。以求弭禍。顧乃不然。後此暑假。余乃不入塾。吾母憐吾見創。吾乃以茲事徑告吾母。吾母乃大恨此巨紳。並及其女。謂塾師者。天下之至狂厲者也。吾安能聽吾子受其凌踐。明日當以資別延一師。至吾家授讀。語次。且索吾詩觀之。乃大稱頌。且付牧師夫人觀之。夫人亦大悅。並令三女傳抄。此時余恥稍釋。蓋此三女。均有才者。能背誦穹生博士之傳。咸對吾母言曰。公子者。才人也。凡才人。咸不嗜讀。以智慧夙具。何待苦讀。余聞言。亦伸眉而語。固謂其有異於人。吾母又不已。上吾詩於翁。翁大怒。力擲吾詩。斥吾母曰。汝乃欲若子以道情行乞耶。余以

詩經衆賞而父獨不觀則吾母之恩似高於吾父暑假中父命余往造舅氏似令舅氏愛吾冀得肩承其產然舅氏枯槁人擁貲而沈寂於荒寒之境家中但傭一僕此僕之忍飢事舅亦數十年舅言此高屋不令女人下榻惟老僕有一女居其門次舅氏每日許其入門可一句鐘治飯以外無復他役屋之四圍花卉都非蓬蒿彌望怪樹突岬離立聽其自長醜枝石象中斷散臥草間狀如荒塚野雞及兔長養蕃息充物與人爭路余舅飼獮狗數既以防盜亦以拒客舅之視客與盜一也卽此狗亦餒不可忍生客偶來幾爲狗口之佳餌其勢似能食人以上叙舅家之大畧也余於暑假中居此亦數前此言舅愛我實則非愛舅性忤人但以予當之似少不忤不云愛也且余至時父母均鄭重申囑勿逢舅之怒顧余年少逢迎匪我所習但不生其厭足矣且余來時舅亦不加盛款不費其資因亦留予無斥每當飯時舅初不言但以指示侍者卽解意供應其僕約翰人恆稱之曰鐵約翰旣頡而瘠瘦骨枯立假髮似以牛尾爲之衣博初不稱身又長日不言而頰骨中如長鐵鏽故每發言旣鈍且久

初不聯續。余遂以老僕之口較諸長鏽之門樞。開輒軋軋作聲。而其發又似家畜之破車零星不相膠附。余居外氏恆數日。初不覺忤。惟此荒涼之狀。入我幼穉目中。原未覺其荒悄。飯後雅步園中。似此野兔雉雞。驟見有人。大以爲異。余偶以石擲之。並以弓射鳥。以當時厲禁。居室不令藏槍。故余獵必以矢。而此傭婦亦有幼子。赤髮而襖。恆隨余涉於園次。余欲合羣。而童子初不見人。乃極力奔避。余以箭嚮之。童子自引其袴肆力逃竄。每見皆爾。馬廐中馬已盡空。而神駿之名。尙書於槽壁。本有之。窗以磚塞之。瓦破鴉雛啞啞。卽巢承塵之上。生人入此。非見廚間。食不見飽。餓不卽死。之炊煙將謂是間必爲鬼藪。舅之臥所。在一祕密之區。長日下鎖。扃鑰甚固。其中不令予入。舅長日居此。如蛛之距網。餘地聽余游行。則不加厲禁。特屋旣陳久。上雨旁風。家具咸長莓苔。而畫圖亦悉縱橫地上。我思屋倘歸余。則必一一加以塗墍。蓋吾至舅家所寓屋。卽吾母未嫁時粧樓也。鏡臺尙完好。壁上圖畫。則吾母所手製。母自來嬪。初未歸甯。以兄弟不相能。初未一歸。恆問余樓中陳設尙如故否。余以吾母之

故於母之故居時加修整。故幸不圯毀。自念樓偷歸。我必奉迎。吾母更居此樓。已而吾詩興復生。而吾舅者。素不涉足於禮拜堂。每遇禮拜之辰。捧聖經於家中讀之。而與舅同禱。合予僅有四人。舅誦經不擇章節。啓卽誦之。有時竟誦及所羅門年少時之無題詩矣。余每侍側。見此枯瘠老人。忽歌豔體。大爲駭詫。且舅生平所服膺者。卽天路歷路一書。誦至空中樓閣。及百無希冀兩章。余每聞其聲。則私念空中樓閣者。此破圯之家也。百無希冀者。卽老舅一身之末路也。余遂卽是詩之意。演爲長歌。以諷吾舅。旣而失落其稿。余疑必爲舅氏所得。忽一日。舅大怒。遣吾歸。且曰。後此吾無號令。汝勿來此尋母氏見背。余心痛如裂。謂後此程途。更將夔無畔岸。自是初不戀家。但覺家庭寂然。無足以爲我依賴者。吾父本端正。惟於教育一道。必以夏楚從事。余乃逃威不敢卽。而尤不欲更蒞學堂。天下安有鞭扑加人。以所不願爲之事者。乃決計去。是不爲舅家旣不能往。家庭復尠樂趣。學堂長日敲扑如鞫囚。余至欲潛逃。舊迅而去。且余年已十七。人亦健碩。惟胸無墨汁。但圖嬉戲。喜新惡舊。見異卽遷舍。

此無他圖也。蓋此等情性，直爲湯麥司所沾染。此人在學堂，極有才調，而好流覽名勝。余亦謂然。故於伏案之時，恆舍書不觀，而注意於檻外之青山綠樹。見公車轆轤，恆過吾門，而車中人談笑誼鬪，余心至以爲適。尙有驅薄笨之車者，馬瘠人倦，而余尙羨其能周游全國，閱歷宏富，當不如我墨守此徑寸之地者。當吾母未捐館舍之時，余雖有遠心，顧不敢舍母而他適。今旣失母，覺四海均可爲家矣。惟不能咄嗟首塗者，以吾翁不以資假我，計無資焉得達。正於此時，近鎮適有盛會，余常於門外見獸人眩人，梨園子弟逐隊而過。余自念未經寓目，故赴會之意至切。迨旣散學，此等人咸就逆旅。余則直造門外，觀其所爲。且聞此等人作僮語，心殊好之。至於忘歸，因之必欲往觀其盛。一日午後，給假可半日，適有公車至其地。余心旌搖搖不能定，而湯麥司則決計必行。於是同購車票，登車。且行且思其事，自慶其眼福，以爲未晚當歸。勿令余師覺之。旣至會所，百戲皆具，作幻術，弄木偶，賽馬，鬪力，及演劇之場。余觀之，以爲見所未見。有一人以煙煤塗面，胡長及腹。尙有一人，飾男爲女，外衣整潔，中

襲襪縷。此長胡者。偁令下嫁。備種種醜狀。劇罷將歸。然猶婉戀不置。忽覓湯麥司。乃不之見。余四顧繁夥。應接無及。卽亦忘之。時天暮。會場已上燈。人聲愈雜。余尤駭怪。得未曾有。而簫鼓四發。人聲喧天。余此時如墜夢中。而夜中乃一無所覺。斗一追憶。宜歸學堂。顧覓車乃不可得。問夜何其。則中宵矣。余大震。覓車不得。而徒步又不辨道。卽歸而半夜款關。適撩監學之怒。是自拔虎鬚批龍鱗。余躊躇無措。知一歸必受殊刑。自念夏楚旣加。且須長跼。跼時頰復受批。思極。心緒乃冷如冰雪。覺此時所見。皆非樂境。倦極。遂臥於人家幃幔之下。以幔緣自蓋。防風露也。睡未移時。忽爲鬨笑之聲所震。聽之卽自劇場而來。余竊窺。則演劇者悉集於是。而日中以煙煤塗面作長胡者。今則洗滌淨盡。笑靨迎人。彼身扮女郎者。已卸粧坐其膝上。同呷盃茗。其餘雜色。笑聲震耳。余望之如身入他行星之內。別開一世界。且聽且視。其狀旣殊。其語復怪。在在出我意外。且此班人遊行四出。每得所遇。爭述以語衆。如鬪草焉。聞此等人。今日居是。明日復遷。余深服此等人翱翔國中。如生羽翮。心滋悅服而深慕之。乃

弗睡。至於空曠之地。碎其衣袴。以泥傅之。且竊取人之敝冠。以己冠易之。並挖泥塗面。遂入班中覓主者與言。主者爲胖人。衣白而腥膩。束以赤鞵。臉上傅色。尙未剝落。而雞翹之冠。尙冠其頭。踞高座執盃。見余乃上下睨視不已。而旁立者亦皆視余。問余曰。爾爲何地人。所自承者何技。余自云。曾傭於人家。爲人驅斥而出。顧投身污濁之地。恆不窮詰所自來。但寥寥數語。而聽者已動。余但言能作詩。且能跳舞。語未竟。主者曰。可。余自承不受值。但得飽已足。余蓋自學生程度。今成劇場小丑矣。主人命我於劇場開演時。塗面跳擲。招攬觀者。余乃衣紅衣。戴大面具。作笑靨。耳垂其肩。余自念以逃人爲此。觀者無覺。是間果可小隱。既登場。但覺歡樂。初不計有羞恥事。以余閱歷淺。胡辨人間之有貴賤。矧此時年甫十七。且自夏楚鋒中跳身而出。又失愛於父。有同孤孽。慈母復亡。鼻氏不齒。人境回頭。一無可戀。故以假面登場。竟視爲一時之倖。福矧吾之爲此。非甘趨於下流。亦知是中非復善地。可以託以終身。但興趣所觸。即可登場。余生平惡舊喜新。已奉告矣。故每事必欲親歷。始辨析其味。惟此

中濁穢之迹。余幸無染。混沌沌。竟無別其妍醜。凡此所言。均覺後談也。後此興盡。乃圖拔身而出。憶予方在劇場跳舞時。忽聞人中高言。有某翁失其子。苟能知狀。當予以厚酬。予聞之。卽余父所發遣之人。其人其狀。直指我耳。吾思吾父窘矣。思兒之念篤。則兒歸或不更困於野蠻塾師之鞭箠。時余同伴之人。聞聲幸不疑我。以此等人。方爲主者所徇。儘其心力。演唱以媚人。遂不以他人之事。蒙其心曲。而余百凡均任天而動。動合儀則。有時同伴批頰。初亦引避。久乃習之。不以爲迂。逾數日。會罷。舉其輜重先行。餘人則徐徐趁車而往。是中以流寓爲生活。移步換形。以得資之多寡。盈縮其飲食。會場若在村墟。則衆宿於小逆旅。苟處廣漠之區。則張幄依樹而睡。道行數日。見道上牛馬雜沓。余知去倫敦非遠。遠望煙焰漲天。人聲囂雜。空氣中幾爲濃霧壅塞。日脚不漏。不圖余第一次至倫敦。京畿之下。乃以梨園子弟進也。顧心乃一無所苦。自念此身不由鬻賣而來。不合者卽可以拔身自出。較諸同業者爲高。旣而經公園街車馬輻輳。御者麗服執金鞭。其行也至自如。車中麗人。奇服曠世無匹。

頸。白。如。天。鵝。之。羽。四。週。以。寶。鑽。圍。之。黑。髮。作。椎。結。中。綴。夜。光。之。珠。粉。臆。成。羊。脂。色。懸。以。絳。赤。之。寶。石。玉。臂。溫。香。瑯。琊。皆。金。釧。葱。尖。削。玉。玲。瓏。照。眼。余。村。居。中。乃。不。見。此。卽。夢。嚙。所。及。亦。不。狀。此。玉。人。予。自。顧。凡。猥。澀。濁。已。臻。極。地。思。得。其。人。爲。儷。偶。者。則。直。判。若。仙。凡。矣。余。於。春。杪。夏。初。之。間。逐。月。流。轉。於。倫。敦。之。間。眼。福。可。云。饜。足。惟。久。饜。則。倦。亦。如。其。初。余。以。爲。是。中。人。無。畛。域。皆。以。熙。皞。度。此。日。月。顧。乃。不。然。忌。刻。之。心。良。摯。每。製。一。新。衣。則。爭。着。之。綜。言。之。藝。卑。者。固。不。足。言。卽。技。精。而。資。重。亦。良。苦。故。諺。云。觀。劇。毋。問。其。登。場。時。當。於。收。局。後。定。甘。苦。也。余。先。爲。小。丑。後。此。欲。進。而。求。上。而。讒。言。乃。沓。至。主。者。初。不。之。許。而。主。者。之。夫。人。待。余。尙。以。禮。余。稍。安。之。時。女。脚。中。有。人。曰。科。侖。冰。余。登。場。恆。與。同。演。兩。情。頗。洽。科。侖。冰。靜。潔。善。巧。笑。一。女。郎。也。余。旣。愛。其。人。不。期。而。達。之。於。面。時。有。同。伴。亦。與。女。郎。善。其。人。可。二。十。六。歲。勇。力。絕。人。吾。力。乃。不。能。格。顧。余。舉。止。溫。雅。無。下。流。卑。瑣。之。習。惟。旣。有。此。資。卽。同。流。合。污。亦。不。能。遽。爾。磨。滅。彼。下。流。者。雖。百。方。亦。不。能。企。班。中。人。遂。呼。余。爲。上。流。雅。克。卽。科。侖。冰。亦。知。之。雖。以。彼。人。多。力。而。科。

俞冰仍屬心於我。時時輒作眉語。而同伴愈怒。方演劇時。則絕力擯余。余痛極。而彼尙詭笑。余下場。乃極力與辯。而同伴者竟以孺子見視。笑而揮我。就科俞冰前作鄙余狀。余益不能自忍。一日在倫敦之西。余仍爲小丑。而廣座之前。多貴伐女郎。咸以保母隨侍。而前巨紳之女亦在。即投詔而交責者女似知余。竊竊語其保氏。余乃不能自容。於是步武錯迕。此同伴者。乃力朴余。余大怒。狂跳而起。直撲取其面具。一拳力趣其鼻。血乃湧出。此同伴亦極力撲余。余遂奮不顧身。力與之角。余仆時。而科俞冰竟前助我。此時各有所助。遂分黨大鬪。主者力排。乃不能得時。爲王爲后。爲神爲鬼。各衣其所服。混戰較諸忒魯亞戰時。人鬼相爭。此爲第二見矣。劇場旣亂。觀者紛散。至於巡捕入時。大戰始已。而衣服毀敝無算。是夕竟無以登場。戰罷。主者問故。而罪魁乃遂及我。是中本專制之國。定讞至易。平日仇我之人。恆傲藐凌轢。故餘人乘亂而狙擊之。負傷滋重。并歸罪於余。且云科俞冰以指爪人。及余以脚蹴踏。均違法。立斥二人。外出。君試爲吾思。吾本書生。年纔十六。乃推余入諸漫漫人海之中。旣出。衣服盡

壞。而科命冰脂采爲淚華。所漬狼籍滿面。扶將而行。衆皆讓路。余雖愧赧。顧心念科命冰之見。遂蓋爲我也。此時余二人直同亞丹夏娃更落人間矣。四顧乃無栖託之地。科命冰雖從余。而尙時時迴顧劇篷之內。知不能歸。乃太息隨余而行。已而會場人聲樂聲。漸漸弗聞。而流氓諸雜技。亦列帳趨墟。余思既無地自容。不若投身其內。然自念劇場既不可託足。此輩更猥瑣無倫。因而復前。垂至稻草雅克逆旅。乃坐路碑之下。聞四嚮晚鐘皆動。獨余與科命冰仍無栖託之鄉。因思余今雖戰勝此同伴。而得科命冰。然又胡以處此女者。勿論不可以面吾親。卽家狗亦將逐彼。余正思索時。忽見有偉丈夫二。以手拊余背。余以爲暴客也。將與之鬪。而此人竟以手擒余。如舉嬰稚。尙有人曰。汝尙不足於痛乎。且汝作此態。胡以進見若父。蓋巨紳之女識余。偶告保氏。於是遂有人知狀。將以余求賞於吾父。余將力挽科命冰同行。而此二人者。乃力執余而去。拋科命冰弗顧。科命冰竟淚眼盼余。余後此亦不知其迹兆。此余第一次遊歷之結局止此矣。遙想到家則刑責當不知其如何暴酷。迨至。則吾翁鬻

顏悅色。大出余料之外。父言此子本有野性。今既倦遊。想彼野性發露已盡。後當無慮。余歸時。吾翁方燕獵客於家。因叩我以狀。余歷述無隱。衆乃大笑。中有一人。鑿其鼻。禮吾至厚。且微語吾父。言此子高抗。苟加以甄陶。可以成就。父曰。此子固活潑。惟當從夏楚之下。陶鎔之。或能成就。鑿鼻者。吾父所心悅者也。既得贊詞。乃視余較前爲重。自是以來。余偶有謬誤。父皆恕之。獨哦詩製曲。父大不爾。謂詩者委巷小兒女呻吟聲也。汝何爲效之。尤言余後來宜馳馬試劍而行獵。擁受巨產。哦詩之事。倩一窮酸者爲之足矣。余此時自泥滓拔身。看山索句之心。全息而知吾蹤跡者。咸用爲調。諷刺慈親。見背家中。觸目蒼涼。卽小園之中。刈草淋花。均吾母手治。今則蓬蒿彌望矣。余偶一刈治。且治且悲。往迹陳陳。均堪隕涕。而吾父仍令余往探舅氏。舅氏不喜不怒。處余如恆狀。至於吾此行蹤跡。舅氏能知與否。則不可知。以舅氏寡言。長日皆暗默如石人。余既省舅氏歸。余翁挾予行獵。行獵之後。鑿鼻者尤禮重余。蓋石隱林深。衆不敢窺。足余怒馬獨出。恆履人不敢至之地。獵罷而飲。吾父論朝事。余既閱

歷於外亦粗能應對實則吾父良未諳政治之學直好作議論論次恆不直予吾父宗旨悅無限之君權張舊教之威儀余則微有異同故於論政之時殊不見悅於吾父且予年方壯偶得寸解輒求逞於人卽詞窮猶且負固不服而吾父者不悅後生縱其論說然經余問難初不能答但曰更言者答汝矣後此見余隨事逞其詞鋒乃復不悅而躄鼻者亦漸厭予以一日此老墜騎余不顧而馳因而恨我余家居復成孤子幸牧師三女均好予此三女卽傳抄我詩者余當日已引爲知己顧此三女既耽詩詞且精科學均其母所授母蓋名媛能文章且精於植物學每拈花鬪草咸能一一舉名且以科學中名詞稱之又人人能奏雅樂私居案上堆滿石質及羣鳥之卵所有文具恆自繕繪以漆塗之光澤鑑人卽刺繡亦工並能爲意大利法蘭西語莎士比所爲詩則背誦爛熟無一子遺地質之學亦微窺涉常出剖巨石令碎村人見之咸駭莫審所爲吾之告君胡以詳叙其才調正以三女皆才而降格禮余至此足知余所蘊者之亦非淺矣此三女咸許余後此必足名世但以此次潛身冒入梨

園卽以此見其摠略。以莎士比當日亦曾蹈此耳。衆咸知莎士比妙年曾盜人鹿。並與儉荒同處。是其確證。余聞言大悅。自命決爲莎士比矣。三女中少者尤無倫。與余深契。通其款曲。其人弱不勝衣。散髮被其肩。能爲詩。常與余酬答。尤悅樂譜。余乃授以羅密歐及周立葉鍾情事。余卽令其演周立葉靚粧。坐月中。余立花叢。作羅密歐狀。自是日益親稔。私冀得伉儷之好。顧乃爲牧師所聞。牧師之爲人嗜書如命。凡三女所爲一不之審。是日余作羅密歐狀。牧師偶自窗中見我。且余在逃時。牧師亦微聞之。深加唾棄。謂余蕩子。非佳子弟。後此牧師以告諸吾父。一日詔余爲狀頗厲。且曰。以爾年事當入大學。余自計入此以後。必遇巨紳之女。則余詭秘行藏。行將爲彼姍笑。願有天幸。阿翁斗變其宗旨。令余附學於人家。事牧師爲師。牧師者。吾母生時所盛稱其品學者也。余以吾母禮重之人。遂慨然赴塾。牧師者。前曾議婚於母氏。願以門望弗值。遂罷。然其人殊可景仰者也。旣爲牧師。力以振貧拔苦爲事。牧師家去余未甚遠。所牧之地。咸欣悅受其範圍。吾第一次禮牧師。牧師方蔭林木而坐。屋次

有小園亭。學生四五列坐其次。如子之依母。吾既進禮。乃大加賞接。狀至稔密。牧師家貧。乃授徒以補其不足。而爲父母者。爭欲託子弟於其人。匪特學問有資。半亦薰沐其道德。師不厲而溫。處學生如小友。而學生仰師道貌。自生寅畏之心。顧師之德器。雖出余口之頌揚。然皆紀實之語。蓋余淺微之學問。得至今存者。均師所授也。師待人以誠慤。不爲巖峻之行。卽嬉戲之事。亦往往雜余輩而爲之。惟余偶有隱慝。師皆揭除無隱。余事師未久。而師之知我已洞澈其中邊。余浪遊久。凡耳食之談。如宗教。如政治。偶有所觸。卽發議論。師知余護前。亦不抑斷其興趣。乃徐徐導我以正。師固遏我囂張之性。然未嘗卽衆中摧抑。令余弗堪。余後此稍放光明。乃大覺前事之爲過。舉因是心悅誠服。膜拜無數。稍稍出其所作詩。求師削政。師讀已微笑拱手。還余。不加可否。明日令余爲算學。師講授時。咸霽顏不露其道貌。余偶有所誤。師以善氣誘我。咄嗟之間。已隨師跬步。而出且。不期而鼓盪其志氣。望善而趣。無待鞭策。覺前此所百料。莫及。今亦遊行自在。爲之師每讀書。恆以目視我。而其授學時。非復塾

師之恆狀。課時余甚自如。師但言課程。驅余按序而造。初不覺苦。雖罷課。尚循循誘以他學。卽嬉戲之中。教育之範圍。亦靡所不在。有時挾我野行。有時同坐於阿馮河岸。織草之上。取名人列傳及其言行之錄。一一詔余。凡人於曠神怡性之區。施以訓誨。則天君旣泰。入腦尤深。至今高曠之思。凌虛之想。均得力於此時之教育也。惟余學問雖進而吟癖終不之除。每遇晴明之候。鳥語蠶聲。花香竹韻。多乘閒竊出流覽。河次景物。以取詩料。師或見問。余則言河次爲莎士比陳迹。不時憑弔。以伸古懷。余尙憶當日偃臥河瀕。見流水淙淙。自斷橋而出。細草如氈。殘堡巋然而立。因念莎士比當日不知在此消幾許年光矣。師有時見余竊出。卽與同行。師因指示余。以爲詩之宗旨。意在黜邪而崇正。不爲浮妄所窘。嗟夫。果使早從吾師者。所學甯止於是。覺前此所縱橫。吞吐無次之殘篇。師今一一就吾靈府中。加以皮置而清理之。蓋余心茅塞。師之剷刈。如去稂莠而植嘉禾。自經吾師陶鎔。知縱具聰明。非澤以學問。亦無所濟。乃不敢自命爲第二莎士比矣。余方受益滋多時。而吾師忽逝。是日。余覺天荒地

老不能爲情。時同學諸子共集病榻之下。而師則一一贈言。謂若輩昔日同居。今日離索。然須各自奮勉。各自珍重。以爲君子。而於余尤覺依依。堅執余手言曰。若母身後。僅爾一人。爾當從容禮法之途。加之以學問。爲若母光。迨志咽神昏。而脣尙翕張。似爲余申禱者。吾師旣逝。余手尙在亡師掌握。下窆之日。同學皆集。無一人不枯。其淚。眼。村。人。見。狀。知。酸。心。已。極。咸。爲。雪。涕。旣。葬。同。學。相。視。無。語。各。把。握。移。時。而。散。師。者。能奮發余之天良。能使同學膠附無忤。此在師表中。無第二人者。後此每遇同學。輒迴念吾師。而爲善之心。油然而生。於不覺。後此遂入牛津大學堂。初入時。心頗感動。以此學堂開創最古。成規舊矩。均嚴肅無有倫比。其地經教皇落成。宏麗之規。歷歷見之史冊。生人懷古之心。余固無知識。然追念古昔。心亦惓然。且亡師亦出身其內。恆道及堂中軌範。余今日身履其地。不禁心爲肅然。始入此堂。心滋悅懌。以堂構皆出古制。瞻仰咸動古心。幾自謂身爲古人矣。夜中恆至學生會聚之所。觀其調琴作書。且循行河岸。夾岸榆樹參天。其地名曰愛迭生路。以愛迭生生時。恆游涉於此。書

樓藏書尤夥。余每至樓中。翻掀隨意。取其適懷者讀之。大學堂體製宏大。處置學生無齷齪之苛禮。而余高曠之念復萌。覺但有此。亦於學術無礙。蓋余雖心跼蹐。而長日尙爲程式所束。初不他逸。方十三世紀之初年。教會與大學爲難。因是故家子弟。初不敢置身其間。以皇家右教。教士之所弗悅。卽國法之所弗貸。至有二人賜纆者。今則風氣大開。因之貴胄望族。咸以英少至此聽講。至以得入是間爲榮者。余不幸乃投身紈袴之中。彼輩恆以暇。出爲狹斜之遊。謂用功適以自困。並謂天下惟鈍根始伏案。若聰明人者。一蹴及耳。夫以彼輩之言如此。則余亦不自屈於鈍根。因亦廢書不讀。追逐彼輩之後。此時亦多得錢於吾父。得稍稍以資敵若輩。且鍊習技擊。緣橦之屬。下及於漁釣。房中所有者。馬策、魚竿、鈍鋒之劍、鳥槍、及武技之拳襯。一日余父省余。叩以功課所有。並問行獵之事。並觀吾獵具。問技師曾教爾以獵狐之法否。且汝自試其眼光何如者。余因招邀數友。隨吾父行獵。貢其所能。以媚吾父。吾父滋悅。少須余婚期至矣。而情愛無因而自生。時高街有店肆中一女郎。筦肆事。余頗悅。

近其人。而同學中亦咸注意。余作數詩頌其美。半罄其有。購取無用之物。冀以時晤女郎而已。女父則老悖而寡趣。戴厚重之假髮。慎守其女。嚴如防囚。大抵肆近學堂。則其二親之訓女也。亦滋甚。亦人情之恆。余謀結歡於老人。冀以自進。顧乃見格莫進。頗以笑語調翁。翁則冷如冰雪。天下老人。固能使人無歡。而此老爲尤甚。其人大類受創不死之狸。狂慧黠。避人。無有能尙之者。每遇禮拜之日。以手嚴挾其女兒。如雌虎之衛其兒。學生無復敢近。顧雖如是。余恆以秘法能與彼女接談。彼旣設肆。則簡擇貨物。可以往來商權其價。翻覆檢勘其疵。累累辨駁。故延宕其晷刻。以親近玉人。當紛呶時。即以情詩秘授其女。有時一辨士。故予以先零。令彼往還。躑躅以餘錢。見授受時。以指密挑其皓腕。久久似悅。吾詩。余常見其人向藏書樓假書觀之。則知是女之耽文墨矣。余因以詩之功用。鈎取此女之心。屬余。後此竟得一約會之期。然其父乃不之縱。黃昏卽鑷其扉。顧此翁之備愈嚴。而吾向往之心。逾篤。議與聚首。卽在女之臥室。余決計踰牆而入。實則與女之會。究有何圖。殊亦不自審量。余初無邪。

念抑亦不云善心特心愛是女。思欲久久把晤。以寫吾心。竟倉卒與之訂約。迨百事皆備。忽爾自問此行乃爲玷辱處子事耶。因復自斥曰。安有是者。則又計曰。遁耶。實則遁亦無之。宛轉思維。僅有圖娶之一法。顧以清白之家。乃與伶人之女爲偶。自問殊辱。輾轉思維。弗娶弗亂。約何爲者。忽自言曰。今且謀聚。後此容更圖之。迨夜自出。路上已無行人。遂以口號示女。女自樓上啓窗而牆上復有窗檻。足以容足。余乃凌窗戶而上。上時心頗怔忡。垂入矣。而窗中迎我。乃非玉人。觸手者。老人假髮也。此時手爲所引。余力拔不得出。老人則大呼捉賊。復以一手引杖。擊余。余急縮其手。而杖如雨下。余冠亦不能禦。此老腕則運動如飛。余遂失足墜樓。巡捕已四集。似豫部署者。不爾當不如是之迅。墜時傷足。初不能遁。巡捕得余。以我爲盜。余計行竊者不能遁。科網若自承。苟且之事。尙可曲赦。乃實言以家世名姓。巡捕匿笑不止。此余第二次作詩之讞也。自余投詩於女。竟爲老人所得。約會之事。初不之知。顧讀余詩意。知必有此。故夙爲之備。今日之禮。固久儲以待。佳客者。此時老人亦出。見余創額而

傷足。怒亦少霽。且以板扉昇歸學堂。闔者起而迎余。乃大駭。明日國中咸聞有是事。幸塾師初不之聞。而同輩後此咸引是爲余笑柄。余養創數月。乃自緜臘丁文之哲學。忽得女郎一箋。訛謬百出。自矢此次非惡作劇。蓋消息爲阿翁所得。因而中變至此。而此心固已屬君。至死無餒。余得書置勿理。卽詩興亦因而中斷。哲學家曾言婦人楊花也。飄蕩乃無定所。顧此女者似較楊花爲勝。彼爲余守貞果。至於數月而後已。此滋難也。尋女父偪彼嫁一市僧。僧之事女甚誠。女縱弗悅。而其夫竟能令女爲安富尊榮之主婦。尤能成女爲兒女。繞膝之慈親。至今家居樂也。自是以來。余之居大學堂中。亦不瑣瑣而識綜言之學術。與惡道雜投。直至於二十歲未逾。余之生辰而吾父已捐館。余大悲。以爲父雖嚴毅實納。余於善。今更喪父。余於世界中益覺孑然。旣歸。慘淡荒涼。余竟爲此家之主。且夕食息。咸動悲梗。偶至餐房。見吾父馬箠獵具。俱懸壁上。書卷亦狼籍案上。而小狗失其主人。則近爐而眠。此狗初不媚我。今忽出舌舐吾手。意似媚新主。且引目四盼而悲鳴。復微搖其尾。引首仰余。作乞憐狀。余

曰。傷哉。狗也。今余與爾均無依賴之人。後此當互相憫恤矣。自是以來。狗無一息去。余惟余初未嘗涉足。亡母之闈。一望帷幔。心卽崩裂。而母影尙存。余注視覺。吾母以慈惠之眼。遙遙顧余。余淚竟奔迸。不可止。余生爲蕩子於物無情。乃慈母深恩。終始不能忍。置時。余年尙壯。不能積憂於懷。久復宣暢。似有反震之力。不爲殷憂所遏。乃小部署家事。悉變售其遺產。資固不多。然以詩人筆墨。則必張大其狀。不逾數月。舉一切應有之物。悉化爲金錢。繫之腰橐。思一至倫敦。自尋行樂之地。自念以青年之身。憑此已有之資。足供揮霍。矧有外氏巨產。可爲後備之軍。彼余之同學。其肆力學問者。蓋欲赤手圖成耳。余則後望方侈。胡用此自困。乃購一雙馬之車。飄然竟赴倫敦。道經舊日劇場。大有物換星移之感。一日過稻草雅各村莊中。覓科侖冰別我之故地。徘徊愴喟。久之曰。傷哉。科侖冰。爾良爲膽智之女子。當余落漠之時。爾垂青至此。又烏能不感者。因之心緒潮湧。遂又排斥而去。揚鞭遂行。每過村莊。余乃自炫其駕御之能。村人羣相駐目。將出村時。而馬之御勒脫。余乃停車迴顧。有小酒肆。肆人

方執杯售客。余呼曰。趣助我理銜勒。肆人果至。其妻聞聲亦出。坦胸抱乳。兒其後。尙隨其二子。余望之大震。初以目眩也。細審此肆人。則劇場毆我者。坦懷之婦。則科侖冰也。余年旣長。衣服華美。女亦不辨爲余。余一見而心緒乃潮湧。已觀其肆。似足自立。心亦稍慰。迨銜勒已整。余即出一金錢。無心一擲。竟落科侖冰懷之中。佯爲舉鞭而鞭。絲竟拂肆人之頰。而馬騁如飛。肆人駭顧而車已奔騰遠矣。此次恩怨分明於心。滋適。余腰纏旣廣。身入京畿。冀與一時名士酬酢。居行館。製麗服。舉當日所得行獵擊劍之技。稍出試之。時髦頗相宗尙。而京畿劍客。於是日引而親余。顧余尙意氣。因而頗有損失。仍不措意。顧此狎客場中。薰蕕雜進。無有省擇。余一日忽與一闖者較藝。英之力人也。顧彼力固猛。而吾技甚精。卒乃踣之。然面部亦創。臥病至於涉旬未出。余之爲人。初不中悔。至是頗怏怏。不自聊賴。謂此狎客之場。貴賤成爲平等。吾何事乃狂擲此性命於弗顧。惟此時風尙實。以比劍爲尙武之精神。余意以是爲武。直狗鬪耳。且上至勳爵。下及鼠竊。一至是中。均可平等。流品之溷淆極矣。余大悟。

決不更入。迨病愈。遂往來於女士之間。顧此中關鍵。設余致其心思。良可造其峯極。惟爲力過勞。不自適也。天下廢寢食。瘠肌膚。與人爭一絕豔之人。其難有不可言喻者。余於是舍難而圖易。猶之流覽名構。不趨其堂寢。但造其旁屋。覺此第二流人物。收羅較易。但播其種。即已收穫。時有無數閨秀爭進。而延我。余風標門地。均不居人。後羣女中恆竊議此少年。殊不惡學術。既高後望。尤侈。余初入粉圍香陣之中。覺隨地皆成新賞。所求輒獲。無待思索。尋亦不復爲詩。但縱吾慾。所至不知其身。在何所。逾時神亦少靖。以余初至時。目瞳粉黛。初無定嚮。已而得一情人矣。其人貌佳而性亢。與其未嫁之從母同至擇壻。此女居村。已稱國色。迨至倫敦。傾靡者亦衆。方其至時。其親屬恆言。此去當奪無數少年魂魄。且囑其擇配宜。苟勿漫失。身從母告人。非勸爵者。不與偶。顧乃無錢。而五等之爵。渺然弗至。夏令既過。而此女希冀之心亦少殺。當其降志之時。余適奉身以進。女及從母頗推誠待余。余固無爵。而後此之希望。則人人知之。時有爭寵之。二人皆摧挫以去。余遂獨據其寵。彼二人者。一爲貧爵之

子。一爲陸軍大尉。余此時不爲鹵莽之行。出以浸漬之法。每日必御車過其門。過時必見女郎臨窗而展書。余詩興復動。乃作長篇。不著姓名。自郵致之。惟筆蹟。女則辨之。乃佯若弗審者。一日余至其家。且曰。此誰氏筆耶。其從母則以眼鏡讀之曰。此詩滋佳。非復凡手。顧此女時時挑我以求婚之機倪。余乃終不之泄。正防女非真心屬我。而姑氏之要求復侈。慮不能堪。後此隨其姑氏回村。且告余村間風物殊勝。而往來均彬雅之流。女歸不逾時。余已至矣。至時以盛服。明日適爲禮拜之辰。余遂與此玉人同坐。演說旣罷。堂中咸嘖嘖私詢余名。問答者。均稱余門地學術及後此之希望。村名曰禮拜堂村。以村中有禮拜堂甚古。因而得名。余身至其地。覺俗尙大異於他處。堂中儀節。咸崇古制。狀似前代廟庭。氣象幽肅。蓋村小而堂巨。不覺堂中幽肅之氣。乃浸漬於村間。亦寂寞無有生氣。祈禱日凡二次。行禮則洞洞屬屬然。風琴之聲雜祈禱之聲。聞於村間。大似長日中皆安息日。余旣至村。女郎姑氏爲余介紹見其戚畹。其中多式微之紳舊。而趾高氣揚之派。則人人咸具。而交游初不外越。但卽

故家中取友。因寡新交。似古時禮節。留貽其間。彼此問饋。作賤起居。此近時所不爲者。而是間仍續續而有。蓋此故家人。守其先疇。他無展布。故酬應末節。據爲禮要。余一日見巨伐之門。有老蒼頭。捧銀盤中。寘小食物。不及一握。而肅恭之狀。令人改容。晚來雖有雅會。則質而無華。少女彈琴。中婦雅談。未及夜中。良會已散。不御車馬。但用籃輿。且並籃輿。亦不數見。餘人則着屐侍者。以燈引道而去。余初輕巖村人。以爲衣服車馬。足以炫耀其耳目。顧乃無歆羨之者。目接初不爲異。又禮拜堂立自古昔。村人復多信道。牧師往來如織。以余叢過冒罪之人。見之深滋媿赧。而女郎之姑氏。逢人必道余詩。謂爲才士。果使出吾詩於女郎之前。則豔體尙足瑩目。而姑氏則示之牧師。此牧師者。村中文章宗匠也。清臞溫雅。飽讀羣書。委巷小家之詩。實無足動其盼睠。蓋吾詩才氣充溢。牧師觀已。哂曰。此非臘丁詩家正宗也。牧師之言。旣出而前此老婦人。亟稱余詩者。聞非正宗。乃亦噤口不道。余詩而少年女郎。則無一人譏我者。余因思天下文章。惟取正於少年人。始有標準。若老輩則沈浸於古時文字。筋

脈皆冷。安知余詩之趣。此時適有大茶會。遠近耆碩名流咸戾。余亦盛服而往。計於今夕爲最後之搏戰。要取此女郎之心。迨進門。少年女士咸迴首面余。衣裳綵繡之聲四徹。余今日本有所圖。故用酒以佐吾氣。用助談鋒。余憶偶有所言。衆必傾聽。余方得意之時。瞥見物隅有人聚而私議。已而愈集。愈夥。有竊笑者。笑已。爭視余。視已。復笑。尙有數人聞已。趨告其女友。語後衆皆屬目。爭露其嗤鄙之狀。余四顧不審。所爲乃臨鏡自照。疑衣服弗整爲人所嗤。已乃自覺峻整。無有乖異。乃自思。吾必傾吐妙語。爲衆所播。因而駭衆。然更炫才以靡座人。因而漫步至人叢中。與之作調詼。語而聞者皆掩口如覩醜狀。余尙弗審。且行且笑。以爲衆皆好我。迨行入衆中。衆咸分裂如避惡物。余一顧知大事去矣。此時余同里巨紳之女亦在其中。揭吾劣迹。用告會衆。因而蟻我。余見此女作嗤鄙之狀。使人莫堪。此時顏如渥丹。無可自置其身。不審何故。竟能逃會而去。去後笑聲四達。剛出門時。而此巨紳之女復對吾求婚之女。耶耳。語女郎凝睇若視。予不值一錢者。余大奔歸。寓明日侵晨立遁。至於禮拜堂塔。

尖。不。見。頰。容。始。斂。於。是。復。至。倫。敦。囊。橐。旣。空。精。神。亦。敝。情。愛。之。絲。中。斷。豪。宕。之。興。頓。消。貨。馬。售。車。用。作。歸。計。立。時。爲。徒。步。之。人。顧。後。望。尙。多。即。乞。貸。於。人。人。將。許。我。惟。余。氣。概。凜。然。不。欲。覲。顏。以。媚。衆。今。且。嗇。用。吾。錢。以。待。舅。氏。之。產。旣。至。故。鄉。杜。門。弗。出。長。日。讀。書。高。抗。之。氣。旣。衰。而。寒。衰。之。狀。已。露。故。交。密。友。見。皆。避。路。余。心。尙。不。引。以。爲。恨。蓋。此。輩。之。待。我。適。如。我。意。方。我。揮。霍。彼。則。助。我。豪。侈。我。今。甯。居。彼。復。屏。其。踪。跡。殊。稱。我。也。天。下。朋。友。能。曲。體。人。情。安。得。謂。非。良。友。者。正。於。此。時。聞。余。舅。病。革。余。急。往。省。之。見。侍。疾。者。爲。鐵。約。翰。及。其。女。彼。赤。髮。之。童。子。亦。在。側。余。入。時。鐵。約。翰。引。吭。作。聲。似。破。篋。受。風。有。人。開。闔。狀。然。微。有。笑。靨。而。此。女。人。則。隅。坐。脣。吻。翕。關。如。祈。禱。赤。髮。童。子。則。遙。立。四。盼。吾。舅。仰。面。而。臥。屋。中。無。火。且。無。病。人。應。須。之。物。事。承。塵。蛛。網。已。滿。帷。幔。則。塵。灰。叢。積。牀。下。金。篋。微。露。其。角。余。已。見。之。壁。上。刀。一。槍。一。此。余。舅。用。以。自。衛。其。產。者。病。不。延。醫。坐。聽。其。死。几。上。塵。封。似。數。日。不。陳。匕。鬯。者。余。初。入。時。舅。仰。面。視。天。張。吻。不。言。意。其。死。矣。旣。聞。余。至。則。轉。目。稍。視。微。笑。點。首。吾。以。此。笑。爲。第。一。次。萬。感。交。集。自。念。

吾舅胡以擯余。余果在側。則舅亦不至委頓至此。舅極力自振。謂余曰。甥來良佳。吾將瞑目。因指几上小匣。緘鏹甚固。謂予曰。吾死後。吾甥啓此。方知余之不忘吾甥也。余大感慟。引舅之手。置之胸次。淚滿其眶。坐於榻前。舅乃無語。顧雖無語。見余輒微哂。且指几之小匣。迨日光向晚。而舅之神氣亦索。漸漸至於日入氣盡矣。余大哭。四顧無期功之親。至於心痛。自謂舅之臨終。乃加余以恩意。此德何復可忘。夜中令約翰守視。余乃歸宿。是夜大風雨。如鳴。余之哀怨焉者。此二狗亦時時嗥吠。似哀其主人之死。余房中燃蠟。而鐵約翰大有吝色。余輾轉不能寐。既念舅氏死狀。復思得產之後。將何以處置此產者。遲明即起。備爲亡舅下窆。余頗從豐。第無人臨弔而已。亦知老舅平日開罪於人。遂不計告賓從。以臨死不葬先塋。以舅生時大忤其父母。故不欲暱就其親。凡葬費均余餘囊所蓄。且延牧師及律師。明日至此開讀遺囑。且以盛饌款之。似此老屋之中。極六十七年不之見者。食已。令鐵約翰及女與孫咸戾共聽。遂出小匣於几。出其緘鏹。初無遺囑。即余所詠空中樓閣詩。譏余舅者。赫然觸余。

自聞吾言者。須知此老人不言不笑。中乃念及十數歲之小兒。遊戲之語。飲恨啣仇。至於沒世。言之當無見信者。今方知臨命之笑。非好我也。譏我也。此老兇狡。至是實爲余所不料。及牧師及律師皆愕。而鐵約翰者進曰。公欲遺囑耶。我固有之一笑。而去。余知此一笑大有機鋒。旣至出遺囑處。處合律。囑曰。中區一分。分鐵約翰。及其女。其餘盡賜赤髮之小兒。且囑中言此赤髮之兒。已所生者。蓋吾舅夙與鐵約翰之女私通生子。故此產乃不屬余。且云。吾甥喜詩。必不屑於受產。乃命其子修治屋角。安頓。詩人勿受屋賃。



小 本 小 說

倫理美淵 萬里尋親記 一册一角

冒險 金銀島 一册一角

偵探 白巾人 二册二角

偵探 車中毒針 一册一角

偵探 七醫士案 一册一角

偵探 寶石城 一册一角

偵探 雙指印 一册一角

偵探 指環黨 一册一角

偵探 毒藥罇 一册一角

警世 一束綠 一册一角

義俠 雙鴛侶 一册一角

社會 老殘游記 二册三角

社會 白頭少年 一册一角

社會 蘆花餘孽 一册一角

言情 媒孽奇談 一册一角

滑稽 旅行述異 二册三角

滑稽 化身奇談 一册一角

偵探 桑伯勒包探案 一册一角

偵探 多那文包探案 一册一角

偵探 圓室案 一册一角

商界必讀之要書

共和國教科書

新商業

每冊一角四分

七分

新制高等小學第二第三年授商業本書即搜集各種最新材料編為四冊每學年用二冊適供高等小學校之用

訂正 商業教科書

三冊 第一冊 二冊 三冊

一角半 各角半

第一冊述商業之起源貨幣買賣及店主夥友徒弟之道第二冊述補助商業而注重輪船鐵道郵政電報電話等之交通及中國簿記第三冊述銀行錢店公估局當舖等情形而注重組織公司之法第四冊述保險關稅釐金及西式簿記

萬國商業歷史

一冊

六角

交通日便商戰日烈由古迄今及各國互相關係之道非深加考覈無以通曉是編紀述詳明足資參考

世界商業史

一冊

六角

是書共分四編(一)太古之商業(二)中世紀之商業(三)近世紀之商業(四)最近世紀之商業凡東西洋各國商業之概觀及趨勢言之極詳

商業理財學

一冊

三角

凡貿易之方法金幣之定差與夫銀行托辣斯新迪開替諸事皆無不剖析言之

商業簿記教科書

一冊

八角

商業最重簿記各國皆列為專科此書譯筆明晰授徒自習均甚便利

商業文件舉隅

一冊

三角

商業應用文件格式甚多倉猝起草輒以無從摹仿不合程式為憾本館因特廣為搜采凡簿冊契據表單等件多至百餘種鉅細不遺莫不示以定式其詳細周密為向來各書所未有商界諸君臨時檢查極為便利

新撰商業尺牘

二冊

三角


是書文字平易雅潔無艱深陋俗之弊備載貿易情形切合時用將使商界中人於肄習尺牘之餘並能通曉商情

新撰普通尺牘

二冊

五角

是編分類二十有八凡四百十有六函稿皆切合時用擬事周詳聯詞精當不拘一格各得其宜



林 譯
小 說 叢 書

第 三 十 七 編

滑 稽 小 說

旅 行 述 異

卷 下

上 海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版 出 館 書 印 務 商

杭

州西

湖為吾

國第一名

勝惟山水繁

複無人指導易

入迷津本館特編

是書舉凡各處名勝

之距離遊覽之塗徑無

不詳載並將食宿交通一

切應曉之事以及蘇浙舟車

價目章程悉為登錄且附西湖

全圖及各景插圖共有三十九幅

新出

西湖

遊覽

指南

四角

南四角

(均係二年十月攝影凡遊玩費用時

刻又皆一一說明以免糜款耗時

之累誠遊覽西湖者必備之書

調查精確

搜輯完備

印刷精良

佳製焉

旅行述異卷下

美國華盛頓歐文著

閩縣林紓

仁和魏易

同譯

落魄詩人

白克宋語及舅氏死後。傷心已極。逾久憤平。乃更述曰。余既失望。遂與舅家長謝。此時。在世界中實不掛一絲而行。凡事委諸天命。又念後此胡以自聊。自少及今。初未置念。以爲後望方無窮期。今則不留一黍。既無戚畹。足以商榷。似欲與世界爲別。父母親屬。退如夕沙。大類空舟。擱諸淺瀨之上。生平固不爲憂困。至此亦大窮偏。頗思求食於外。願世界茫茫。何從覓得點金之石。前此需錢。求諸囊中。設囊中罄者。直待家人見遺。謂人生於世。凡空閒之日月。當以樂事填滿其中。至是長日爲衣食奔波。食後更須致力。惟此致力之後。尤必援引其力。至於綵久。似此情狀。爲余生平所未遇者。其在他人。尙且爲恆事。而余百凡無恃。但恃後望。又安知此。後此則常行於舊

日釣游之地。以日無所事。不能不作此閒行。既而自念無家。行亦將與是間永別。方余徘徊故地時。大類商舶已沈舵工。尙引桅杆求活者。欲圖全地勢。當仍投海中求岸。而上一日。余坐高阜之上。引領望余故居。自咎先人故宅。胡爲輕鬻於人。時新主人。盛加塗塈。伐樹拓地。花園舊址。成爲織草球場。余不顧他行。自念天下人。必受顛沛。心思方能歸宿。今滿腔均爲世故。填塞矣。邈迤忽至書塾之前。村童尙未知余卽數年前圖看會場。一失其足。遂凌夷至此者。靜觀學生。皆天真爛漫。一如余往日行藏。余於是身倚闌干。細數舊日嬉遊之所。覺草場較當日爲少。而巨紳之園。其大亦不如往日。即遙山一片。初謂山後必宅仙人。今亦無其妄念。往來微步。忽逢故師。師者爲吾當日立誓所必欲復仇者也。今長矣。復仇之心。已消歸無。有數年之中。彼蒼竟就成我爲健碩之人。師亦鎔化爲龍鍾之叟。余自念此等人。吾何爲懼之。師盤跚而行。將近階級。乃不能上。余力前引之。師愕顧。乃不識余。且致誠款。余亦不言姓名。惟鞠躬而已。心中自念。師平日責我冀我成就。然成空矣。師恆斥言。吾身必無成就。

今乃果應師言。凡此歷史。均余所不欲示人者。惟今日自述其不肖。則不妨敘其苦。況怨艾既深。久乃往省吾母之墓。須知天下人非至窮途。必不反本。余前此何嘗念及亡母。既至。則蓬蒿没人。乃力拔其草。指爲棘刺。余亦弗顧。坐披莓苔。讀墓銘。讀而更讀。前此蘊苦不言。一見墳臺。乃不能更蘊。伏地大哭不已。嗟夫。天下小兒。躬依其母。又安知母之苦心者。混混光陰。竟弗迴思。慈親之苦。況直至其死。而世上憂煩。遂彌天而來。此時欲更覓如吾母者。百覓均不可得矣。以母之愛我。我愛我身也。他人愛我。則各有所圖。不云眞愛。嗟夫。吾此時果憶得亡母矣。方余無知無識之時。何嘗不愛吾母。第不如今之所愛者。爲眞思及幼時。臥於搖牀之中。母百端擁衛。百無所怖。今何如者。已復大哭曰。吾願身依吾母。栖此重陰。不願重見天日。茹此艱苦。哭後畧舒似心。中憤鬱均爲此哭。洩盡。起立自念。吾之伶仃。想慈母已知余苦。況矣。時墳草尙蓬蓬然。余力爲之拔。而淚墜草間。但似爲愛情所動。亦不類前此之酸楚。自謂此身落魄。幸未爲慈母所見。用此聊以自慰。已而席地四觀。聞農人荷鋤而歸。噫。唇作

響致足樂也。余得新來空氣渣滓一空而淚痕亦爲風乾。不似前此之淋浪。忽聞樹上黃鸝作聲。詩興復動。因曰。吾業已蕩胡不以詩自圖其生前此之詩蕩詩也。今若罄吾思力爲之。或能動聽。於是心思一動。氣亦旋平。似有柄握在胸。且此心肇自母墳。或吾母冥中指引。亦未可料。因立志爲人。請吾母鑒臨。萬萬不爲苟且之事。若第二次至此。必有以對吾母矣。余卽於墳上掇野芳用爲吾母之紀念物。於是第三次至倫敦。將以文人生業圖食於京畿之下。白克宋語至此止。余張目將聽白克宋告余以文人生活。顧白克宋似有所觸。移時無聲。余需久。卽曰。君爲文人後。其業尙如何者。白克宋曰。此節文章可勿宣暴。留此秘密之軌道。俟後此之爲文人者。作上界清都之盼望。且令後人讀吾文章。觀文境之佳。必謂此文人者。定風流冠世之人。故吾意但欲世人豔波斯之錦。不欲世人見波斯之蠶。蠶態蠢蠢蠕蠕。甯足觀耶。余曰。君旣不言。惟君後。此與舅家空中樓閣尙有轆轤乎。白克宋曰。可。

余久不聞余中表遺事而余心隱痛乃不欲竟聞之一日忽有事經彼村不期思入省之探諸村人爭言此赤髮之中表一無知覺但暴戾耳衆以彼爲愚咸屏不與交卽求婚於牧師之女咸不之許於是門客皆村間無賴鬻集其門冀得小利益以自甦其餒困於是廣畜狗馬饗堂之上竄人羅列爭貢媚詞有時無賴偶弗至則卽其傭奴酣飲至傭奴亦不齒紋其人顧雖如是而齷齪刻覈亦正如吾舅每進款十者但用其三必餘七斂藏遂密之地所僱傭匪特守戶而汎埽且兼治田園中稍糞除翳穢種白菜蘿蔔之屬案上列饋至夥然皆極賤之品所飲酒但烈無醖以醇貴而烈賤也雖平日享客有似飼狗傲兀之態恆強人以迎逢鐵約翰者外大父也以赤髮中表待之絕苛受產以後遂分析而居遷居鄰村小屋中享其主人所賜之遺田居村伏匿如鼠之居穴白晝無復見人此赤髮者幸善其母乃仍同居顧其母賤種初無主婦之威儀乃下同傭作凡淘汰洗滌墾治糞除朝暮任之無懟長日伏居廚下之時多逾寢室及退閒室也此則村人之告余者因思親戚中乃復有此當一覘

其異。遂變服。往赤髮子。覩余。面不數矧。余又鬢鬢矣。當不之識。聞此子喜牛。侈其牛種。乃僞爲買販之狀。下午三句鐘後。始至其門。有一女傭啟扉。雙露其臍。余入門時。乃大異。其始尙有臃腫之樹。今盡薪之矣。草長沒人。園中尙留餘樹。則爭伸長。臂作怒。拏枯枝。突出狀。至醜。厲牛在荒草。恣其吞嚼。無有所擇。鵝鴨爭浴於魚沼。中沼乃無魚。自門及階。無有車轍之迹。以此間無客。客至則皆徒。不以車也。村人告余。此赤髮者。曾出其父之破車。加以修飾。將至禮拜堂。踞獨榻。以傲衆。迨一出門。而村人叱咤罵詈之聲。四徹。赤髮者自是亦不復御。此余入門時。羣狗嗥吠。爭出。中有數狗。猶吾舅氏所畜者。以大致言。屋之污垢。破壞猶昔。惟有數處。尙加汎掃。而粉飾。凡軒窗。敞處。卽以板抵之。尙有數窗。則承之以磚。用省王稅。但有一事。爲吾平生所駭。見則煙筩中時時出煙也。余垂及餐房。則聞有譁飲者。數可四人。四人同喊。笑罵並進。聲如潮沸。屋中聞狗吠聲。知有生客。一人出觀。亦鈍根也。衣奴斲之衣。而裹服。則農夫服也。余告以將面主人。此人曰。主人與近村長者飯未已。余曰。入問主人。我爲遠村

田家聞主人善字牛。特至此市牛種。奴復出曰。主人宴長者。不能出。果客欲面吾主人。可入飲。余哂。隨此奴入。見案上橫陳馬鞭及冠。三四鈍奴侍於席次。眼中所見者。上下溷淆。流湏媠。無復禮序。帷幔下垂。腥膩中人。欲噉榻之。跌背髹漆。零星且破。余至。席次則客皆荒僮而鄙穢。卽席列坐。杯盤。蒸斗瓶。瓷之屬。羅列無次。主人坐。次羣狗。掀首。舐舌。待擲肴。馘有狗得骨。直奔屋隅。嗚嗚而且嚙。主座中。吾已見赤髮者矣。狀乃大異。癡肥而蠢。髮作狐毛色。顏色中雜驕愚二質。實則愚爲大愚。驕非所驕。衣服雖麗。其色甚怪。赤帔而綠衣。賓主皆醺。張目。瞡騰如鴨之睨物。赤髮者坐而引余令飲。余初談。則天氣之晴雨。次及稼穡。次及朝政。並言農時之壞。無以自聊。其生赤髮者。一談朝政。則大加評騭。以平時發議。初無撓屈之人。故縱恣。至爾然。其宗旨亦本愛國。而尊王。且云。吾有一鎊。在吾掌握者。必致力於朝廷。此富翁平日所言者。赤髮者亦竊之以自矜。而門客者。酒醉飯飽。無論何言。均首肯。無忤。此時語及牛牲矣。赤髮者侈言孕孳。喂養之能。並及於修治屋宇。遂言及余前事。言時力斥其父。

余不爲動。後此始言及余。則曰。吾少時白克宋恆來。見過彼以爲此屋。此座均彼囊之物。乃言及父死。驗遺囑事。雜以僞語窮肆醜。詆吾心。雖怒見衆笑。乃亦隨之而笑。後此語及余逃亡事。乃漸肆詈及我。二親先云。吾父乃作卑薄態。至言吾母則唾棄如遺。余一騰起而赤髮之僞已在吾足之下。案翻酒覆。客乃引余。余猶力踐之。赤髮者曰。欲鬪者赴草。磧於是同出。至於門外。於是沿比劍例。彼此各立左證之人。赤髮者曰。以理言之。爾無因登門格鬪。例不當較。藝於此。余曰。汝知吾卽約翰白克宋耶。乃敢凌踐吾。二親此何理也。赤髮者大驚退。而思卽曰。此吾悖也。知罪矣。然吾亦有母。卽不見佳。亦不能容人醜詈表兄。吾服辜矣。在理汝當答我。答我我服。無敢更較。因出手言曰。請兄臨蒞居吾室。御吾馬。吾事兄。母敢稍闕。余見狀。乃亦恕之。因與執手曰。吾不恨汝。因而出戶而去。白克宋語至此復止。余聞言固鑿足。然未聞至倫敦時。以文人的生活求食。乃不得其究竟。滋以爲歉。且知白氏之文不高。然亦未嘗見詆於人。余此時窮詰之。終不予告。卽問以同輩之踪跡。而亦弗宣。方白克宋語余之

後數日。以行裝別余。即曰。吾友爾當爲我賀矣。吾前此之希望至矣。余駭然。白克宋曰。吾蠢蠢之表弟歿矣。行獵墜馬。斷其脰。然尙能忍死。立遺囑付余。其中言斥我之母無狀也。次則言所與聯戚。曉者咸蠕蠕如蟲豸。無可託者。故悉與老兄。今余將下村受產矣。言已。高揚其臂曰。吾今其脫文人科網矣。待我部署家事。後君可一臨。與吾行樂。逾數時。得白書。言家政已理。事頗稱心。且告余得彼巨紳之女矣。歐文曰。以我觀之。白克宋詐也。此女平日累困白克宋者。實則心儀白克宋者也。蓄而不言。至白克宋受產後。始出其惛臆耳。白書中又言曰。以吾觀君。甚欲洞徹文人之行踪。果此心不死。可直造吾許。告爾以爲文家之醜態之秘術。讀吾書者待之余。苟至白克宋空中樓閣時。當纏縷爲君言之。勿吝。以上敘詩人以下敘盜。

忒拉星納逆旅

門外忽聞有馬蹄蹴踢之聲者。逆旅主人呼曰。奈白而司驛遞過矣。爾輩趣以馬易。果見驛馬揚短柄之鞭。鞭絲累結。用以笞馬者。其人年少而壯碩。急裝衣作藍色。肩

上盤金縷冠。上聳雞翹。雄冠也。著堅革之靴。不袴。而緊衣之下。裳破而露其股。既至門。卽曰。以馬來。以酒來。並以袴來。趣出之。爲時已逾分。吾上道矣。主人曰。壯士之袴安。往曰。吾自封地至此。爲盜所得。主人曰。驛遞乃亦劫耶。天下安有是者。彼之劫汝。何獲而去。驛夫曰。吾袴新製。爲魁渠所贖。因而見取。主人曰。盜乃無道。行劫所得。乃僅一袴。意大利之俗。盜固不劫驛夫者也。時馬已易。驛夫且飲且轡。且言易袴上馬。時逆旅中忽有少年出口。爾所遇盜凡幾人。驛夫曰。生平所遇。此爲最夥。時已登鞍矣。少年之旁有微臬司之女人。復問曰。盜兇乎。驛夫迴首顧曰。兇甚。遇丈夫者。刃殊之。若女子者。而馬已力馳而去。後此數言。爲蹄聲所亂。乃不之聞。少年之女人呼曰。聖母馬利亞。吾將奈何。此逆旅本居忒拉星納城之郊。後倚石壁。而城之建築。則據形勝。爲意大利之古城。人民咸惰不事事。前面地中海。海水鏡平。不生風濤。卽亦無舟。天氣旣熱。人皆疏慵。若無憂疑籌畫之事。且地邇極邊。健者頗蓄盜心。人言此城中之民較山盜。未能遜也。並潛與盜通。沿海望樓林立。則知海盜亦不弱於岸盜。山

中。幽。曲。之。地。多。見。兵。屯。足。知。山。盜。而。亦。非。寡。自。封。地。至。忒。拉。星。納。之。西。尤。爲。盜。藪。路。既。彎。環。盜。踞。高。而。瞭。行。客。皆。見。見。卽。狙。劫。蓋。意。大。利。之。盜。幾。於。四。民。分。占。其。一。自。爲。社。會。者。盜。衣。亦。如。戎。裝。見。者。莫。知。其。爲。盜。盜。之。衣。此。者。欲。令。行。人。遇。之。以。爲。戍。卒。也。無。備。禦。心。次。則。失。業。之。民。可。以。望。而。集。助。分。其。贓。故。盜。衣。恆。麗。且。加。以。花。繡。胸。上。懸。金。銀。之。物。事。無。數。冠。作。廣。簷。髮。則。以。絲。網。絡。之。踢。軟。襯。之。履。以。帛。縛。其。脛。履。襯。既。柔。韌。登。山。乃。如。飛。腰。巨。紳。廣。納。槍。彈。及。七。首。平。時。則。廣。帔。被。其。身。夜。中。卽。需。帔。爲。被。宿。於。山。下。林。間。以。代。衾。褥。盜。踪。所。至。絕。廣。阿。本。那。因。山。無。處。不。盜。山。中。樵。徑。鳥。道。盜。匪。不。知。而。官。軍。無。敢。進。躡。山。民。媚。盜。盜。不。之。擾。且。以。資。助。其。貧。乏。而。山。民。遂。不。名。曰。盜。曰。不。合。例。之。英。雄。盜。窟。既。深。而。垂。死。之。警。察。乃。不。能。遙。制。雖。官。中。懸。金。購。賞。並。標。巨。盜。之。影。相。示。人。而。山。民。終。不。出。首。一。防。仇。復。一。醉。其。賊。耳。有。時。亦。爲。鎮。兵。所。戮。梟。首。懸。臂。以。警。來。者。顧。此。物。徒。震。過。客。仍。不。足。以。警。盜。當。驛。夫。過。時。而。盜。風。正。熾。村。間。巨。家。月。恆。納。稅。於。盜。盜。至。馳。書。城。紳。索。巨。金。不。與。者。將。以。侶。至。大。祛。其。篋。而。逆。旅。中。咸。

寓間諜。言裝之多寡。及道所出。徂劫之。或劫富翁質之。索手迹。取金於其家人。得婦女則污之。此意大利盜風。往往如是。此時忒拉星納逆旅中之夫婦。僅隨一侍者。爲新婚蜜月之時。新婦乘此蜜月中。往奈白而司探其戚碗。戚碗富翁也。新婦嬌穉。沿路聞盜已震。迨至聞驛夫言。尤大戚。甫近村時。已見梟二盜之首。猶視行客。新婦乃不敢行。其夫則力趣之。婦終不欲。曰。姑歸羅馬。勿赴奈白而司。夫曰。然則不造爾戚家耶。婦曰。吾戚固欲面之。然恐納君於險。不如勿行。言時以目視其夫。意良眷眷。聞婦人語。似惜其夫。命逾於己。命也以新婚之後。恩意至密。實則微梟司婦人。柔婉溫麗。人人醉心。其談吐。尤動人魂魄。語時。其夫挾之於懷。作昵聲。曰。今夕。卽下榻於此。明日行也。忽聞門外復有蹄聲。見一車駕六馬。星馳而至。似其中實重物。而天色復暮。兼程行耳。車爲皮幔。有一綱紀。與御者同坐。車中行裝。均整整無復凌雜。車中主人。長眉豐頰。類富家翁。以狀卜之。殆英國人。逆旅主人出迎。車中人曰。趣易馬。吾將赴封地。逆旅主人曰。貴客盍少息。飲啖更行。車中人曰。吾至封地。傳餐也。逆旅主人

曰。轡馬亦少須晷刻。不如下也。車中人怒曰。村莊逆旅無他長。但延宕人耳。逆旅主人曰。既不飲啖。少甦亦佳。車中人曰。別無所需。但需馬。因語其僕曰。約翰趣往視馬。勿令費吾時刻。至於數句鐘之久。果如是者。明將告郵長。約翰以手近冠立下。此時車中人亦下車。納手衣囊。徘徊門外。而門外游民深慕其富。竊竊私議。車中人傲兀初不之顧。軀幹既高。衣服亦嚴淨。惟顏色微近焦煩。時時露諸脣吻。實則趨程而行。初無他事。欲至則竟至此。英人素性也。俄而約翰至。頗跼蹐。車中人曰。馬備乎。約翰曰。百無豫備。恐不及此。且餒。車中人曰。胡言弗備。吾焉不知其詐。今日必不飯。此車中人者。至傲兀。然實已餒。因餒而怒。乃愈遷於逆旅。主人故決不之諾。約翰曰。店人言。主人必於此時行者。盜多於櫛。行且遇剽。車中人曰。簧鼓之舌。直留余乞得數錢耳。約翰曰。前此郵夫已遇盜矣。卽吾道中所見者是也。車中人曰。吾不之信。約翰以手指袴曰。郵夫去其袴矣。車中人曰。吾不汝聽。此時新婚之少年出語。車中人曰。吾餐已陳。先生胡不少坐。車中人以爲逆旅主人所使者。仍插手入囊。睨視作不屑。

狀曰。謝爾厚貺。時新婦亦盈盈而進。曰。先生若臨貺者。吾人得殊榮矣。語之敏妙。車中人頗悅懌。再觀其貌。較其談吐。尤媚。因立霽其容。曰。敬謝夫人。敢不如教。此時車中人亦不行。約翰乃立進。爲理牀席。備夜宿。留其輜重。舉其輕便者入肆。家具陳陳。均貴伐所習用者。而門外歆羨之人。乃嘖嘖稱不已。而廝走之卒。見客盥嗽之具。均金銀所製。亦大歎詫。俄頃之間。繁麗之名。已播於遠近。英人既入。盥而易衣。着縞素之胸飾。摺疊之紋。端整無倫。既入餐堂。一鞠躬即已。然自意大利大陸中視之。則以爲簡率。少須饌至。極山海水陸之珍。而英人五辛之瓶。及嘉釀咸貯行篋。出陳滿案。據此英人之志。嚮似驛車太狹。不能挾英倫三島納之箱中也。飯時。湯液一出。清芬撲人。其浮小肉。臙似海中破舟。次饌。則有翅之禽。肆人曰。雞也。實則似經累年瘵疾宜死而未死者。今始烹而獻客。又次。則米粉之乾。又似煙燻已久。化素爲黑。且堅如石。牛排之炙。則老青牛之髀。尙有一物。似鮠。英人銳進不已。已問肆人何饌。則云。蛇也。英人大噓。顧饌之精劣。初不甚計。但腸胃既竟。則怒力亦因之而減。迨飽時。始覺

此意大利之少年。在外國人。良不惡。即此女人。亦髣髴近英之閨秀。方飲啖時。所談均尋常事。益以盜俠行踪。而大陸中儀節。較英爲殺。雖備保雜作。亦足侍立與貴人言論。英人者。傲兀成性。聞言。翕脣他顧。作鄙夷狀。逆旅主人。則言學生遇盜。盜支解之。尙有羅馬人子。爲盜劫質。報書其父。附其子之左耳。書云。不以金至者。則支解其體。作數十封物事。相饋遺矣。微臬司婦人。聞而心顫。逆旅主人見狀。談乃益厲。語已復。敍英國人見劫之狀。此英人乃焦怒不可忍。遏。卽曰。是皆讐言。或無識之儉。或村店主人與盜魁潛通。作此以震過客。逆旅主人亦怒。乃更敍述往迹。以挑英人之怒。用以爲快。英人作色曰。我終不信。逆旅主人曰。罪人已得。臬首村門者非耶。英人曰。我終以爲妄。逆旅主人曰。適車中不見臬首處乎。英人曰。欲覓死人之頭。勢亦易。逆旅主人出。操其國語曰。此英人乃大怪。此時門外復有車聲。客至門。其數至夥。來者蓋結隊之旅人。且有護兵。而孤客隨旅。數乃愈多。肆人見客。則爭出承迎。逾數刻。逆旅主人始入面。英人言曰。外間客集。又言盜剽事矣。英人張吻斥之。主人曰。乍言

英人貴人見掠。茲新客亦方傳述其事。英人曰。何人也。主人曰。聞爲普伯金勳爵。英人曰。我乃不聞有是人。主人曰。勳爵方攜其夫人及女公子寓此。匆匆而去。彼蓋倫敦樞密院之顧問官。今在告矣。勳爵之夫人。翁主也。數女侍其膝下。語至此。主人似欲作長篇文字。英人卽磨之曰。汝趣移家具。勿呶呶取憎惡。顧意大利人之口舌。緘綽非易事也。雖拾家具行。然普普之聲。尙斷續不絕。卽言普伯金也。新集之客旣夥。匪特人夥。而盜俠之事實亦滾滾而生。英人及此新婚之夫婦。同蒞廣廳之上。廳踞屋之中樞。初不汎埽。腥膩塵堪。靡所不備。几榻縱橫。無復序列。客則雜沓而坐。或往來待飯。此廣廳中種類旣雜。修短弗一。然同行至此。頗依依有情致。蓋大陸中旅人。平日恆相識。旣集廣廳。則萬聲雜作。幾不辨爲何種人。今日行旅旣多。且衛之以甲。盜固不至。人乃爭拾強盜故實。鬪奇矜靡。以侈其博。恆言行次。輒見石隙中有怒目虬髯。狙伏作欲發狀。或言林影之中。時閃刀光。又或言詭異之人。以目側瞭。狀似偵人。一見衛兵。警然卽逝。婦人聞言。且懾且欲竟聞其事。此時英人亦微信之。初若

傲兀獨立。此時亦雜入人羣。此談盜之人。則頗碩之意。大利客也。隆準廣顙。眼光澄徹。而靈警。冠黑絨旅行之冠。加以曼胡之纓。其人產羅馬業。瘍醫。偶亦爲詩。能說古籍。滔滔如傾江河。方談吐時。若自鳴詞鋒之妙。能傾倒座人。英人時亦詢訪以一二語。而答時乃清辯無倫。蓋英人之不羣。大陸中已深審之矣。今忽下問。客乃大異。故竭其所有。以博英人之歡。此瘍醫所言。乃與主人所言合。英人聞之。卽曰。盜踪橫行至此。警察胡以乃懵若臥人。瘍醫曰。警察寡而盜剽多。安足制耶。而盜且與村民通。爲數乃不可紀。矧彼盜與此盜互通。村人爲之間諜。安能一一備之。警兵一出。盜已夙聞。隨處皆加偵伺。城村郊郭。傳舍逆旅。隨在皆盜踪也。與平民雜居。何由知爲盜諜。又安知此中卽無其人耶。女人聞言。引目四矚。立變其色。語至此。瘍醫少止。忽有輕趨之奈白。而司少年繼進而語。其人爲律師。卽言曰。先生言此。我忽憶吾友去此未遠。亦遇大盜。律師語時。衆乃慙。慙詳述其事。而瘍師者。方矚其詞鋒。爲人中梗。色滋弗懌。而律師初若弗見。乃肆口而談。

骨董家遇盜

律師曰。吾友業醫。嗜古物如命。生平喜憑弔故墟。凡廢寺舊堡。無不往遊。弔今而攬古。所經古迹。卽猶英人之嗜牛乳豆腐。愈臭腐乃愈神奇。每遇頽垣古廟。則精采百倍。綜言之。吾友之喜陳迹。甚於其居。廣居也。而收取古之泉貨。則尤酷。其人覓得羅馬都府時古幣。尤有阿斯半錢。及二布匿克。則爲韓尼伯屯兵時所遺。佐以希臘時東方古錢。其最愛者。一錢摹作十字。陽作女仙容。醫生卽審定曰。此基督教再興時所鑄。以皮囊貯錢。懸之腰膂。一日思赴希臘南方之阿白魯細島。求比葛色斯古民前述。此種民古史敘述。在疑信之間。然醫生所往。間得迹兆。竟登諸金石錄中。醫生恆以行卷。苟有新得。必筆其中。且係之以圖。以備簡閱之便。恆攜其側。並防爲同業所得。因之作巨囊貯書。故每一舉足而書套已披。其臀一日至此石壁上。仿古堡。卽於堡中徘徊。時已昏黃。以外。醫生猶宛轉思索。驟聞身後履聲。迴顧則數少年武士。顏色凶恣。衣服半類僮人。然又類獵者服也。手中各執馬槍。醫生見狀。大窘。知墜盜。

鄉以醫生風格言之良爲盜所不取。即刦剽亦無所得。惟其身有古表厚逾一指。以外表鍊則鐵製鍊末尙零星懸古印之屬。在醫生視之貴品也。即手中戒指亦古昔所遺。戒指上鐫金星之象。此老在在珍惜。而尤惜者則金石集古之錄。既見羣盜則力支厲與話寒暄。盜亦致意。竟以掌叩其背。此時醫者之心已仰騰。至於喉際矣。於是乃與盜談。卽在山中間行。醫生自念苟此數盜者能墜身火山之中。則吾事了吾險脫矣。已而同蒞山中小肆之中。盜曰。吾其入試村醞乎。醫生執杯竟如飲。鳩飲時。出一人門外作邏偵狀。餘人入時。倚槍於壁。出囊中手槍。匕首。盡寘之几。衆移榻呼酒。其聲甚厲。力挽醫生同飲。醫生餒懾無倫。戰慄而坐。引目竊視。匕首舉杯。近唇卽下羣盜大啜豪飲。且笑且謳。作謔語並述其剽刦之事。告醫生。醫生之心如剗然。亦故爲笑。屬對之。盜言均土著。視行刦者得利。乃變業爲之。言焚殺事如話行獵。每殺一人如殪一兔。且言且自表述。盜之自由曰。自由者飛鳶際天者也。穿林登山。其視世界均我所有。囊中恆滿。良友日多。家中窟美人無數。於是羣盜互相引滿。醫生

亦微醺聞時。醺醺得滋味。亦漸忘其古錢。並股後集古之錄。酒酣時亦太息言曰。據壯士言行。剽亦滋樂。若小人年事少者。或不爲官軍所得。而梟首則小人亦甘心事壯士。酒罷將行。衆皆拾械。醫生復大震憶及所與飲者皆盜也。然尙支厲若無事。因出腰間古錢及小銀錢一二。因手顫而銀錢相觸。作聲。意將理酒值。忽爲盜魁所見。復叩其背曰。醫生我輩飲時。朋友則別時。亦朋友耳。吾輩知爾意。蓋城中人事略。我靡不了。爾爲富人。但出不挾資。且所蓄之寶。均貯腦中。吾不能得。即得之亦無所用。吾觀爾珍祕此戒指。戰慄無倫。汝何徧狹。至是我安忍取爾者。爾以爲古直贗物耳。醫生聞言似慍。卽思吾物安能贗。頗與盜辯。盜曰。休矣。汝以爲寶者。斯寶矣。然汝膽力滋壯。更飲之酒資。我自承也。醫生則必欲付酒值。盜不可曰。汝今日吾客矣。安能累汝。今已晚。汝曷歸。與惟道行須慎防。所遇者不如我輩也。於是羣盜荷槍向山石巉險處。跳躍如鹿而去。醫生驚怛而歸。謂此金石集古之錄。幸不爲盜得。當此少年說盜時。而瘍醫乃大弗悅。以爲中斷其談。興天下之好。才自炫者。爲人摧抑。

仇直等於敵國。以意大利人性至媚嫉。無恤小事。亦生怨。黷律師語。方少止。而瘍醫已伸前說矣。因曰。吾前言盜踪跡所至。無憚險遠。且盜與盜盟。若戚畹焉。卽有舊紳望族。亦隱與盜聯。此時律師見瘍醫挺出。挫其談鋒。亦鬱鬱不可忍。進曰。但羅馬貴國政府已與盜通。何止紳舊。卽不云通盜盜之所爲。貴國執政大臣亦不之問。瘍醫駭而且怒曰。何言敵國政府之敵也。律師曰。我聞貴國大主教康撒微者。瘍醫立止之。且狼顧而律師曰。我無所懼。但卽吾所聞以宣之。衆吾在羅馬時。聞主教曾親臨盜窖。與魁渠商略行劫事。聞有數人求面主教。忽見有巨盜。不待舍人通謁。乃徑入內寢。然主教固與盜習耳。瘍醫曰。此語固亦聞之。惟政府有使奸使詐之時。則時亦用盜。至貴國奈白而司內亂時。燒炭黨隨地設機。以探社會幾微之事。凡疑似之迹。彼皆知之。而貴政府胡由用之。然則臨政設謀。閒亦用盜。觀於貴國。卽知吾大主教不得已之心矣。矧吾主教亦知盜固病民。然敬天之心。固甚篤也。英人聞言卽笑曰。焚掠淫殺之凶。愚尙稱爲敬天耶。瘍醫曰。足下尙未知每一盜必有一敬禮之大神。

用爲警。惕甚有阻。山行。刼一聞。禮拜堂鐘聲。或顛越。失次。犯警兵之鋒。禱天。自識者。吾曾目擊。一事尙可以與衆言者。吾一日在勿拉司喀替村鎮中。晚來結隊追涼於平原之上。吾方與諸友譚心。斗見一壯士健碩無倫。披長帔行於黑影中。凡彼所經。衆皆避之。竊語余曰。此大盜也。英人曰。旣云大盜。胡不撲而取之。瘍醫曰。人咸畏禍。以爲事不涉己。並防仇復。因而縱之。矧巡警非多。均非盜敵。故噤不敢發耳。且巡警之捕盜。直偏於郡符嚴切。不爾。胡能以血肉之軀。試盜之鋒。彈英人聳肩大肆。噉。瘍醫即曰。足下勿驚。鄙人固聞貴國倫敦之間。大盜日游行於京畿之下。亦未嘗見捕。巡捕固知其爲盜。特未嘗白晝刼人。能縛置之詔獄耶。英人聞言。二肩仍聳。而噉鄙之狀頓消。瘍醫卽續言曰。吾見此盜。直入禮拜堂中。敝國禮拜堂極宏敞。類宮觀。是日昏黑。堂曠無燈。但於神櫺之上。燃二小蠟。左右有配享之先哲。此盜卽稽首其前。踞時。長帔墜落。二膊廣逾恆人。腰間匕首赫然。手槍滿於革鞋之上。借燭光望之。盜儀表魁偉。但時露兇梗之狀。方其懇禱時。聲淚俱下。且以拳拊心。摩掌焦悚。吾亦

無敢竊窺。卽屏息自出。少須復以長帔加首出。此時登山似已授其罪狀於先哲後。此曠其胸襟更納新入之過。眚矣。瘍醫語至此微停。而少年之律師起矣。律師方曰。聞君言。吾又憶及一事矣。聲甫出。吻瘍醫佯若弗聞。卽續言曰。凡旅行者固虞盜。而尤虞者則逆旅主人通盜也。敝國窮鄉山縣中。小肆主人。往往爲盜偵瞭。其地卽羣盜之間。諜藪。孤客偶經於此。肆人卽引盜狙劫。若在道中。去財尙足存命。若在逆旅見劫。則剝尸滅迹。幾於不汨一蠅肉也。吾尙憶一事。卽山店中所聞。吾見諸君。恆關心備盜。當不以吾言爲贅。此時知大衆爭欲聞其言。必不爲律師所奪。於是少止。蘇其口吻。已乃發言矣。

禮程旅客

一日黃昏時。有薄笨之車。顛頓於阿本那因山微徑中。四無人聲。遙見山居一兩家而已。而林葉蓊鬱。中時露白石塔尖。車制旣敝。向山尤轆轤。不卽進車上。丹堊已落。似當日亦極絢麗者。車軸及轅行時。輒格格作響。似訴述老狀。不勝長道者。車中坐

頽瘦老人。衣武人之衣冠。上以皮爲沿。其下白髮星星。然望者咸知此老脫征戰之役久矣。同車者則一弱不勝衣扶病之美人。年可十七八。衣飾作朔方粧。類波蘭人。有侍者坐車外。狀至標狡。臉上留巨癥。虬髯作猪鬣狀。磔然倒翹。狀類老軍車中人者。波蘭貴人也。故國瓜分。此翁已成遺老。分爲子爵。得罪新朝。因之流放於外。先居意大利授學其女。老人自亡國後。心思乃專屬其女。無有他營。每行必挾其女。而女郎風貌。久爲流輩所稱。設非波蘭遺老之兒。則貴胄爭將下聘矣。已而此女忽慊慊而病。絳頰退紅。長眉謝翠。老人乃大憂。卽挾其女往換天氣。數日中。敵車徑行山路。侍者曰。卞司巴。廝養卒也。長於老人之家。忠篤無倫。甘苦與主人共。每主人臨敵。則執械力衛。一日主人被創。卞司巴則伏身主人之上。爲敵騎所斫。今日臉際癩痕是也。今日長行。兼數役以一身任之。其主人外。則敬事女公子。女公子吮乳之時。卞司巴保抱提攜。有同保氏僕也。若有牛父之分。而女公子之閨範。卞司巴尙時時規正。勿令微有過舉。每見人稱公子之美。則卞司巴亦引以爲樂。此自道中。天色漸黑。車

趣山溪之岸。軋軋而行。峭壁當前。初若無路。壁上山羊方羣。聚嚼草。聞溪上車聲。則垂胡下。陟而前。趣尙須二英里。方得逆旅。御者曰。彼德魯酒徒也。於途次已被酒。執轡而歌。如媚車。驟使聽。驟聞聲。亦緩步。前如蝸牛之伸縮。雖老人及卡司巴。至再諄。趣初若弗聞。暮雲已滿峯際。老人焦悚萬狀。防其病女見欺於風露。乃出首車箱之外。呼曰。車驅之。勿令余半夜叩逆旅扉也。御者扶醉前指曰。至矣。老人曰。安在。御者遙指一古屋。言曰。此是也。爲路可半英里。老人曰。是卽逆旅乎。以我卜之。特陳年圯毀之屋。安足居人。余今日本圖一安適之地。烏能寓此。御者忽作色曰。車敝路險。更促吾行。吾驟且瘡斃。主言欲投佳處。此何能得。矧此古堡。良足居人。主苟入者。趨走之人。侍立如侍王侯耳。老人知醉人不足與校。且防其女爲風露所欺。遂允御人投堡。此堡之大。固類王宮。而殘敗之餘。羣房有不能蔽風雨者。前此王侯行獵。輒用此爲行館。而堡中空曠之地。尙足屯駐一軍。今則寥寥數人居此而已。車至堡。人爭出。敝衣如丐。而目光閃爍。似皆宵人人。尤與御者親稔。肆中主婦見女郎至。則出門。

迎。迓。引。至。密。室。室。有。複。室。老。人。曰。可。矣。納。女。複。室。之。中。自。居。外。室。屋。宇。既。高。狀。至。淒。寂。牆。上。陳。畫。作。黑。色。久。不。審。其。年。代。榻。亦。深。廣。墊。爲。椶。製。爲。時。既。久。或。起。或。陷。爲。凹。凸。狀。老。人。見。之。悚。然。顧。舍。此。實。無。以。易。屋。宇。既。高。冷。風。蕭。然。幾。砭。肌。骨。父。女。遂。同。蒞。廣。廳。之。上。廳。上。有。火。第。無。煙。肉。枯。木。成。燼。火。作。奇。臭。居。中。陳。麻。栗。樹。所。製。之。長。案。積。年。弗。動。觸。目。皆。陳。舊。獨。主。婦。衣。製。略。新。顧。已。垢。膩。惟。衣。材。似。至。貴。重。戒。指。鑽。光。燦。然。且。以。寶。石。爲。珥。以。珍。珠。爲。項。飾。珍。珠。之。末。以。金。鑽。爲。十。字。架。奇。光。照。眼。年。可。三。十。以。外。而。風。韻。尙。存。女。耶。驟。觀。其。狀。心。似。弗。懌。而。鞠。躬。侍。客。均。卑。穢。無。復。可。人。之。態。既。而。以。侍。女。至。侍。女。慘。默。不。言。似。長。日。不。得。意。狀。而。老。人。及。女。轉。以。此。女。侍。爲。佳。卡。司。巴。者。則。力。斥。御。者。謂。其。不。力。胡。以。入。此。言。出。險。後。當。力。鞭。若。背。尤。叱。咤。此。侍。女。無。人。理。而。此。侍。女。鬱。鬱。若。有。所。思。惟。此。勳。爵。至。和。悅。無。復。苛。責。蓋。身。經。國。難。遂。盡。墜。其。傲。很。之。氣。百。事。隨。人。無。復。校。理。引。垂。敵。之。榻。近。火。令。女。耶。坐。復。以。他。榻。同。踞。罽。側。用。巨。鉗。撥。火。火。乃。騰。冒。老。人。少。須。更。進。以。鉗。天。下。旅。人。之。苦。無。若。遇。備。保。作。蹇。態。方。老。人。

以鉗撥火。傭保亦進。老人觀此侍女嚴冷不近人。卽亦無語。少須。乃微語之曰。侍者試以乾柴至。侍女作怒容。怫然而去。旣至。捧乾柴以行。步促立仆。傷額少暈。血乃湧出。旣醒。則見女郎。扶之以羅巾爲之包裹。侍女見女郎。慈惠親人。乃大感動。因捧女郎之手。親之以口。微語曰。吾願神道佑君。幸當心勿懈。少須。又聞車至。至者則西班牙之郡主。從者至夥。人聲繁雜。主婦知客爲貴人。立出迎客。而老人父子。至於飲饌不爲備。卡司巴則大怒罵詈。肆人亦不之較。以波蘭語。意大利人初不之審也。女郎聞車聲。臨窗外望。則車中人方出。先行一少年。扶攜老年之命婦。命婦行步已恃杖。而少年則服至麗都。女郎見爲少年。卽縮身引避。微微一歎。至於女郎。胡歎吾則弗知。是或見命婦豪華。自悲勝國殘貴。旋生其榮枯之感。未可料也。女郎旣歸座。則凜凜如中寒疾。以手支頤。引目視火。老人曰。爾何所苦。女郎曰。無傷也。執其父手。微笑相視。然眼淚則不自掩。已突出眶中。引面他避。老人曰。汝此出母。冒寒耶。然能少睡。明日且愈。時穀蒸垂。具方將臨御。而主婦至矣。鞠躬言曰。適有新客。至熱火無及。乃

令貴客忍寒吾罪重矣。語時而老命婦已扶少年入。老人一見命婦乃舊相識。蓋在羅馬茶會中時。晤談者少年則命婦之從子。亦曾與老人數見。其在社會中品學優美。無倫聞譽。日起似聞。曾與西班牙貴伐閨秀有婚約矣。卽此女郎亦曾在貴人家面。此少年者數故人相見。依依作情話。無已。老人系出故家。禮節一無疏簡。而郡主則溫裕尤長於肆應。彼此各表故家風度。藹然可觀。此少年亦徐近女郎作稱頌語。顧乃覩覩不能辨其音。吐女郎作禮則垂首不敢平視。脣雖翕動。實不成聲。久復歸坐。面火無語。而玫瑰之色。時時露於雙頰之間。此時男女狀態。兩老人均不之見。但相約同飯。時郡主挾行廚。乃自陳盛饌。款彼父女。而車中所載。陳釀尤多。郡主本赴勞勒土巨廟。以資懺悔。故挾其從子同行。如此作懺悔。固已華美無倫。然貴家積習。卽此已爲降格矣。車中挾聖母馬利亞供品。備極寶貴。用以酬神。因以己意與老人言之。初不視此無猜之兩小。時郡主延女御食。女郎似有所思。不能進。老人亦似憫歎。告郡主曰。弱息道病。甫從者入門時。幾致眩暈。女郎聞言。頰頰及於雲鬢之

下矣。以目矚銀槃髮被其額。玉顏已爲髮隱。旣罷席。移榻近爐。時薪燄已退。紅徹炭骨室中。微煖。老人所攜胡琴。適置壁下。爲郡主所矚。卽曰。老婦甚欲聆雅奏。再行歸寢。老人本高其女之技。因令彈之。少年鞠躬取琴。敬上女郎。而授受之間。兩形羞澀。女初前却。已不期而遽受之。蓋初意本欲辭。顧乃不能爲辭。但覘顏受之而已。先調絃。柱腕顛而聲疏。旣而五音稍和。乃操波蘭之音。老人以目視女。卡司巴一以國樂之故。止而聽之一。亦以女操絃之工。乃逡巡不能去。女聲音之妙。凡殷憂之人。皆將解其煩懣。方女彈時。郡主亦以手按拍。實則郡主非知音者。擊節時多謬舛。此少年仰面視壁畫。無言。老人見女郎彈旣卽臨撫之曰。汝更以西班牙調娛郡主。因面郡主曰。此女能操貴國語。近以多病荒矣。女郎聞言。復頰似微有所言。而座人皆不之聞。大意欲不奏。是樂忽而似悟。卽抽撥復彈。此調爲男女相悅之詞。且彈且歌。未半而聲沈。幾不能舉。忽而劃然停撥而哭。老人趨而抱之。卽曰。余乃大謬。固知若病奈何。強爾以難事。今且息乎。女郎聞言。面衆鞠躬而出。迨門斗闔。老人面郡主曰。不

審此女胡爲悲慨吾殊弗審邇來精神風貌都減矣此女生而嬌娜老夫將護甚力蓋家難類仍此女郎即老夫之影彼原非憂戚中人語至此郡主卽曰得母有情愛蘊於中心不卽示耶老人曰是安得有有之胡再不言少年聞言亦突起徘徊於室中不能自己而女郎者旣入寢室則極發其積蘊開窗引風自解其慍此女郎之心固戀情愛而病而又不欲蓄其磊塊於胸中防失故家軌範而心房柔脆包裹情苗弗住不期突然萌長於外時倚窗自言曰彼見吾哭矣實亦無傷思及此以首自枕其肱大哭不止如是心緒騰沸直至外室客散似阿翁已將歸寢矣遙見郡主扶其侍兒出此少年執燈導之女郎復微歎方欲閉窗忽見有二人行過其窗下作微語一爲破額之侍兒言曰如是者年少女郎作何位置有人答曰僅能聽彼造化耳其聲卽彼得羅御者也侍兒曰其人良佳赦之勿死彼得羅曰汝今夕胡爲生此善心汝詎以一蠢蠢女郎遂墮我大事耶時行遠語乃不之聞然以此數語卜之事乃非吉因念吾何事者得免殊死思欲往叩老父之門語之以狀旣而又念或吾耳聾不

辨彼之所言。又安知非此侍兒語他人者。疑慮交迸。遂不告其父。忽聞有剝啄聲。在牆陰小扉之外。以火燭之。始見其扉。顧入時。乃不之覺。秘栓在內。因微問曰。夜分入此何人者。答言女侍。既入。則倉皇欲涕。駢三指掩唇。示勿驚怪。卽曰。趣逃。遲者死矣。女郎曰。何事見殊。侍女曰。不能更語。且吾來特竊出。久將疑我。綜言之。趣遁爲佳。女曰。安能留吾老父在此。侍女曰。翁宿何所。女曰。隔室耳。侍女曰。速趣。翁起。勿延。於是女郎叩關。而老人尙未寢。遂語其父。移時。老人及卡司巴同入。老人略問數語。知盜已圍堡矣。俟夜靜時。逆旅主人當引之入室。所留意者郡主耳。蓋郡主僕從固多。殺之於睡夢中。亦復易易。老人曰。吾輩尙可守堡。侍女曰。中有奸人。如何可守。老人曰。然則何地可逃者。急宜呼車。女侍曰。主人尙呼車耶。車至盜聞。要之於路。亦無生法。且消息一洩。勢且并命。以今日所得。絕多不容。輕縱。老人曰。逃將安往。侍女曰。後戶之外。有馬在此。馬適自盜藪歸。尙繫樹間。可竊乘之而去。老人曰。三人安同一馬。女郎曰。尙有郡主。奈何。侍女曰。婢子今日之來。爲女公子也。郡主之生死。於我何有。

且衆人皆逃不特無以自全卽婢子亦將爲女公子累矣已而曰彼呼我矣匆匆復言曰出門得小甬道卽至後院院中有小篷篷底有小扉出此卽官道門外樹底有馬繫焉可以騎之沿山陂行得道矣惟蹄聲勿喧爲伏寇所聞直至小河之次路作燕翦形道上有木削十字架過此以後可加鞭赴村鎮惟出後勿言其事語已立奔於是主僕父女聚而商略女郎之意則專屬郡主因曰我卽於此行聽彼母子被殊刑耶老人亦悲憫不自聊卡司巴曰果示郡主則女公子亦無命吾力尙可抵拒女公子將如何老人左右顧不能自決又安能以拯人之故自害其女然女郎終不自惜其命但言郡主可憐必令知之卽使不幸同歸於盡可也卡司巴曰主人及女公子先行至村鎮中以人來援吾留此報郡主吾老於兵間以彼家衆多尙足一戰女郎尙夷猶不卽決卡司巴曰公子留此何爲亦能戰乎不足助我適足增累語已老人執手槍挾女郎起向小扉行女郎至門迴首言曰郡主許尙有一年少郎君汝亦爲我告之卡司巴曰吾知公子意矣我必不令其人有毫髮之損女郎大頰以爲吾

心緒何由爲彼所得。因轉語曰：吾不爲此少年也。尙欲有言。老人已趣之行。旣出小扉。門外果有駿馬。繫於壁上鋼鏤中。老人旣登。坐其女於後。如侍女所言。直奔女郎。尙時時迴望。故堡股弁不已。時見窗中燈光縮小。知盡睡矣。自念此去村鎮。能得援與否。時石壁插天。馬入壁陰中行。乃不遇險。旣渡河。至十字架下。似隱隱有人影。蠕蠕而動。問曰：行者何人。老人不語。立鞭馬行。忽有一人突起。執銜勒馬立退。此時女郎非攬其父。亦立顛。老人本宿將。出手槍抵來者之顛。彈發立斃。馬驚愈馳。而馬後有數彈直越左右而過。而馬愈驚怖。直至巨鎮之下。立時惡耗布滿鎮人。然鎮人咸畏大盜無復敢前。咸知堡爲盜窟。不復過問。而小隊旅行之人。恆多失其迹。兆初以爲大盜劫質也。久乃無聞。知強死矣。老人力勉諸人。衆仍弗動。女郎搵淚陳請。咸不之聽。女郎之意。似少延者。刀初其心矣。幸村中有警隊。警隊旣出。十數勇少年亦銳起。隨行。此時小軍隊發矣。老人旣置其女。亦隨軍行。方大隊行時。而女郎之焦悚。至於無可狀。然此軍一至。適當其時。堡中知有逃人。消息遂漏。於是公然行其屠戮。郡

主之從者已據窗爲守。卡司巴及少年立而指麾。顧子藥良寡。爲勢岌岌。忽聞有排槍。知援師至矣。而強盜乃轉戰爲守。因而抵拒至力。其中戰狀不能詳敘。結局則強盜大敗。死者數人。獲者亦數人。盡囚逆旅。中人有梟首及充邊遠者。此事發覺後。吾適經其地。攬轡過荒堡。屋已夷平。但巋然一閣。爲屯警察之所。而樹上尙懸人首及臂股之屬。色已焦黑。英人聞言。旣問曰。此郡主侍者如何。瘍醫曰。吾聞死一二人耳。微臬司女人問曰。此年少無恙乎。曰未死也。盜鋒旣平。遂入村鎮中。隨子爵撫慰其女。女聞捷卽暈。已而與少年成婚。老人亦隨其女至勞勒土降香矣。瘍醫言已。衆聲雜動。各舉所知以告。乃載不勝載。而巨隊客旅中。有二人。一曰霍伯司。一曰度伯司。霍伯司布商。度伯司販生果。咸自巴勒士丁來。於普伯金遇盜事至周悉。蓋普伯金之遇盜。事爲眞確。人人無不知者。人人恆欲述以爲快。因之衆吻集成。爲此整篇之文字。此卽英人補綴所成者。吾文卽自英人集成者述之。

普伯金車去此僅數日耳。凡英人之旅行，但觀其車已辨之矣。凡英人之出若挾其國之小影而出，故英人之車無論其適何國，若縮成一小英國，旋轉於地球中，綜言之，英人之安置物事均峻整，無少懈罅。車軸設機行地，不作軋軋之聲。車隨地傾倒，而頭顱亦不爲車箱所觸。車窗中外望，或富碩之翁，或貴伐之命婦，豪奴警健，顏如渥丹，距高臨下，傲藐一切。心中自念：天下人物非產自英國者，均下材也。普伯金之車過忒拉西納村，其狀態卽如是。御者旣卸銜勒，則盛言其主人之富贍，並標其爵號。至於顛倒失次，主人下車而逆旅無不承迎，恐後。普伯金行次，或語以輜重多，宜嚴備以出。普伯金曰：盜敢肆其虔劉於官道中，得毋死乎？果有是事，我將告之公使。與奈白而司爲國際交涉，而其夫人則自謂得夫子同行，何從畏盜？而此二女尤謂吾兄湯姆能武技，盜當辟易，亦不之畏。若侍者則云：意大利何物，乃敢近英人。逆旅主人無言，遽退。明日遂行，行逾險要，均無事。而此二女則沿途拾畫料以描寫山水，及車沿山而行，普伯金夫人卽車中睡，二女則展其詩卷讀之。侍者與御人語，普伯

金乃下車乘馬逐車而行。山路既崎，馬行逾快。旣轉山樊，竟望後車不見。故每行輒迴顧，而車行終滯於馬。已至一石壁之下，壁上有枯坐狀，似牧者。普伯金生平好與人語，將問以道之所出，就視之，非牧者，擁長帔，廣簷之冠，覆額僅露其鼻，二目純黑，濃鬚倒磔，正引吭呼。其狗見普伯金，卽起立。普伯金大疑，知爲盜，滋悔以單馬出，然仍不露恐狀。立馬與言，問禾麥如何，並牛羊價值。正款語時，忽聞有呼號聲。普伯金迴馬見已車，已爲盜困。一人擒其僕，一人肱其篋，一人執夫人，探其衣囊。二女憑窗而呼，聲甚哀厲。普伯金大怒，出棒，忽其背爲人所抱，蓋壁上人已去。長帔巨鞞中，納手槍無數。普伯金卽爲此人所禽。車中物亦盡見劫，餘物零星，被於道左。無論金銀，釵珥空諸所有。方欲並掠女子，遠遠見兵隊至，遂鳥獸散而逝。普伯金檢其殘裝，遂趣封地。至時與有司力爭，將面公使，幾欲揚其行杖。幾謂意大利人均可笞撻者。侍者及湯姆則言力與盜格，盜多而人寡，始敗不爾。無卻而兩女郎則云：遇盜至有奇趣。且登之日記之中，並言盜魁英雄也。餘盜均微式之貴族，無聊而爲此多舛舛。

少年風姿頗卓越。可觀。逆旅主人聞言進曰。盜魁果英武。其黨亦果多美麗之少年。英人曠曰。英武也。吾雉經之。如縊狗耳。霍伯司曰。吾不審此盜。乃敢撓及英人之鋒。度伯司曰。擾英人。吾已駭矣。而敢劫及普伯金。則更出吾料之外。霍伯司曰。在勢當令政府出賠款始已。度伯司曰。吾欽使在此。亦當與奈白而司政府一言。霍伯司曰。法當盡逐羣盜。始足以謝吾英人。度伯司曰。不如是者。當投以最後宣戰之書。英人聞二人言。亦知其狂謬。立起作曠鄙狀曰。警說也。搖曳其衣裾而去。時餘人爭赴餐房。此英人乃同微臬司夫婦及一法人。至於海濱晚眺。月光初上。海明如鏡。既至。見有數健卒。監苦力之囚。吸空氣於外。法人指囚言曰。此厲氣所萃者。又安知其中無盜劫之人。凡弑父殺兄之人。懼罪遠逸。正復業此。迨盜業既厭。則又密首其同夥。以要大功。蓋自首免死。遂罰苦工。今作牛狗態者是也。微臬司女人見狀。卽曰。吾始以是人爲蛇。乃樂泥穢。及更思其人。曾爲盜以殺人。則又慄然而懼。如人之觀檻獸。固知其無害。卽亦不能不畏。以此之故。數人問語。又及於盜矣。英人曰。適肆中所論。固

有其事。殆加以潤色耳。而瘍醫尤多讐言。法人曰。其言未可盡非。天下固有意料所不能及者。卽余昔之所遇。亦至殊特。與恆人所言。至不類也。法人語時。甚平貼。衆以爲不欺。爭傾耳聽之。卽矯矯之英人。亦無復鄙夷之色。爭請之言。法人乃且行且言。一身遇盜事。

畫師遇盜

法人曰。吾業畫也。昔居羅馬王邸中。王別業去城可十五英里。別業週攬意大利全國之勝矣。樓觀築於塔司古蘭之山。羅馬古名流。咸築室其地。其中頽垣斷瓦。尙彌滿山坳中。余登臨流覽。往往生其弔古之心。王又嗜古。恆至故墟搜索殘塼斷甃。以考前代故實。余每逐之行。往往於地中得石象石槨古器瓶甕之類無數。駢列別業之中。古色斑斕。觸目皆是。余居邸樂甚。日中攬古。夜聚談心。一日爲十一月初四日夜中。適御食。乃遍覓不得。邸中牧師。先猶待之。久仍不至。衆遂進食。初以爲牧師方尋究古跡。初亦安之。及食將罷。侍者已上生果。而牧師仍未來。衆始皇駭。衆乃曰。是

非中惡而暈者。必爲宵人所得。時去別墅非遠。有山曰亞白魯西。大盜窟焉。前此有魁渠巴本。椎埋劫質。甘人如糜。人爲所仇。卽潛居王宮。亦足攫而殺之。王別業臨盜窟。一見牧師弗歸。卽屬目於盜。時天色垂晚。衆愈焦悚。王乃令侍者然炬四出求牧師。侍者去後。忽聞樓下有履聲至微。餘人均列侍。樓下已無人。但有老閹及三花傭。余以爲此履聲。必侍者一二歸也。急起問之。旣下。則見一人挺立隅陬。急裝秉槍。噤韞中挾手槍。及匕首無數。立趨余前。曰。親王在乎。余知已落盜手。乃矯爲鎮靜。更望則尙有餘盜數輩。縛花傭及老閹於地。立而守之。盜問予曰。汝其王乎。其意欲得王以求贖。余乃以游詞答之。盜大怒。余忽念及能力脫盜手。則王始可免。然余身初不挾刃。而膂力至剛勁。思彼盜夥均遠立。咄嗟不卽策應。計力能免脫。則此盜必不敢登。於是立出右腕扼盜吭。左手握其槍。盜氣哽欲仰。顛於梯級之下。盜手方釋。予欲逃。而兩膊已爲人取。前盜氣亦蘇。復大怒。以槍跌擊我。血被吾面。盜乘吾暈。入探吾囊。取金表及鈔票。余微醒。聞盜言。是卽王也。趣縛之行。斐羅大集。擁吾並三傭作同

出。余既失冠。血仍湧出。乃取素巾裹吾額。盜尙以吾爲王也。歌嘯而前。及行稍遠。問
傭作始知余非王。盜乃尤怒。知更取王必無及。乃猶視吾面曰。汝以詐術脫王在法
當死。餘人亦怒。各按劍且出。吾知此種人言殺必無赦。遂亦瞑目待死。乃此三傭作
語盜曰。汝果留其人。王必以資奉贖。必毋死之語。既盜少止。余至此亦不計其更生
矣。且余非浮誇之人。好爲妄語。以余在法國革命時。目擊死人無算。乃知死亦恆事。
一無所畏。猶之博徒以巨資作孤注。不恤其爲勝爲負也。當盜魁斥余死時。余但曰。
求速勿緩。盜亦大奇。苟無傭作一言。行必殺我。以試吾膽。迨既聞言。則又以得錢爲
樂。因語其妻羅曰。行也。歸乃更理其人。道中得小逆旅。盜魁令其徒遠立。自偵於逆
旅之外。因復歸其隊中。曰。躡步而行。勿聲。此逆旅者。與盜通者也。果使有巡警居其
間。則門外必立表。以遠盜。若無。則可入。肆恣其飲啖。少須。入山行亂樹中。路曲而峭。
既至峯頂。盜下令曰。坐。既坐。盜令張幙。盜魁出。火縛柴爲燎。仍以幕隱之。勿令邏者
所見。余雖憂慙。然目觀行帳。及其兵械林立。則又自慰以爲。平日披覽小說。敘盜俠。

事今果接於目矣。盜魁出牛角墨盒，口授書詞，令余草之。書蓋與親王者，其書詞甚怪。大意謂得三千圓者釋我，否則立決吾脰。吾固知書去無錢者必死，蓋不死無以示信。余自念三千圓之巨，王必不可。吾命殆矣。乃語盜曰：壯士需錢，巨王必不可。且我非王友，尤非王之親屬。特畫師寄食於王，非王所惜。卽肯贖我，亦特如我所得值而出。多索無濟。余語時，循循無懼。計非是不足以迴其凶。心盜聞言，已舉槍迨見余。神王而言，直復置其槍於地。卽取余書督責之曰：汝可直書寓王，乃出備保。謂之曰：奴趣行趣歸。後此以我當生。卽爾同伴亦生。不爾無瞧矣。盜發書後，卽臥地睡。令余中處以防吾逸。且以人徼巡於帳外。每二句鐘輒一受代。余宿於盜中地冷不成寐。露淋余面，其寒徹肌。夜深地中海風起，砭人肌骨，顛愈甚。已乃令同囚之人臥余側。余時時納手其懷，取煖。乃小睡。經時許，明日盜呼余醒，令隨盜行。觀其色似少霽。余行峻險時，盜竟出手助我。盜之行山如履平原。而我則羸不能追。少須至峯極矣。旣登，余四盼斗發，佳興盡理。躍然而生。以峯頭見曉日出海，其色正赤如丹砂。其地卽

韓尼伯第一次駐兵者一望無垠別業分割井井均在峯底遠處四山合抱羅馬古蹟如展圖畫咸入我眼光所及之地似此佳景都納曉光中一一貢媚於余余卓立峯巔幾忘身已爲盜所得盜見余流覽風景則大異彼輩欲在是中列帳余卽出小紙略範山水之狀方余畫時似聞有鳥語羔鳴四盼乃不見有羊鳥而聲尙續續似出自樹間仰面見六盜距高樹遠偵苟有所遇則學羊鳥之聲示狀余仍作畫弗輟盜魁卽索觀之曰汝言畫師殊不誑我語時甚和悅我欲乘機婉勸其人須知天下縱有兇人必有霽威之一隙尋知此盜蓋有偏爲此非生而行劫者也方其攻剽時良心斷喪一無所怯至於平日之氣一萌直與恆人無異余稍進與言盜亦稍稍見答余亦漸懈不之懾且觀其人似好高而務遠卽進曰吾雖業畫頗精風鑑以我相壯士前途當不止是而又不當以此畢其世蓋以壯士風貌魄力觀之可以自名於世盜大悅堅執吾手曰汝言乃不欺我少須言曰我將示爾以事實爾亦知吾之行此殆有偏而非余嗜也吾初志本爲國家乃不見容屏吾盜鄉則吾卽以盜鄉老

矣。余乃與盜同坐織草之上。盜遂歷歷述其所遇。

盜渠自述

盜渠曰。吾爲迫魯西地村人也。吾家固小康。以農自贍。與物無忤。已而吾村新警長受代。凶恣無倫。以鷹擊毛鷲爲治。吾方年十八。頗任俠自喜。曾讀書知古今史事。乃能月旦人物。因痛恨此新警長之苛暴無人理。而警長亦疑吾專力偵吾家間隙。用爲要脅。吾報仇之心乃益擊。吾躁暴無倫。苟有所思。必欲行之。旣仇此人。卽欲狙擊。一日晨起。納刀於衣底。語次出白刃如霜雪。示余盜復曰。吾挾刃伏村口。知此賊道由是出。已果遇之。力前鑿撲其人。彼亦挾劍而行。顧出不意。遂死余手。得意而歸。忽遇二巡捕於門次。曰。爾見吾主者乎。余曰。未也。巡捕徐出。少須以尸歸村。此二巡捕初本疑我。至是果捉將官裏去矣。係逮可數禮拜。此親王欲判鞫我。我對簿。竟有二人力言見吾死。此警長獄定。吾得三十年苦工。語至此。忽大怒曰。天下不平事。有如是耶。而此親王尤昏憤。乃以三十年苦工見讞。然吾固知羅馬諸王。皆潛巨盜於邸。

矧吾所爲。誅暴耳。於律無梗。白魯忒司之殺凱徹。衆稱爲自由爲義士。而吾之所爲。非歟。奈何三十年沈沒於苦工之中。獄定。吾關械至海濱受役。而怒火騰上。狀如發狂。矧吾新婚方六月。妻已媿矣。家人大戚。而吾暇輒思遯。乃不能斷其械。後此得鑄鐵一片。則以火石磨治作鋸齒形。是均。在夜中所爲。遂斷吾練行矣。居山中可數月。夜間且竊歸。示吾妻以踰伏地。妻亦時來見存。余盜心已萌動。妻乃力沮以爲不可。後見吾志已決。遂亦與吾同志。悉吾所爲。吾乃密令吾妻爲謀。聳數村人入夥。此數人均預蓄盜心者也。移時。吾小社會成矣。密購軍火。先報吾仇。至於今日。均一往無闕。設昨日果得親王。則大仇必立復。語至此止。復與余執手曰。昨日之事。吾不罪汝。尤囑余居山。與之行樂。並許余將引視老巢。且曰。是中良釀多。侍者均美人。余亦大悅。允其請。於是居盜鄉。知不能死。意小住數日。或不得贖。亦縱余矣。顧不愜意。事亦適至。忽邏者奔告。言兵且大集。至山下逆旅中矣。盜魁忽拊劍言曰。果有兵。一陟山樊者。第一卽殺汝。前此和藹之容。立易爲肅殺。迨邏者已去。則又釋劍言曰。吾爲領。

袖不得不爾。不爾將無以服衆。使從令。吾黨有故事。凡官兵欲撲山取人者。吾甯殺其人。必不令取。今汝勿怖。即使兵來。汝但從我。後我決不令爾斷脰。但從吾行。可爾。余聞言。心滋慘怛。知與盜行者必無利。追者將以我爲盜。而盜又不見。釋進退。均死。願亦委命而坐聽之耳。逾一旬鐘之久。盜皆登樓遠瞭。官軍而官軍則出沒於逆旅。左右時隱時現。有時指峯巔之樹。有時耳語似問道之所出。然盜已一一見之。移時。官軍似中諜者所言。乃不入山。揚械向官道去。盜魁曰。是官軍者必非追騎。而所遺贖書者。久乃弗至。余思竟其未了之畫。復出筆紙。而盜魁忽告余曰。若爲我寫。照不猶愈於寫山水耶。余自念畫神鬼美人山水動植之物。卽上而君相。均可奏吾技。而無禍。獨此兇頑之大盜。未爲寫真。今余曷關畫家。未會有之塗徑。因望盜魁久。規範已具。迨畫已立。此盜於萬山之顛。帶刀縛袴。英氣凜然。盜乃大悅。余方輟筆。而贖信之鄉人已歸。言靜夜行山。盤散不得出。迨出已二旬鐘矣。王以書與我。言三千數鉅。惟五百可。且以鈔不以銀。言人至王邸時。則出錢授送俘者。余以書上盜魁。盜魁笑。

曰。我山中安用鈔者。且我以何人送汝。吾儕均著名之大盜。官方懸金購我。我奈何。自投於科網。今釋汝。必以見錢得錢。汝自由矣。卽盜魁之影。命余書其隙處。訖。余將欲留影。而裂其餘紙所書者。付此傭保。盜曰。不可。卽留吾影。上親王。令彼知人間之有英雄人也。余見盜頗矜銜。自命然。頗譏其未有虞心。試問真相。一落人手。後此卽微服。人間人亦將得之矣。此盜之疏略也。顧未敢質言。而盜已發書。更命此傭賚而投王。此時已近上午十一句鐘。余奇餒不可耐。亦不敢陳乞於盜魁。忽聞盜魁傳餐。余乃大樂。盜魁曰。吾居此三日。將謀攻王。故於老營中所攜糗罄矣。今日之食。當以術取之。遂行。留一侍者筭余。曰。吾兩句鐘後必歸。歸時。汝腹當果。至盜之取攜。果在何許。則不之知。然其類甚博。度可必得。計此沿山之民。均盜諜也。且此山中之民。與世界隔絕。幾同山中打獵之屬。爲不開化之民。而吾尤不料地爲歐羅巴文明之區。竟有黠民窟宅。則直出余意料外矣。顧盜之縱橫。官中力固不及。而通盜之間諜。乃亦充耳弗聞耶。且山中牧人。初若無忤於人。然恆爲盜郵致劫質之書。雖然。余言廓

矣。行且不可收拾。今須歸入正文。此時筭吾之盜。爲一穉齒之少年。雖糾糾有盜風。而美麗乃無倫比。余本畫師。好爲人傳真。更視此盜。似重有憂者。枯坐吾右。以目視地。似有所追憶。余微與接談。久乃漸稔。然此雖盜。吐屬甚雅純。非恆盜。余欲乘此時。叩以盜中行爲。乃先之以褒詞。因而叩其身世。言壯士亦憶家乎。雖盜曰。餘無所惜。惟有一事。耿耿中心。非死莫忘。語時。以手拊心。仰空噫氣曰。吾此間似被炮烙之殊刑。今日似不能述。逾日當爲爾言之。語已。以手抱其頭。顛坐。口中似有所咒。余知更叩之。將生其怒。乃不更問。已而此盜思極似倦而寐。先猶自厲。然正值午倦。萬籟俱寂。遂卽草際而睡。余此際思逃。計必可脫。且拋其利刃於草間。坦胸眠。余苟取刃刺其胸。正復易易。時近處無盜。遙遙但見兩人。背余下。矚行者。意殊不在我。果余以刃死此睡盜。彼二盜卽覓而尾我。我已入人境。卽追亦且莫及。機雖險而實安。果吾性命岌岌者。亦將冒險爲之。顧自念我果逃者。則此同俘之二傭。且無倖矧賚書者。不審吾逃。苟賈買至此。縱以錢至死亦咫尺。且盜魁之見待良不惡。不必卽有死法。因

亦弗萌逃念。仍出紙竟。其餘晝日方正。午似萬物皆息。如此雜盜焉者。卽山下別業中。亦肅然無聲。所聞者。但鄉人驅騾向山作聲。令其左右轉。餘則牧人鞭絲聲。山中僧侶入市購物。歸載驢背。驢作鳴聲而已。余晝未竟。盜魁已歸一驢。隨之一人。驅驢驢背載巨筐。似均糗糒之屬。余初以爲此村人者。見劫矣。更觀之。態近自然。尋知非劫。蓋以資購得者。時衆盜皆集。似鷹聞尸臭咸集。助舉筐物。實地筐中。火腰一牛乳之腐。一巨塊。熟粟一囊。酒一甯。佐之以麵包。實諸草場之上。盜魁且出。已刃授余切肉食。時仍無雜聲。但聞齒決咀嚼而已。余生平於此餐。謂爲美滿無倫矣。食時有人引首四瞭。以偵來者。顧乃無人。於是飽食均無禍。而此驅驢之村人。得資乃三倍於常。則大悅而去。余飽後。精神煥發。雖頭顱被創。至此亦不覺楚。但見山水之中。隨處皆有雅韻。卽席地與盜同食。亦足資畫家之料。迨晚而山色尤佳。斜陽西落。林葉受光。絳黃相間。明麗照人。而山峯之最高者。尙戴積雪。更着餘明。則皚皚作玉色。而山陰日所不到。則聚爲深紫。陰森如滴。日光旣盡。入羣峯。卓立如樗。插青翠。爽人肌骨。

盜魁發令。令其妻羅出所劫珍寶陳列。令余估其值。移時。草間奇光射眼。果使骨董之家。及弄姿之婦人見之。當色授而魂與。余見其中有數物。殊人間所稀。似皆得自貴要者。余尋知所得寶。均零星售諸村間。而村中既無富人。皆鬻以賤價。余曰。胡不出此物於羅馬城中。以售外人。則善價或可得。余言既發。忽有少年之盜。請諸盜魁。昔將矯妝爲賈人。售其重寶於羅馬。立誓以二日歸。餘盜爭以物屬之。且預劃其值。余卽於是中見余表。而練端尙有數寶石。盜言必得六十圓售耳。余自念今日果得轉者。當至羅馬贖吾物。已而沈黑。賫書之傭仍弗至。余覺更宿是間者。殊怏怏不可耐。盜魁已下令司更。且云。果賫書者夜中仍弗至。則是間不可更居。須易地以避兵。余身則仍令雜盜筦之。余問盜曰。壯士不言告我以不平事耶。夜中可以言之矣。此盜本欲有言以祛其鬱。余一發問。盜卽自陳。

雜盜軼事

盜曰。吾生於弗魯昔農小村中。村即邏阿白魯西山下。吾父行賈。亦小康。故令吾壽

學。意將命爲牧師。吾則不欲懨懨執此役。因之流蕩無復規檢。且未嘗策及後圖。遂浪擲韶光。無復顧惜。迨至情慾旣生。適村中有業餽飪者。生女可十六。美麗無倫。父母祕惜。勿令出友村間。少年。吾於衆中數見。乃眷注無已。以吾目中所見。容色咸多。焦黃。獨此美人。乃瑩潔如玉色。吾父既有遺資。吾乃用以製吾衣飾。常至禮拜堂中相見。且時時以胡琴雜樂過其門左。挑彼出視。女恆微步。其父葡萄園。吾時卽籬次窺之。女頗有情。而其父則伺我如狸狴之捕鼠。意留此女。攀援貴人。獨不許我。我則大失望。以爲生女。胡不令事英雄。逾數時。其父乃爲之相攸。則鄰村富農子也。婚期且定。吾一日適見此女。憑窗目我。似憫我者。我思此尤物。安可令彼得之。一日與農家子遇於市上。吾故挑之怒。怒極。吾卽出刃殊之。乃奔避教堂。以資上神甫。令赦吾罪。然上帝見赦。而有司乃不赦。正於此時。吾渠方收攬豪傑。爲廢亂事。素聞吾名。乃微服徵我。我乃署名。彼中實則爲盜之利。吾已歆之以累見。行劫均不窘。卽於是夜出禮拜堂入山。受盟爲羣盜矣。吾新入盜籍。動息皆新。久之漸憶前事。每於閒中輒

懷女貌。當受令司更。更深思發。幾成狂易。後移巢他去。路經弗魯昔農。留山中數日。自山下盼吾所歡羅塞塔所居地。心緒起落萬端。甚思一圖相見。既而又念卽見何爲。矧彼決不爲賊婦。果獨身下探。則其事尤險。蓋余之頭顱價值已懸官之欲市。吾頭久矣。惟望見之心滋切。乃示意於吾渠。謂是間有素封家。劫之可以令贖。因長夜狙伏老農葡萄園之次。余稍進伏女所常經地。忽見白裳斗出吾心。大震知爲羅塞塔。以他女初無此飾也。伏行而前。近女而立。女斗號吾止之勿喧。且訴吾愛慕之心。力勸同遜。自矢舍盜業。弗爲顧吾力。言女仍力號不已。此時余之同伴已大集。吾心滋悔。知此舉誤矣。顧已無及。吾渠曰。此女爲我得矣。趣驅而登山。吾力求賜我。並陳往迹。有締姻之望。吾渠叱曰。往事胡知者。按吾法律言之。當屬我。令贖吾雖大怒。顧且得罪以死不得已。上此女於渠。渠挾之登山。女暈不能前。衆扶掖以進。吾媚嫉極。請於吾渠曰。此女舊相識。請與同行。語已。渠怒目視我。乃如揭吾隱。吾卓立無動。渠亦許我。我扶掖此女時。乃知識全泯。若無覺者。以首枕吾肩。吐氣及吾頰。吾心碎如。

搗自念人固我耳而乃不屬我既至山跌山石險不可步吾思卽於是間負之而奔
 然偵者四集卽逃亦無脫但縱步行意去人遠者或可作萬一之想方縱步時吾渠
 忽發令曰止時此女眼目微動顧仍不能言吾受令實之地上渠忽臨余言曰爾留
 此女往尋牧人以書告老農令贖吾自念苟聽贖者吾事敗矣因復面渠言此女爲
 吾擒乞見賜爲婦吾渠不言出槍發機向我而輩中亦人人出槍相嚮吾念更濡滯
 者糜爛矣盜語至此氣哽不能伸額上汗出如濯胸際升落如潮汐已而少蘇曰吾
 得牧者矣卽歸面吾渠渠抗坐羅塞塔之旁以筆授女令索三百圓女不能書衆爲
 把而書之書竟付牧者牧者旣去渠曰若今日敢與長上抗以律言之今日吾彈宜
 塞爾之腦中然爾我故交恕爾不法得減死論且不以女授爾亦正所以全汝汝得
 美女壯志將立泯至於此女應屬何人吾自有定律爾不能奸也語至此吾無言但
 幽咽欲涕逾時言曰渠雖以霸力抑我然據律不爲私言吾乃不得復仇之隙因僵
 臥椎心不止迴面羅塞塔亦僵如死女吾負至樹下以背倚樹令坐出酒瓶以酒灌

入其口。得酒。乃略醒。前此數刻。方見其徜徉於葡萄園中。至此則臥地咻咻。但有餘息。吾伏而視之。悔乃不可狀。既悔得女。又悔爲盜。吾渠似知狀。復發令。令司更以待牧者之歸。吾奉令時。仇吾渠不已。既行。忽悟渠守法。非侮我也。又念渠恩。脫據律者。咄嗟死矣。計令吾司更。正以脫吾。不爾。吾將百露其醜。在律必不可道。思及此。乃轉深感。吾渠不已。因徐徐至山跌之下。幸無邏騎。已而見賚書之牧者歸矣。吾力奔取消息。顧乃不以錢至。吾知盜中定律。此女必死。顧吾自念生既不爲吾得。則死時亦當盡諸吾手。語至此。盜復哽咽。余聞盜言。頗太息。以爲天良淪喪之人。宜其妄爲如是。盜少須復言曰。牧者旣以消息語吾渠。渠知老農斬資不贖其女。乃集吾輩去女所臥處。少遠。乃發令處置此女。人人咸欲出刃。吾於是出而語渠曰。此女之死。宜也。苟不死之。後此劫買之業將敗。惟此女無罪。罪在其父。即使論死。幸勿以殘忍之律。施諸其身。今日且晚。女亦倦就寢。不如乘其寢而盡之。惟吾與此女。本有夙緣。此役請以授我。且我之殺彼。必不令其備無窮之苦。然同伴諸人咸不悅。羣起而爭。渠曰。

止勿譁。令吾以此女至林陰深處。置之死地。吾聞命卽負女而趨。至於樹陰濃黑之地。然女尙眩暈未醒。吾計女若見吾而呼吾名者。吾又何以自聊。吾此時躊躇至再。終莫下其刃。顧一濡忍。而他伴且來。吾又無自遣。於是寘之地下。驟下。吾刃女一微呻。立死。語至此。盜復嗚咽不能忍。余聞而大震。以手掩面。忽見盜渠臨余側曰。汝睡耶。我將易地矣。天且暮。爾賫書人尙未來。惟此間險甚不可居。吾另以人下守山。引彼傭入吾行帳。余此時頗欲睡。尤不欲目覩此少年之悲狀。於是嘯引出山。至於小道之上。盜皆狼顧始行。納彈引機。四防邏騎以備格鬪。道上遇流泉。余語盜以渴求飲。渠自以冠承水飲余。尋至一叉路。見一女郎衣白衣騎馬。然僅一人。余念是人又不免矣。時同伴一盜引槍入林。將斃其馬。取其人。余觀此女郎。心爲焦悚不已。本欲發聲呼。讐使之引避。然女生而余死矣。而良不忍伏虎道旁。令羔買買然。觸其吻。忽見此女攬轡迴身。地至空曠。渠遂不敢出。余私念羣盜阻山。今夕胡以自即人境。而盜亦自知其險。奔越如飛。余至於不能追逐。行逾三旬鐘。復至一山。始得寢所。盜

渠謂余曰。汝罷乎。然吾輩寢處無常。非嚴詭巧。謀無敢遽施行。帳余聞言甚服。盜之有膽而縝密。時月明雲淨。萬峯皆作暗翠。亭立於月中。山陰及陂陀之下。小火星星。然皆牧者小團瓢也。余罷極無心觀月。兀然遂寐。心中自念脫囚之日近矣。盜渠發令取乾草爲茵褥。且以草爲枕。脫其巨帙授余。爲被。余思此輩均善於斷人之咽喉。胡乃斗發仁心。因於歎詫。中生其感佩。似在亂石叢中。火山缺口。乃娟娟發挺名花也。方余未寐之時。盜渠尙與我坐語。意甚重。余且云。吾於此業頗倦。今已擁多貲。欲洗手爲承平。黔首且問余能否爲彼圖一護照。至於美洲。余極力贊助。自承必能踐諾。於是歸寢。余臥於草積。似於尋常茵褥溫煖多矣。長帙旣加。鼾聲大作。至於聞聲趣起。則已六句鐘。天甫暉明。盜渠曰。此間樹少。隱身非易。須入深林中。爇火自熱。迨火燄張時。仍各以長帙四張。勿令山下見之。及燄微。薪紅則羣盜環火列坐。因取昨日贖物分裂。食之。方進食時。復聞羊聲。盜渠亦作羊聲報之。見二人下官林。端下引二人至。一爲邏者。一爲投書之備。盜渠立起迎問。且令餘人隨行。旣而語余曰。汝贖

金至可以脫羈而去。余固知得贖有期。今聞渠言。則大喜過望。於是不食。欲行盜渠。與余執手。且云。彼此可以函通。而護照之。乞冀足下。必勿忘我。余曰。如教。惟昨日。王以手券與公。今贖金已至。幸公還王。故券盜渠。忽以目視余。卽曰。是亦公道之語。汝得此券矣。遂與余別。握余手至堅。余並引二傭別渠。行法人語至此止。時四人猶徜徉海灘之上。初無他語。法人語後。微臬司婦人至。踉蹌不可狀。聞女子見殺林中。時不期失聲而哭。引其夫之手。仰首作乞援狀。其夫拊背言曰。勿患。當少壯若臙已。而至寓夜深矣。遂息。微臬司婦人者。和平溫厚人也。見英人傲兀。心亦厭之。當歸寢時。語其夫曰。彼英人固猖傲。以吾卜之。見盜必失次。夫曰。何恤英人。彼焉知人理者耶。

英人遇盜

遲明客寓中人起。狀至紛雜。彼巨隊之旅人。甫明卽上道。惟英人驕踞。尙沾戀牀席未起。凡英人起居與恆人異。必有矜持名貴之舉動。而此英人尤異於衆。一則行篋既沈。遂以書上警察。得騎士八。步卒十二。衛至封地。此時英人以兩手納衣囊中。乃

睥睨自示蹇態。約翰爲彼料量家具，爲數幾一千以外。而此英人指麾約翰，但寥寥作數語，似甚祕惜其喉舌者。微臬司婦人忽爾趨進曰：先生能否容吾附隊而行。而此英人方納彈於膛，口中銜通條，不卽答。但點首示諾。初未一視此婦人。微臬司婦人心中自念英人一何蹇耶。迨旣上道，騎士前行，步卒躡車後。中夾英人之車，徐徐行以俟步卒。行僅數武，英人忽曰：吾遺一金錢之囊。趣約翰歸取諸肆中。馬步旣停，而微臬司夫婦已前行。約翰至息，言不可得。英人大怒曰：吾尙識其處。奈何言無。是必傭保所竊。再遣約翰歸索。然仍無有。而肆人盡逐之。至立誓言無。紛辯於車前。以英人爲誤。英人曰：吾置此囊於方鏡之下。白石几上。橐作碧色者是也。其中滿實金錢無數。肆人尤立誓指天曰：白其無見。英人怒曰：是必傭保所竊。肆主窩盜。此國度直盜窟。余自南迤北道中，所遇欺詐百出。吾焉能恕汝。當告之警察。於是起立將赴警所。身動而金橐鏘然，而落。英人始大慚沮。卽曰：此橐乃可殺。遂把金錢十數擲之車下。曰：汝輩得之。吾車速行。於是濡滯至半句鐘之久。而微臬司夫婦之車已前。

趣輒就軒中出首後顧既轉山樊前後乃阻隔不相見此時英人亦上道陽光照耀槍桿狀至森肅英人偃蹇車中自思咆勃之狀慚沮已極因而遷怒於人似一身誤者舉天下皆誤也少須至空曠平原之上約翰曰胡以不見前車英人怒曰若勿多詞費若喜言人家事吾耳殊倦聞約翰知旨乃不言時車已入山且行且修阻寥寂馬隊已至山顛忽聞奇喊力驅而下英人亦大震而車亦登山英人引首下矚則羣盜方聚劫微臬司夫婦地至峭險左右皆石壁微臬司主僕顛不能聲而婦人已爲盜擄英人出兩手槍力奔而前且趣約翰隨行盜見騎士遂罷劫結方陣出排槍死騎士一復傷其一餘騎亦亂不敢前盜止而裝槍騎士之槍亦出乃不能死一盜盜槍再發騎士幸無傷然軍心已亂盜方裝第三槍見步兵已至盜乃下令返奔趣山行步騎均力尾之盜亦力戰騎步仍追躡不止乘間輒發槍互有死傷尸自巖壁顛跌而下騎士不能陟險則以槍仰擊山盜英人力前而飛彈蚩然自旁追過英人見車物故在而此婦人已在強盜之背白衣飄拂於林末英人力前追襲欲奪歸此婦

山路既險趨走莫便少須乃不見白衣而悲號之聲仍續續而至乃循聲以前然聲發自左而槍聲則嚮集於右英人隨聲而上至小道中果見二盜挾此婦履山石而行一盜迴身發槍彈中英人之冠焦其髮英人報之以槍盜立仆其掠女之盜亦釋女發槍彈過英人膊下微創英人亦發槍報之盜亦創已見英人追近始舍槍出劍英人以槍末之刃格之於是格鬪不已盜則短小精悍人也英人力巨而轉動乃不如盜趨然爲力則足以敵盜無所懼怯戰地在石壁之上下臨無地英人見此盜步步偪己至於巖次冀其傾跌而下而前仆之盜方力疾強起出刃來助相距僅數武英人知距危候矣忽聞彈聲創人復仆則約翰至也前盜血溢而力疲亦不能支英人起而乘之至於巖次以力推之仰翻飛翹而下英人臨崖下覷則仰臥不更動矣英人反視婦人昏昏如中酒於是主僕夾扶至於官道之上而微臬司人方呼踰而哭累覓乃不見其妻迨既見妻喜極狂易立發思欲力前抱提英人則正色止之以爲暈也此時英人乃不類前狀前此嚴冷幾無人氣此時義心勃發奮不顧身則知

英人之仗義在心。初不在口也。呼約翰至車中取醒藥。一心專屬此女。己身血沁沁出。亦不之覺。已聞山上槍聲。猶動。知兵盜戰且未已。女受藥已漸蘇。英人乃令微臬司夫婦易已車。以騎士衛之前行。微臬司人感激無地。請與同坐。英人毅然不之答。麾御者前。於是約翰始裹主人之創。以流血過度亦微暈。少時微臬司人車中物事亦整理。主僕遂登車嚮封地。行時而步兵與盜仍搏戰未已。微臬司婦人道中已醒。問其夫曰。吾身處何地者。夫曰。若居英人之車。此老仁勇無倫。乃以車見假婦人曰。吾憶身落盜手。何由至此。夫曰。即英人救汝者。爲爾格盜身。乃見創。且以車假我。女聞言大感動。且泣。頗悔前此輕鄙其人。爲非禮時。夫婦已至逆旅。英人亦續至。婦人力追迎。英人於門外。意大利之爲禮本臻極地。既見英人。力抱提之。至於哽咽不能語。英人大窘。不知所爲。乃驚詫不已。女見英人血尚沁出。乃以巾拭之。荷荷無已。英人曰。此何足惜。女曰。安琪兒救主。念我復抱提英人。嚶嚶而泣。英人四顧無措。曰。此非妄言。耶。然語氣甚和藹。不作憤詞矣。蓋此次英人之叱詫。女固不以爲唐突也。

鬼關

去曼哈都城即今紐約六英里。有海峽一。左邇大陸。右距長島岸。高如陵。中多伏礁。水勢

乃奔駛狂逝。一瞥千里。每日水勢恆激。無復靜理。苟遇挺礁。則仰跨噴沫。白點四飛。隨礁高下。作怒瀑勢。舟偶與犯。則萬無全理。其在晚汐之時。則水勢平貼如席。一經潮生。卽爾突怒。不可遏來。潮及半。則水勢尤兇恣。旣滿復平。猶之老人飽飯昏惰。思睡其狀尤類。醉人未醉則靜。旣醉則昏。惟半酣時爲狀。至劇烈莫禦。此地之險。雖以荷蘭舵工聞之。猶且動色。因名其地曰鬼關。請入此。卽成鬼矣。余少時曾以小舟出其中。幾死者數。以余少時喜與荷蘭小友作河上之遊。一以試鬼關之險。一亦攬古。覓取陳迹以助考據。此鬼關之名。河中有巨礁。其旁附以小礁。人則稱之曰子母礁。石前此有破舟。尙傾顛其側。成爲陳迹。父老言爲海盜之舟。少時尙聞盜踪。至奇詭慘酷。今則盡亡之矣。余舟行時。初不敢近此礁石破舟。以大盜餘威。尙足震懾童孺。遙望尙見斷桅出水上。年代旣久。木蠹朽作黴色。水落時半見船身。外皮旣剝。而船

舊全露。望之如巨魚之骨。海鷗盤旋其上。作井闌狀。土人言夜中恆見船鬼。均枯骨。目光閃閃。作深綠。此二事余尙記之。餘則百索不可得矣。河之沿大陸流者。輒作數十曲。隨礁而轉。礁上老樹俯首如怪物。人人言樹中多盜之窖。金及鬼踪。與盜漏關稅人之巢穴。余少時經此。輒懼。迨稍壯。思欲研求其迹。無憚。鬼盜皆將溯其陳迹。顧乃無所徵。驗據人言。河身有鬼。伯渡河之石。伏於河底。不可見。又言有奇鬼。冠三疊之冠。余皆不之見。而意之所屬者。尤在藏金。久之乃少得根據。因一一書諸其下。

海盜詰德

美洲前此有荷蘭人殖民地曰新尼柔蘭。荷蘭國以大帥鎮之。後此歸英王。却而司第二版圖。新收政治不立。而通逃之人乃大集爲藪。逃人中尤有出伍之水軍。國家初不入之尺籍。聽其衛邊。師無紀律。乃與盜近。平日因糧於敵。恣其劫掠。及承平無事。而盜心仍熾。於是公然行劫。每遇西班牙買船。則剽掠無遺。羣盜旣據鬼闕。遂以爲天險。其去曼哈都尤近。賈船往來如織。出剽遇敵。則阻礁自蔽。得賊後卽於林下。

分之。盜所得既易。恣其揮霍。故小販恆得利。樂與盜通。而盜亦挾貲入城。貨則以賤值售棄。得錢沽酒。傲藐市人。恣其罵詈。而傍肆之鄰。長日紛擾。不復安枕而臥。既不堪。則議請諸政府。令戡盜踪。政府乃議殲盜。或逐之出城。顧兵力初不能及。乃以盜制盜。升署大盜詰德爲遊徼。詰德之爲人。初不之詳。猶之鮫人不能判別其類之屬。鱗屬獸也。詰德狀似賈人。而實含盜質。蓋往來於商盜之間。以盜貨與商盜互換。居中奄有其利。其人製蚊子船一。無論淺瀨湍激。均可渡。去來捷疾。踪跡詭祕。莫可究詰。此時政府卽徵其人。用以緝盜。一千六百九十五年。國家與以巨舶。佐之以兵。遂歸其巢。詰德既歸。力遣國家所徵之兵。一一用其妻羅直趣大東。爲羣盜於海中。蓋捕盜之身。爲盜矣。大船出沒於馬得拉崩那微司大馬達加斯加三島之間。橫截紅海之口。獵擄行舟。繼得幾大絕富之商舶。舵工均回人。船主則英人也。詰德且宣令曰。我爲基督教人。來舟爲回人。吾之取彼。示罰耳。非劫也。剽劫既多。擁資無算。仍歸美洲薄斯登。並廣挾其爪牙。人皆富碩。時大帥仍具魯孟忒。立志殲盜。以署用詰

德卽帥之計畫。及詰德叛。乃大憤。決計誅之。諜者告帥。言詰德已歸。貝魯孟忒乃廣布邏騎。取詰德。詰德者神勇冠時。又所部多梟俠之士。官中人久伺。乃不敢卽。詰德知狀。則盡窖其寶貨。以一身游行於鎮市間。受執時。尙極力拒捕者。乃不敵。卒取而檻獄之。所得從逆者。亦夥。政府以詰德黨衆。而援多。鎮帥之力莫逮。乃以兵艦取詰德歸。英倫朝紳尙欲生之。顧罪狀已稔。無論首從。咸論死。決之於倫敦法場。詰德初入纜繩絕。詰德下更易。以新繩始殊。而村人則言。詰德有神術。故再纜始死也。詰德死後。而訛言乃百出。時村人知詰德有窖金。人人爭欲暴富。幾類狂易。偶於土中得回回錢。則驚怪其文。以爲符籙。有人言。詰德藏金於人跡弗及地。又言金在迫立墨司與可特石角間。又言或在他處。又言窖於長島。喧傳不一。實則大帥求盜急。凡爲盜者。爭窖金於地。以求免巡警。旣嚴密藏。後至不敢更發。尙有藏金人死而表失。或至今藏也。村老每告人以某地樹幹出地奇。或其下有金。蓋以欵樹爲標識。惟金窖恆有鬼物呵護。藏祝鬼爲守。鬼受祝因護其金。且司金之鬼多黠。恆迷離其狀。設求

藏者得匣及囊則怪事且立見有時地闕卽封有時異聲出其下有時金得而鬼攫金金卒不可得明日更至發處則苔封如故如未發者余聞言初不之信亦不詳述其事冀必得確證始箋而存之因往問老輩取狀究不得朕兆一日爲夏末秋初風日晴美余讀書倦下釣水次尙有執友數人同釣而魚終不卽餌雖屢易釣磯長日竟不得一魚最後至一巨石之下在曼哈都城之東秋熱尙酷人境幽靜無譁水鏡平無淪漪魚鷹栖樹引喙待魚余時同下釣舟中可數人中有一人近中年矣晝長人靜倦而思寐釣竿直入水中旣醒引竿乃不得出力擊出水則有物隨綸而上古式一老手槍也鏽滿木爛似滯水中久矣旣得古槍衆爭集視有人言美爭自立與強英博沈沙之物也或曰歐西第一次得美洲時所遺留也至第三人則決曰此西班牙製也果鏽槍能言必將告我以西班牙人與海盜戰狀且安知此槍非詰德所親用者中年人曰詰德之爲膽力偉哉果此槍爲詰德者當香火祀之雖然語及詰德吾鄰曾告戒以所知曾發詰德藏金今魚不吞餌矣吾將告公以得金事藉以破

睡。因垂綸舷外。談得金事。

湯母華格

去薄斯登數英里。有小海灣。海灣深入腹地可數英里。盡處則林木蔚然。面樹卽爲小阜。鬱然而隆起。阜上有麻栗老樹數株。輪囷可合抱。或言詰德之金曾嘗於是間。以小舟隨灣而進。可直達阜下。且用爲標識。而阜高尤足四瞭。詰德之窖金未久。卽伏法。故未揭取而去。一千七百二十七年。美洲新英倫地震。死人如麻。有湯母華格者。鄙畜人也。有妻與之同德。至於夫婦之間。亦互相刻覈。其妻拾夫墜物。卽扁鐻以爲己有。母雞作聲。恆誕其卵。婦聞聲。卽往伺其州。得蠶。急拾藏之。不令夫覺。而其夫則潛伺其後。與奪。往往以一卵動。致勃谿。居室蕭寥。如不舉。煙火者。屋之四圍。生香柏數株。香柏不生。沃壤足。知其地之瘠矣。家有煙鹵。盡日寡煙。燄門設亦無叩者。畜馬一匹。脅骨隆起如籬落。盡日喫草。草乃不盈寸。不果。馬腹夫婦之鄙悖。人無親者。其妻尤好人。咒且暴烈。作暗鳴叱咤聲。三言弗合。雙拳立奮。村人遠遠。恆聞婦聲。與

其夫爭雞卵。其夫出臉際。恆被血縷。似此爭。又不專恃口也。鄰右亦無居間之人。每過其門。斜睨之。輒趣步行。一日湯母外出。歸時取捷徑。徑多藤蘿之屬。又沮洳成瀆。水藻叢生。偶一不慎。卽溺。足弗出。野潦不濬。廣生蝌蚪水弩之屬。湯母取徑至慎。無敢縱其步履。久之至一處。土頗堅穩可步。前此土著與白人戰。恆築壘於此。至今泥壘仍在。伏地如斷墳。上生雜樹。湯母行疲。卽坐息於此。此在恆人。卽羸罷亦不居此。此地相傳土人祀鬼。卽爲此地。故恆屏跡不至。湯母獨不之畏。以背倚樹。以行杖點地。排悶其初。土鬆杖陷入甚深。久乃觸堅。莫入。急發土視之。則一髑髏上籍。巨斧柯已爛矣。湯母大怒。以足蹴之而去。忽聞有人言曰。爾縱之去。可爾何怒爲。湯母大驚。仰視則一黑人絕巨踞石危坐。湯母自計不聞履聲。胡見黑人。且此黑人非尼格羅種人。復非紅人。衣如紅人之製。且曳紅紳。臉上似着煤屑。髮蓬蓬如野草。肩上荷巨斧。始張目視湯母曰。爾蒞吾界。何爲者。湯母曰。此界公也。何分爾我。質言之。則屬諸披卡迭所司地。黑人曰。披卡迭叢過。纍纍初不自治。乃好毛舉細事。以繩人短。因遙

指曰。汝觀披卡迭何如者。湯母隨其所指觀之。見大樹空其心而枝葉尙盛。樹皮書披卡迭三字。披卡迭之發跡。蓋與紅人爲奸利而他樹之上。則咸鑄殖民地之鎮酋及著姓而已。身所倚樹。則亦鑄富人之名。曰克老甯齊。其人用盜起家者。黑人曰。汝第觀此。吾今年圍罈。乃不患無薪。湯母曰。汝胡力能伐披卡迭樹。黑人曰。汝白人。未至之先地。非我有。耶湯母曰。汝究何種人。黑人曰。吾微稱夥矣。時曰。野獵人。時曰。黑礦人。其在此者。則稱我爲伐木人。此地紅人尊我爲神。恆竊殺白人。祭我。今紅人盡矣。吾居此。視爾輩白人躬被天討。因贊爾販奴之局。以稔汝惡。且能行術爲羣徒之師。湯母曰。然則足下鬼矣。黑人曰。是也。然在他人遇鬼。必失。次湯母不然。以彼與悍婦久居。至鬼亦無懼。湯母起行。鬼亦起送。行次尙談心。黑人大悅。遂告以高阜之上。麻栗之下。詰德窖金在焉。鬼曰。此金我司之。餘人均莫得。惟能媚我爲我所悅者。主之。今余重汝。當予汝。惟須立約。至約中何言。湯母不之告。吾亦不之述。但知誓章至難。以湯母之爲人。惟錢是務。至於請問。則其難不待言矣。殆將出樹。鬼止於樹中。湯

母曰。神許我以金。何物足據。鬼以手點湯母額曰。此卽吾符信。語後。裁身於地。初沒其足。已沒其胸。終乃沒其首。不見湯母。旣歸。額上指印百滌。乃不能去。旣至。其妻則告以克老甯希殞矣。湯母方悟。行時。黑人乃以斧伐吾所坐之樹根。樹上則克老甯希名也。因曰。強盜之死。吾奚恤爲。惟自知今日之遇。其事確矣。然湯母所聞鬼語。本不欲其妻聞之。已知掘藏之事。非一己之力所勝。於是不得已以實語。並述鬼約。其妻聞言大悅。告湯母曰。果得財者。毋恤鬼約之苛。趣允之。可以終吾世。無復憂貧。湯姆自念鬼約苛。行將終蹶。必不之允。湯母蓋故爲此狀。矜其妻也。其妻弗省。因之大忤。復勃谿者累日。湯母之意。則謂妻愈暴者。己乃愈斂。已而其妻自念。此事吾胡不能自爲。苟得金。吾獨享之矣。其妻初不畏鬼。自以鋏鋤赴藏所。逾數句鐘。俛歸。湯母駭問。則不之答。因與鬼遇。鬼斬其約。金乃不能得。妻自計以賂賂鬼。鬼或允也。明日午後。以犢鼻褌裹物無數而出。湯母久候。乃不歸。夜中仍弗至。明日傍午。至於黃昏。妻仍渺然。湯母大駭。檢點物事。凡家中銀器都盡。湯母則大怒。以爲其妻逃也。更

一日。妻仍弗歸。至於其妻踪跡如何。卒無知者。而史家則紛紛條辯其事。或云黃昏迷路。入諸積潦之中。而輕佻之子。則云席卷重物寶器。從惡少逃。尙有一人。則云爲鬼所抑。陷諸泥中。道旁尙遺其冠。此可證也。甚者則云見黑鬼。荷巨斧。挾物事嬉笑而行。然質諸輿論。則云湯母久候。不能得至。遇鬼地索之。可半日。茫然不得逃。兆極力呼名。無見答者。偶有答者。則蛙聲閣閣而已。天已昏暮。老鷓作聲。蝙蝠觸人而飛。忽見柏樹之上。有羣鴉飛鳴不已。仰視之。有犢鼻褌裹於樹上。湯母大悅。以爲物事在此。則其妻所攜物當在此也。因曰。物在人。非可也。乃登樹取褌。鴉亦隨飛。湯母發視。則人心及肝血尙淋漓。蓋其妻所有物。卽剩此耳。以理度之。是必其妻以虐待湯母之術。對此大厲。雖然。天下悍婦。其力宜能敵厲。而乃反爲厲。有則事之不可解。時沙上足印散亂。重疊是必久戰而敗。敗而見殊。而地上尙有遺髮如剛鬣。似鬼髮。爲婦所擗落者。湯母見狀。卽逡巡曰。吾妻之力如是之鉅。此鬼亦可云領得滋味矣。湯母自念銀物固渺。而悍婦隨亡耳。根清淨得失。適足相抵。又念鬼真。吾友能清。吾家

積毒其意良可感佩。思欲更面此鬼，致誠款乃，屢呼鬼名，鬼終不出。鬼意殆謂條約弗定，形亦不遽現。久之，湯母年高，冒利之心愈篤。鬼約雖苛，亦非所恤。一日果遇鬼於林間，鬼逍遙以脣噫氣爲狀，至適其初傲兀不之理，斬然無情。慄及湯母語以交易事，於是始開議條約。其中有一條，凡生人與鬼接者，所必有之事，觀者當自辨之。其次則云：得錢之後，當力爲喪心，販奴之心，願此事。雖以湯母之嶮猾，亦不忍爲鬼見狀。卽曰：果不販奴，亦當博取子金。鬼謂天下能以重利剝人者，卽爲鬼之同類。而此語適中湯母之嗜慾，慨然允之。鬼曰：後此一月，卽在薄斯登立質庫。湯母曰：苟得金，明日張吾肆矣。鬼曰：每百金，月必取子金二。湯母曰：四之可也。鬼曰：汝旣列肆，當曰：質必以重物，又爲之限，逾此限者，物聽吾鬻，不得問。凡貿易家，假資於汝，必令其傾家。始已。湯母曰：豈特傾家，吾將令其爲此語至此意言令之爲鬼語，鬼而諱鬼禮也。鬼大悅曰：汝能如是，吾意釋然。且汝以何時取藏金。湯母曰：卽於今日。鬼曰：可因而約成。逾數日，衆咸見湯母距大匱而坐，質物者紛綸交其門。因之富名被國中。此時美

洲無見錢。行必以鈔。衆知是間後。此商埠必大昌。乃爭欲購地以待。而無資者爭假資於豪右。因之錢乃大荒。既而錢出而地乃烏有。蓋鬻地者。均誕人行詐者也。中戶因之而窮。大戶因之而減。而湯母適於此時立幟。炫富於國中。於是求質者大集。悉出其寶貨歸諸湯母。而湯母者。遂日與貧人習。顧雖與習。然子金必多。而質物必貴。所求者斯二而已。至於子金之高下。則視其人之緩急。求之愈急。則子金愈昂。其來者如糾束溼。必令其液盡。而後擲之。此時湯母乃大富。其冠巍然。構大厦。而居其中。則枵然無物。以物美則錢費。不如枵之爲得。然亦購車市馬。爲壯觀。顧馬腹輒餒。且死。方其車行道中。時軸澀而不膏。其聲軋軋。足知債家之哀呼。如此軸矣。迨湯母年高。將修身以造福於來世。頗悔鬼約之過當。乃思以詐術愚鬼。忽成爲常禮。禮拜堂之善士。祈禱之聲。震屋瓦。似天堂之門。可以呼詈。而闢之。但數其聲之大小。卽寫此一禮拜中。爲惡之輕重。每入堂時。至以勢饒。偪人行苛禮。並極力恢復教門之弊。政蓋湯母之入教。其谿刻實類。其行貸。然心中時慮鬼矚。乃日佩聖經。以抵之。尙有。

巨本聖經寘於案上。遇質家至者。則脫其眼鏡。寘卷上。掩之力。與質家爭。子金議定。復展卷肅恭而讀。至於垂暮將死時。忽加所馭馬。以新踏鐵被之新鞍。仰埋之。地下。自計人既爲鬼。則地球倒翻。吾適倒騎此馬。黑鬼果見。迫者吾以善馬。遁凡此。均得人言確否。未敢立決。然正史中所言。則不如是。當未埋馬時。湯母初未御此馬也。將姑試之。一日大雷電。以風湯母方冠白冠衣。印度新製之衣。正與良友核帳。帳清而此良友者。倒帳矣。友鞠躬涕泣。求展經月之限。湯母峻辭曰。汝弗爾者。我業亦敗。友無言。但曰。君若如是。吾家覆矣。請公加我以慈悲心。湯母曰。汝不聞諺言。慈悲之心。自家而國乎。似此荒年。吾躬自支厲。尙不可知焉。能憫汝友曰。吾擲子金於公家。已無數。湯母曰。苟得君一錢者。必爲鬼。拮正於此時。聞門外叩扉聲。至厲。湯母出觀。則見黑人引黑馬至。馬騰驤噴沫。如有所待。湯母往取聖經。乃不之及。以案上重疊質物。無算。聖經爲所壓。不得出。黑人曰。湯母。我來矣。張巨手如箕。寘諸鞍上。巨鞭一下。馬乃如飛。而雷雨喧闐。馬疾驅不已。肆中人望門外。但見蹄鐵觸石。火星迸發。湯

母衣張如帆也。迴望黑人則不之見。湯母既去，乃不歸。尙有人見湯母馳驟向叢林而入，已乃杳然。電光既發，萬樹皆然。火熊熊燭天，怪迹既播，薄斯登衆，但搖頭聳肩而已。顧亦不以爲異。以是間妖徵至衆，自殖民時已然矣。衆知湯母遺產富碩，將以付其親屬，及發篋視質物，則均化爲灰，而鐵匱中遺金則一堆，木屑耳廡中二馬亦但剩其骨。明日大厦亦自焚，湯母之列傳畢矣。惟乞天下守財之虜，當時時識此故事也。至於事蹟之真，可毋攻駁，而麻栗樹下金之空窖尙存，而紅人殘堡之中，時見湯母見靈於其上。至今美洲之東，猶撫此爲童謠，卽以刺死擁錢籠者也。以上均老人所言，其中細節，余則盡忘之矣。而此午倦之光陰，竟爲此鬼談銷耗，瞬息之間，潮信已退，遂罷釣。衆乃謀登岸，翳樹自隱，以避陽光，銷爍衆果如言。舍舟擇陰而坐，地爲余少時遊散之處，去岸未遠，尙有荷蘭高樓，樓陰蘸水，然垂圯，相傳其中生魅。余恆望而却走。一日聚合多人，窺此空樓中，寘殘榍餘骨，散擲徧地。人云鬼闕中盜藪，即僑居於此。余少時腦筋空洞，卽滿貯此詭異之談，迨長，乃不能滅。余方凝思時，而

同游者已出糗糒。陳列滿前。衆列坐樹陰。地勢漸低。入河始止。細草。輒類茵褥。余既飽。卽偃臥草上。口中談敘。是間故實。余說甫竟。有樊特摩爾者。余鄰也。忽曰。適論藏金。吾尙記憶。是間亦有其事。余知樊特摩爾年事多。見聞廣。所拾遺事。必可據也。乃出雪茄吸之。坐聽此老之言。

黃金夢

樊特摩爾曰。茲事在一千七百幾年耶。噫。年老健忘。不可憶矣。然必在上世紀之初年。曼哈都城中有誠慤之村人。曰渥而弗德惠白居焉。惠白古姓也。亦爲故家。美洲初無白菜。此人蓋第一次傳白菜之種於本洲者。彼祖園囿所遺。雲祢慎守。無復展拓。亦弗易置。數代之人。咸護惜此白菜。令其脆美甘芳。以故惠白氏之白菜。乃擅名一時。而譜牒井然。亦不間斷而紊亂。天下世系之繇延。無與媿美者。其宗子必受祖父之嫡傳。試取其列祖眞容。合雲祢而較之。其神情骨幹。靡不相似。而家政所治。亦未嘗有舍舊謀新之舉動。室爲黃壚所築。門外周以長廊。屋頂削銳。經其門外。卽知

其爲故家。且平安無復災異。簷下橫小木片。以巢燕子。初夏之晨。燕聲上下。似贊美。主家之安善。屋後有樹數陰畝。餘而此人家。卽蔭綠陰之內。穩度承平之時光久矣。時薄斯登之城。漸推漸廣。將偪及其種蔬之地。且左右均高築垣墉。而此故家。乃不得復有古時風物。前此草深徑仄。人影漸入綠光之中。今則車過馬騰。似成一闕之市。卽往日村人。亦易爲城居之戶。特此惠白一氏。不同流而合污。而渥而弗德。適生於此時。已安享綠陰之曲。蓋白木之寶座。嗣統已歷半生。亦曾冊立正妻。同永田家之國祚。其妻亦汲汲顧景。覓事自劬。其身長日治針黹。無已時。行坐出入。而一針一線。無有止息。自輿論推之。彼一家所御。襪率出之一人之手。此夫妻尤爲上帝所譏。生女矣。自少珍護。寶貴亦時時。加以教育。而此女度針。乃成神技。而雅趣橫生。白菜圃中。竟有穠花夾雜。籬外向日之葵。張其黃臉。時時賣俏於過客。景物富麗已極。顧惠白雖貴。爲田家太平之天子。而天步亦有艱難。城墉所推漸廣。已侵蝕其國界。外挾市聲。後倚高墉。空氣爲之填咽。山容水態。均弗接於目。因而險暴。小民恆自夜午。

破籬扃而入。舉其綠鬢玉顏之百姓採擷盈筐而去。有時國門弗慎而遊方剛鬣突入蹂躪園囿爲之狼籍。且黃臉之葵時凭籬落外窺乃兒童輒自外梟其頭顱而去。然此猶至小之波瀾在惠白坦。然海量之中特略動風漪而已。時遇此事亦施之小鞭笞而國威已云大震。而其所弗堪者惟城根漸趨屋後村景日以繁夥。村間用費乃逾倍蓰而白菜之生仍弗倍蓰而產欲增其價而同時種者孔多。雖家蔬得名而亦無能增價。商務旣盛衆皆少康而惠白氏獨貧百思奇計獨不能挽此國屯憂患旣深而無愁天子額上亦遂增幾許皺痕。平心而論卽經此變故亦不能遽動坦蕩之懷。惟女兒阿美之年漸長天下須知女兒花綻而園丁擁護較諸時花名果爲尤百種經心吾年垂老不能描寫兒女私情但覺此女眼兒漸媚唇櫻漸紅而膚革亦漸圓碩此尙在十六歲夏季中所見至於十七春初則含苞之花全吐矣。余與女相見之日多亦甚望延諸君一賞。但觀其到禮拜堂時巧製之衣均得諸母氏復取其祖母嫁衣加以時世之刀尺額上之髮薄膩以牛乳之油覆於額上螭鱗之領。

圍以純金之鍊。光燦燦中垂一金製十字架。而十字架所垂適在乳峯中深谷之上。至於此語至此復曰。吾何老悖以我之年。乃爲是香奩中語乎。綜言之。此女年十七矣。然於十六之時。曾私繡雙心。作一矢貫之。蓋此時女心純不在乎種葵醃瓜之生業。正當危險之時。忽有新臨之客。主於惠白之家。曰。得爾克釐之嬌子也。然實不審其身之所自來。母凡四醮爲最後之父所生者。實老圃中晚成之果。上世固衰家以理卜之。其後子孫必繩繩無已。由其精力健神采王也。女子後此時與往還。客之來時爲語無多。而坐則甚久。每見老人虛其斗則代實其菸。見老母線團落則拾而置之。裙上或且欵坐。撫摩玳瑁色之獼兒。或從火爐中度曲之軍。持取而爲女郎淪茗。凡諸所事纖細已極。而荷蘭人之愛情。每於纖處見其惻隱。此少年苦心經營。竟有人知時。老母已大悅。卽獼兒見客。亦豎尾親人。女郎雖依母。運針亦轉其星眸而斜睨之。若直論其心。則坦然已加默許。以上之事。獨此老農初未之見。蓋老農腦中胸中均爲白菜塡塞。遂不復計及相攸。長日對火吸菸。無復聲臭。一日少年晚歸。阿美移燈。

逐客親吻之聲達於內室至此老農亦竟聞之初仍弗信尙以阿美爲襁褓中物耳今日胡乃驟欲嫁夫因拭目試驗忽恍然大悟以爲吾方醉夢之間而吾女乃已成立老農於是大憂老農固慈惠然亦念閩教不能不嚴卽擇配亦不容不慎觀此少年初亦佳品第家中資胡以自活果使嫁女與此少年則吾園又將割地因之嚴備此少年不令更至然頗內疚於心卽其女亦搵淚無數女本柔順初無怨懟之容凡老人所言匪不承順但外出與少年話而老人亦抑抑不樂一日忽思至二英里外客寓中游散其地爲荷蘭人雅集之區昔爲殖民之初素封者所居已而中落遂成逆旅門外樗樹參天遠瞭卽見樹杪尙有垂楊飄灑左右縈拂如流水往來故當夏令之時似招引遊人至此憩息而曼哈都人往往集此吸菸淪茗蹴鞠靡所不爲方老人至時適當秋令之下午榆柳均黃落剩其空枝殘葉趁風如走天氣浸涼遂罷蹴鞠遊人咸止門內是日爲禮拜六人閒無事因而大集其最夥者則荷蘭村人而他種人亦弗少以地居衝要僑者多也客寓火爐之次有皮製廣榻一具有倫木

者。恆踞此。以是人爲客中之最貴者也。其世系甚懸遠。爲一故家。洲中僑民中。第一人生子者。卽爲倫木之曾王母。匪特故家。而貲產亦廣。洲人恆引以爲重。任村長久。凡有司見之。均脫冠爲禮。至踞此皮榻。爲時亦非暫。前此恭謹不敢踞坐。迨年鬢既高。物望爭屬。竟高踞此榻。不復作謙抑狀矣。凡倫木片言。大衆無不遵率。以此人貴極富溢。不能與衆曉曉作餘語。店人見倫木。鞠躬承迎。至於無地。蓋倫木之予錢。必倍予也。天下惟富人之財。得之良與衆異。倫木恆不苟笑。狀如廣唇之狗。閉吻而坐。然店人有言倫木恆許可。而非有悅笑之聲。惟翕唇於喉間。作聲似牛鳴者。是也。而店人得此。已大悅。較諸恆人鼓掌而稱頌之者。爲榮實多方。店人稟承倫木意旨時。天適大風。旋屋而過。店人曰。遇此大颶。而掘藏於夜中者。爲狀難矣。輩中有退閒之大尉。眇其一目。卽言曰。此時乃有妄思暴發人耶。店人曰。我尙聞日來因掘藏而發迹者。人言有人曾在荷蘭總督司蒂芬生廢園中。得金一礮。胡言無有。或云。卽總督所窟藏者。大尉方以水和酒。卽曰。嚮言殊足笑人。店人微慍曰。信否隨公。吾無責也。

人人咸知司蒂芬生於亂中必藏其所有於地而鬼靈尙隱見於儲金之地大尉復斥以爲妄店人曰我固妄也然樊商德不嘗言親見司蒂芬生行於荒臺廢榭之中以劍自隨凜凜如生時耶鬼之見靈或防不肖者挖取其金故爾語至此倫木咽喉似有所蹶復作牛鳴聲店人惶恐失措遂不復語衆觀此胖人距榻欲言未言之狀大類火山將暴裂時矣大抵火山之將發而火力先於地窟中大鳴於是煙燄大吐此時倫木吸菸菸塞其咽張吻噓氣煙已大發所謂火山煙起是也但聞喉間咯咯有聲而倫木心中之義理鍊爲精言直貫肺中頑痰包裹之界而出於是遂有歷落不相聯屬之語續續而出先一發咳而語氣則直肖一金囊飽滿之吐屬每一語微斷處必噴菸煙一次第一語曰誰言司蒂芬生見靈者立見菸煙出諸唇際一次復言曰斯人太不敬禮先輩於是又噴其第二次之煙我固識司蒂芬生家人於是噴煙至第三次又言曰人人識之第四次菸煙出矣又言曰是間故家無踰司蒂芬生者乃第五噴矣又言曰似司蒂芬生家者老成典型在是矣復吸其菸煙紋仍繞於

層際又言曰。先正宜尊。乃可以道聽塗說之言。污蟻耶。語至此。吸菸尤急。層吻吐翁。可四五次。言已。眉蹙而層合頤肉上縮。而層際乃顯無數皺紋。噴煙氤氳。幾彌滿其臉。如載面具。此老訓迪侃侃。衆遂肅然無聲。顧掘藏之事。實乃人人所欲聞。亦不能以老人擯斥。遂閉其口。然店人無敢更言。而迫老者言矣。其人於此會中爲熟於掌故。顧年高。語乃格格。此人一席之談。讀者繹之經月。尙不能盡。迫老曰。以余聞之。長島之上。必有藏金。尙有數區爲人抉發。然得藏者。必兆之夢。夢及三次。藏局啓矣。且得藏者多荷蘭人。意藏爲荷人所有。故得之必其孫曾。眇大尉曰。不然。是皆詰德所藏。何涉於荷人。詰德之語一發。遂大啓史篋。人人爭括詰德遺事。於是眇大尉遂先發言。大尉於武員中曾歷戰事。人恆敬之。然大尉屢言。而迫老乃屢辯其非。必歸美於荷蘭。而止。惠白旁聽。則盡拾其言而質之。歸家大有所思。謂黃金隨地皆有。眞寶山也。而吾屢經彼地。不圖草根之下。徧布黃金。旣至。乃思發迹如是之易。而吾命獨蹇何也。呼曰。天下否運之人。眞無如我者。他人就枕。卽得佳夢。明日以鋤入地。得金。

如得薯蕷。若我者。夜夢則仍農夫。晨興仍爲貧戶。長年所得。舍白菜外。初無他物。因太息登牀而寐。思極望奢。久不成夢。旣寢而帶愁入夢。仍形其焦悚之容。一意專在藏金。已而果夢已之園圃中。區卽爲藏金之窖。一鋤旣下。金塊應鋤鏘然。或金剛鑽所嵌之飾。閃爍照耀於泥中。古革囊裏滿金錢。一鋤抉囊。令破而金乃湧出。如吐得意而驚驚而醒。自顧仍一貧人而已。此時乃無心治圃。以爲吾竭吾力。所得乃淺淺者。長日踞爐次坐。而思力都倦。悉爲金也。明夕復夢。心乃大奇。胡爲又夢得金於園次。是日復沈沈而思。至第三夜臨寢。則大生冀望。以爲今日更夢者。則爲第三次。迨老之言當驗。乃反其睡帽以下。吉祥夜深始交睫。而金藏之夢復見於園中。明日早起。咤曰。一夢而三次。皆同甯無因耶。果使吾夢有憑。必爲發迹之地。思及此。乃脫其半臂反着之。以爲厭勝。將起發藏。且追悔平日未嘗研思。乃置金於無用之地。時已晨餐。忽面其女曰。汝淪茗時。爲我寘金於壺中。臨食以餅授其妻。則曰。汝曷不受此金錢。惠白旣積思成迷。知掘金之事。必不可使人知覺。行當以夜勿以晝。乃每夜出

鋤發其園土。殆遍而園土遂類久荒不治者。每於晨起。窺其園。則白菜顛倒。無次爛於日光之下。其女所蒔花。亦盡萎。妻女極諫。惠白均弗許。且曰。汝何愛此花。若吾得藏者。必以金鎖賜汝爲嫁資。不亦美乎。家人大震。咸以惠白爲狂易發。而夜中夢嚙尤烈。白日則昏懵獨行。如鬼附其體。其妻恆過鄰居求計。於是鄰居鬻集其門。惠白之妻則喁喁淒咽。述其狀。其女則日竊出覓少年。用自寬慰。平日女常作嘔。至此則寂然無聲。並亦忘其針黹。方其父踞爐面火時。女則坐面其父。不知爲計。一日惠白似知其女密窺。則豁然如醒。曰。吾兒一何瘦耶。汝靜待之。移時汝一昂首。直與命婦儕。且尼古拉斯之神。亦將引爾爲女。女聞言愈懼。以爲癘。而惠白夜中之發藏。仍無停趾。園地既巨。而夢神復不語之。以處乃東挖西發。全園均成窪陷。直於冬季。力仍未已。地既堅凍。夜風復嚴。始罷掘。明年春融。凍釋。田蛙閣閣鳴。惠白乃復理藏。金仍無得。惠白日息而夜勞。而藏金渺然。家乃愈窘。迨至沃泥既沒。而沙土上浮。惠白之園幾成爲小戈壁矣。時令復徐徐交秋。田雞之聲已息。而桃花自芽而葉。而花而果。

燕子新來啁啾樹上。遂移梁間乳。小燕小燕既燥而飛。知春盡矣。野蠶自樹上垂絲已而作蛹。成蛾。夏令既殘。蛾乃弗見。門外樹葉自綠而黃。自黃而落。天意若告戒。惠白以代謝之時。惠白則恍然悟。終年之未種藝也。在法本夏種秋穫。以活其孳。今地力既竭。妻子胡以自生。前此欲得巨貲。今則求一辨士亦不之得。而寒酸之相立現。眉眼行但視地。無敢向人。納二手於衣囊中。弗出。囊本貯財。今財空。但有納手。每過卑田院。輒睥睨視之。以爲未久。亦將蒞事。惠白之狀。衆猶憐之。後此乃知其窮。人爭引避。卽有一二親知稱少康者。一見其至。卽趨抵門。次與言。不令其入。然在門外。酬應其狀甚恭。行時尙堅執其手。迨既行。則攢眉搖首。呼可憐而已。苟道遇惠白。則極力趨避。捷如猿猱。下至薙髮縫衣者。且望而生憐。是人蓋村中之極貧者也。此時無有一人與之親附。猶防疫之能染人。獨少年忒爾克。不以其窮爲厭。轉與之親。而惠白客寓之會。亦不時往。一日爲禮拜五之下午。惠白行於村路。俚俚中。不期已至會所門外。自念入會耶。抑貧狀不可令會中人見耶。顧窮極無聊。計能飽聞談詠。亦足

自釋其憂。既入列座者如故。獨倫木不踞高榻坐矣。倫木之座乃有新客踞之。其人孔武有力。面色似飽。經風露者。面上自鼻以下有巨癢。則刀刃所劈者。脣裂而齒豁。髮鐵色。蓬蓬然如埽地之帚。衣服似舵工。而又雜以大陸之製。衣作藍色。軍人之裝。舊矣。銅鈕赫然。袴僅及膝。昂首顧盼。狎侮一切。語聲極壯。肆口斥店人。店人之足恭。較諸倫木爲倍。而此人仍傲兀無人理。惠白私念。此何人。乃竊據非常。篡倫木之寶座。此時迫老引惠白之衣。至於隱處。告以是人本傳。迫老云。前數日。店人於大風雨夜中。聞海濱有嗥嘯如狼。作呼門聲。偵之。知海濱有人。欲假宿者。店人以傭保出。既至。則見一人坐於巨篋之上。其人之來處。則無知者。問之弗答。乃不復問。既入門。篋則店人昇之。卽居是間。久不出。卽出。一周轉左右。卽歸。其去也。或三數日歸。歸亦無敢詰問之者。然爲金甚鉅。多外國所鑄。實非吾土所有。逐日飯資。必還母濡。房中陳設。均以己意爲之。置榻弗寢。以繩牀懸於梁上。壁上多外國所製槍及刀矛之屬。長日開軒面海。置杯酒。其側以遠鏡窺海上。凡舟過。必以鏡窺不已。其人於巨舟初不

措意每遇小艇則其意乃大有所屬此地本雜居多見者初不爲異後此始漸侵居民之自由幾於此肆中所有之權均此一人攬之果欲止之顧乃弗能且其人初未嘗凌踐平人特其霸俠之氣令人卻步每有所言人皆莫敢與忤卽眇大尉之氣亦漸爲所奪似此武健之人尙爲所屈矧餘人乎且彼所述事蹟毛髮爲之飛立近二十年海盜所爲顧無一不言之歷歷其最稔者則西印度之盜殺其刼舟殺人事二目似有兇光可畏極矣及捕取西班牙人寘之火中燻灼則真同饑人之嗜炙雞殺刼質富人加以酷刑則纖悉勿有遺漏而素封者聞之座間輒生踉蹌有時高聲縱論側注旁坐之人而此人見注乃如笑如哭強顏承其欣悅脫有人言其非是者則大怒張其蠶目曰汝乃敢抗乃公且汝能鑒別如我之審繼之以海盜中隱語用以詈人此事爲是間所未聞者久之頗疑是人非但得諸傳聞且必得諸閱歷不爾胡縷悉條分如是之肖先但疑駭後乃得其真相且其來踪至飄忽而舉措復怪特非常乃決其爲海上巨盜而暴氣凌人人尤難耐凡富翁談論是人均駁斥無完膚至

直篡倫木之座。無有慚沮。一日以手拊倫木之背。奪取酒杯飲之。立盡。且作色以示倫木。似此亢犯天顏。而座人幾不信其有是事。於是倫木屏跡矣。尙有會員中之有聲者。亦引退。凡富人不能於衆中抗議。皆鞅鞅失其本懷。尤不能降格以博新進之歡。因之不至耳。店人見狀。無術下逐客之令。累月乃不告行。以上均迫老附耳爲惠白言者。且以目視門。防爲惡客所聞。惠白聞言。乃退匿隅坐。無復聲臭。立聞此惡客言海盜事。一一如親歷。心則大震。時倫木已去。惠白重到故墟。似有亡國之感。懷其舊君。且見此暴客。麾斥先朝元老。有同叱狗。惟今日新主天顏稍霽。方縱論海盜成功事。示之座人。語至激昂。窺座人失色。則談尤劇烈。言一日劫西班牙賈舶。則語尤歷歷。一日爲夏仲之中午。西船方停海中。海去島殊未遠。島則羣盜家也。船中人貨盜已於島中以遠鏡收取之矣。夜中渠魁選精銳。以小船力趣賈舶。是時西班牙舟方容與海上。微風振檣。築築作聲。盜划艘至於後艙時。巡更者始見之。因大聲呼警。盜以火墜拋擲其船。且焚且攀。舷上人皆執刃。亮如霜雪。船人爭出。乃不敵盜。大敗。

而伏盜。以槍擊斃之。有則緣桅避賊。其墜溺者亦數人。其生存者。則結小團陣自衛。中有西班牙文人偕其妻孥咸在。因出死力與盜敵。久亦不勝。乃據艙門抵盜。盜死者亦數人。三人中一人年略高。少罷卽見戕於盜。餘二人則猶力戰。至於盜魁亦進搏其人。忽聞船上有盜呼曰。船人盡矣。船屬我也。一人聞言。知大事已去。授刃降盜。其一則熱血少年。正值新婚。戀其妻。知降亦無倖。仍力戰。驟下一刃。盜魁之鼻及口已受刃。裂然猶能出。令勿許之。降亦殺之。迫老曰。旣不聽降。胡以處之。惡客曰。推之波心已耳。尙胡處者。衆聞言皆默然不敢置對。迫老此時忽悟盜魁破鼻裂口。客胡亦然。則大震。窺盜移榻自遠。不復近客。而此客見人觀其口鼻作畏避狀。則夷然無動。仍吸菸續續而語。座人皆懾獨眇大尉心。滋不服。客計能與客抗者。或能規復舊日之光榮。若徒吶吶良無濟耳。乃思索恐怖之故事。力與客敵。大尉於是述詰德詰德。一生事迹。大尉采撫至宏富。此惡客見眇太尉錚錚不爲屈狀。亦深以爲忤。己方眇大尉言時。客殊厭薄。右手橫腰。左手執菸。斗噲噲吐納。二股交疊。以蠻鞍點地。

作響且橫目睨大尉迨大尉言詰德領衆至黑逞河瘞其金惡客忽曰詰德乃至黑逞河耶此語安出眇大尉曰我言之我信之人言詰德瘞金於河瀕小阜村人則稱之曰鬼阜惡客曰我言詰德必不至黑逞河汝着何魔乃知有藏金所眇大尉曰汝安知我不審有是事者我告汝詰德見縛時我方居倫敦朝審時吾亦見之迨雉經竿上歷歷皆矚惡客曰汝見詰德雉經耶因引身卽大尉曰詰德之經丈夫也以理度之汝宜代之死此語一發大尉默然願亦怒極乃聚心火於獨睛之上赤如熾炭迫老知大尉言誤詰德固未至黑逞河惟人言斃灣及長島咸有盜藏第非詰德耳迫老進曰二公且勿譁吾請言故實昔有尼格羅人曰珊姆者行漁者也今勝會良佳吾請述其事乃言曰前數年一日在黃昏中黑珊姆漁於鬼闕中罷釣而歸語至此惡客忽拳四指叩几几上四指印乃陷入木面迫老曰吾友且勿言盜天下英雄不能爲懾懾欲死人卽口頭侮狎須知海上人均以性命博此財無論其財何屬但欲圖掘之者須令其堅堅脊梁待死壯語一發衆復寂然迫老之瑟縮至納首於心

而眇大尉亦面無人色。惠白本隅坐。歷歷皆聞其言。知斯人必盜魁。且每見客言行劫。卽有黃金。然盜之一道。亦生財塗徑。惠白於是肅然起敬。以客之榻上有巨篋。其中似皆金錢。我若聚金如客者。甯非男子之倖福。方衆聲寂時。惡客忽出表於囊中。絕巨。惠白遙注。似此表爲西班牙製。客以手按機。則有聲內發。計十響。惡客問店人曰。取今日帳目。吾與爾值。因飲其餘酒。挺然自出。登樓而去。移時衆始交言。以樓上靴聲隆然。故衆喙猶噤耳。而迫老所述事。衆皆樂聞。爭請竟之。方其語時。雷雨適作。衆沮雨不能歸。堅坐待之。乃爭移其榻自進。請竟餘說。迫老恇懾已極。則故低其聲響。有時尙仰聽樓上步履。其所言者如下。

一 記黑漁者所遇

迫老曰。君輩咸知有黑珊姆矣。彼尼格羅人業漁者也。人尤稱之曰泥珊姆。此人釣魚於鬼闕可五十年。方其奇遇時。尙在少年。彼未行漁時。役於休丹家。傭旣竟。仍下釣於鬼闕。出本以小瓜皮艇。而礁石潮信。歷歷皆審。自子母雞礁至猪背礁。又至於

瓦窰礁。又至於沸鼎礁。在百險中。一葉輕舟。迴旋至如意。一日釣久。忘其落潮。及聞激流聲。珊姆方知潮落。乃極力划舟。始至黑泉島。島次流稍平。乃停舟岸次。更待第二潮。趁之回歸。已而天晚。似有風雨。杳至。而西鬻雲積如峯。電光出雲。雷即隨之。而出。珊姆引舟圖避風雨。尋至一小灣上。石壁下有小汜。遂以舟繫樹根。此樹出諸石隙。今長成。乃如華蓋。時風起。浪花如練。林葉動搖。受風而戰。因指門外曰。當日之雷。較今日巨也。珊姆伏身隨舟動搖。已而漸睡。既醒。則風雨已過。夜氣清爽。但見東方煜然。有微電。至雨勢東矣。是夕無月。四週皆沈黑。以目視潮水深淺。知夜已垂。午方欲解纜歸。忽見水上有燈光。劈流作一綫。明而此燈且行且近。視之。則一舟置燈於船唇之上。舟傍岸行。若不令岸人見者。去小灣離珊姆停舟處未遠。即停一人登岸。以燭四照。曰。是矣。鐵環尙在。是人復下船。取物絕沈。盤散上岸。珊姆伏視。則鴻大五男子也。均赤幘。中有一人似爲渠魁。冠作三角形。佩長刃。及手槍。彼此作耳語。語細不可聞。既登。則向密林中。行所昇物至重。時時易其人。珊姆大怪。舍舟憑高。矚之。而

此五人方休於道。左渠魁引燈四照曰：「若以劊至耶？」衆曰：「至矣。」復有一人曰：「抉之宜深，勿爲人得。」珊姆以爲是必殺人而瘞其尸者，股弁不可止，以手扶樹，樹葉震碎。落有人曰：「詎有人隱樹耶？」以燈仰照一人，引槍隨燈光而矚。珊姆甯寂無敢息，但待死耳。幸面黑如漆，燈光所至無迴光，盜乃不覺。執燈者曰：「是中良無人，吾乃大愚，幸不縱槍發人，且聞知奈何？」於是息槍，舁重物徐行。珊姆見其人行引目送之，迨其人既遠，始伸其氣，計當引舟自歸。然好奇之心忽起，仍傾耳聽之。深林中作發穴聲，珊姆自念是必發穴瘞人，汗沁沁出，凡劊下小石鏘然，聲動魄，顧所掘地似至秘密。珊姆雖懾而心則欲觀之，且平日恆喜人語，椎埋刼質及決囚事，此時雖蒙百險，仍微步徐抵其旁，近處窺之，既至有巨石如屏，翳其身，屏以外卽羣盜掘地處。珊姆徐登其石，出半面窺盜，莫敢伸縮，其首防爲盜覺，盜既掩土拾枯葉蓋其上。渠魁曰：「是地雖有鬼物，莫窺吾。」與珊姆不期言曰：「是必謀人羣盜大駭，仰面見黑臉出石上，二目作白色，突出眶外。」一盜曰：「有人覺吾事矣。」又有人曰：「殺之。」珊姆聞槍聲斗發然。

未待其發已。遯直趣荆莽。狂逝偶遇。低崖則學刺猯。力滾而下。若遇高石。則作乘潮之魚。直躍而登。後此將至石岡之上。聞其後有盜。仍力追珊姆。下視見石壁卓立。然有老藤垂其枝。珊姆力挽其藤。學猿猱疾下。下有平面之石。盜以槍下擊。不中。珊姆則僞號。推小石入於水中。水漰然作聲。濺沫高尺許。聞盜語其侶曰。事畢矣。是人必不向人而語。即語亦但語魚蝦。不語人也。盜語自去。珊姆沿岸覓其舟。而潮平如席。划舟出險。既出。始蘇其氣。迨老語至此止。大尉曰。即此已乎。迨老曰。僅此而已。惠白曰。是中果何物。珊姆獨不更歸而取之耶。迨老曰。吾焉能知。半或事集。半或虞遇盜耳。且安知明日更往。不失其處。果使所瘞者爲腐尸。發之。胡爲惠白曰。何由卽辨爲尸。獨非金耶。迨老曰。聞此所瘞者。後乃見靈。甯非鬼物。餘人咸曰。鬼乃見靈乎。因移榻促膝而坐。迨老曰。爾輩乃不聞有赤犢之鬼。鬼時時見狀於鬼闕中。老屋之間。惠白曰。然。吾固聞之矣。其始以爲老嫗語。無足信。迨老曰。誰云欺人。此屋正當瘞尸之次。此屋處荒寒之區。久無人居。漁者恆於屋中聞異聲。而林中作碧光如木客。時或

破窗中出蓬首。或言即此所瘞之鬼也。吾當日尙聞有第三步卒。迷道宿於是間。咸見赤幘鬼引酒。且距酒筭而坐。三卒不知其鬼。而鬼猶執杯勸進。有卒欲進其酒。忽幽光四徹。衆目皆眩。既定則人酒均空。獨遺一破筭。此時眇大尉執杯作睡狀。聞衆人語竟。斗醒。則曰。此讐言耳。迫老曰。茲事吾不敢決其有。然言者至夥。至珊姆之事。則鄙人猶同親歷。可以百口保其有是。座人聞言。竟忘門外之風雨。忽大電一瞥。迅雷繼之。幾傾其屋。衆皆起立。以爲赤幘鬼。竟挾雷雨臨人。靜聽之。但林葉撼撼。雨聲撼窗而已。他無聲也。時有傭火之黑奴入。言煙筭爲雷所震。時雨勢稍靜。靜中聞有槍聲。且聞有呼聲。均來自海上。衆臨窗外覷。又聞槍聲。人聲即隨之而號。然電過處。海上竟無物。忽聞樓上惡客開窗。與外人相呼應。彼此問答之語。座人均莫辨。已聞樓上引巨篋。下店人大異曰。客奈何。冒大風雨行。惡客曰。似此輕風微雨。何名爲大。汝輩殊無膽。迫老思媚惡客。進曰。客出得毋溼其衣履。且風惡。海嘯。客得毋自危。惡客曰。吾來往於颶風間。直同兒戲。汝所言得毋藐我。迫老乃無言。時海上人聲似敦。逼

至。再。不。能。久。待。然。者。人。人。見。此。惡。客。似。張。皇。無。措。必。欲。衝。颶。而。出。良。不。審。其。所。爲。時。惡。客。與。尼。格。羅。奴。引。篋。出。門。衆。爭。臨。門。送。之。且。佐。之。以。燈。海。上。人。呼。曰。趣。滅。爾。燈。我。曹。毋。須。此。也。惡。客。亦。曰。君。輩。冒。風。雨。非。易。趣。歸。勿。濡。惠。白。聞。言。大。駭。望。門。而。退。然。尙。遠。瞭。其。人。忽。巨。電。倏。過。海。色。驟。爾。通。明。見。海。灣。有。小。舟。聚。人。十。數。在。浪。花。中。搖。蕩。舟。不。能。駐。舟。人。以。巨。鈎。注。灘。力。上。與。之。撐。拒。不。已。時。巨。篋。已。及。船。舷。惡。客。力。推。而。進。之。爲。力。既。猛。直。推。小。舟。入。於。浪。花。之。中。篋。重。船。輕。篋。遂。墜。落。惡。客。力。提。此。篋。與。之。同。下。送。者。見。狀。大。呼。船。人。亦。呼。風。烈。舟。輕。小。舟。亦。隨。流。而。逝。時。海。上。沈。黑。如。漆。惠。白。尙。微。聞。水。中。呼。援。之。聲。至。第。二。次。電。光。海。上。小。船。已。不。見。但。見。浪。花。如。屋。前。後。激。送。而。已。餘。人。復。歸。肆。坐。待。雨。霽。相。嚮。無。語。滋。怪。其。事。覺。爲。時。非。久。而。變。異。之。事。乃。出。人。意。表。衆。望。巨。榻。之。上。念。惡。客。距。此。雄。辯。高。談。初。未。移。時。乃。立。登。鬼。籙。而。酒。盞。菸。灰。陳。陳。尙。在。而。惡。客。頓。渺。衆。乃。大。悟。生。死。之。界。瞥。然。無。定。不。可。豫。料。也。尤。覺。一。身。所。立。處。亦。非。堅。實。幸。事。不。屬。己。轉。瞬。亦。已。忘。之。店。人。則。私。慶。此。人。不。負。吾。責。乃。曰。客。之。來。時。風。沸。

如吼去日亦然。且來時以夜去亦以夜。其來自胡來。吾不之知。又焉辨其去路耶。惟此巨篋至沈。不審其儲何物。滋可惜也。迨老曰。幸此人將篋去。不爾鬼將來索。則爾肆爲鬼區矣。吾尙憶前此有人死於船中。曾攜一巨篋。旣死。船人納尸篋中。沈諸海底。時風盛潮高。未爲提誦聖經。魂乃夜見。爲厲於海中。衆見此鬼跨篋而行。張衣作帆。力追此舟。長日風肆而來。鬼亦窮追不釋。直至於牛芬蘭。大霧鋪海。鬼踪始滅。足知凡送死不誦經者。其事蓋至險也。時風雨之勢少止。衆見表上已交十二點矣。衆爭思歸。以鄉居人初無夜聚之久。至於如此者。迨出戶。天氣漸清。雨雲輪困。相逐於空際。眉月初出。隱約雲表。然人人咸蓄畏鬼之心。爭目海上。防惡客騎篋來追。然月光射海。海乃無波。亦不見鬼。而惡客所入處。水紋尙作旋渦。村人行時。則結隊趨向林樾。以是間曾有殺人越貨之事。防鬼逐行人。因之紆道而趨。惠白旣歸。聞得藏事。於是數日中飽嚼得金之滋味。如得糧糗而坐饗焉。惠白者嗜金如命。至此腦暈欲昏。忽發聲禱曰。尼古拉司大神。胡不令我於一轉眼間得巨金也。吾晨興而鋤。日入

而罷。所得僅麵包耳。脫大神相我者。不過一鋤之力。而高車駟馬。可以遂吾暮年。心中尙念念珊姆之事。此在他人。咸以爲殺人掩尸耳。獨惠白則決以爲藏金。必非尸。意赤幘者。均海盜。所瘞必贓物。苟屬贓者。吾胡不趣其地而發之。乃詳問道之所出。向赤幘鬼物見形之地。或云珊姆言後掘藏者。日有所聞。竟亦無所得。匪特無得。且多逢不若。近有科白司者。所言尤奇。科白司曰。吾每下一鋤。起泥一掬。然竟似有人爭下其土。實吾坎矣。久之似見有鐵箱形。然異聲斗發其內。煙霧四合。鬼棒齊下。因之潛逃。不敢更發。科白司臨死時。恆對其親舊言之。此藏似不易發。科白司講求藏學甚久。後此非得狂易之病。死於風人院中者。必有得金之一日。惠白聞言。且駭且虞。虞駭之集。一則畏鬼。一則防爲捷足者先得。計此事大綱在黑珊姆。得黑珊姆爲導。吾計遂矣。珊姆所居地。初不他易。造之當立。遇。凡是間童子。無不投契。以珊姆之爲人。身遇椰揄。初無甚恤。居鬼闕行漁。可五十年。五十年中。水居者逾其半。其拍浮水中時。人或謂爲泥珊姆。每遇行漁。無憚風雨。凡鬼闕中地。與珊姆無不精審。至於

河中大小之魚。咸能識其乳名。惠白此時得珊姆矣。珊姆之屋。較狗栖稍廓。屋以破船板爲之。入竇魚腥。偪人壁上。破槳魚竿。森然如武庫。門外晒巨網於灘上。小瓜皮艇。擱於灘際。泥珊姆於門外。享受尼格魯人應享之福。則向陽臥也。時去彼少年遇險事。已數十年。數十年中。風霜凌轢。而羊毳之髮。亦垂頽白。然遇盜時事。則熟之心頭。以問者既多。則述之亦熟。惟珊姆所言。乃少異於迫老。須知天下修史之才。非易每易。一手其議論。恆人人殊也。珊姆遇盜後。而掘藏者續續而前。則珊姆初不之知。而惠白之來。亦不示以掘藏事。但請爲嚮導而已。此時珊姆懼盜之心。亦息。且餌以微資。珊姆則大悅。亦力舍其陽光。弗鑿。是日潮信不宜舟。而惠白則偪不能待。乃遵陸行。行可四五英里。至大樹林之下。林中蜿蜒藏小道無數。是間久無人迹。草長如人樹枝。低亞榛莽叢深。沈黑不見天日。衣服爲荆棘所引。幾不能前。綠蛇毒虺。隱現剽疾於沮洳之中。癩蟆瞪目。蠢蠢向人。幸惠白未讀天方夜談妖異之一門。不爾一見蛇蟆。將以爲眩人行術地矣。用此醜類嚴守。是關時羊腸之道。旣盡遂及於淺澤。

之上。四圍大樹參天。中現湫水。此地初本無水。今則水藻叢生。其旁有破屋一區。以
 狀度之。直腐木非屋也。中有煙肉未圯。矗立如塔。惠白曰。是必走卒夜宿。遇赤幘鬼
 地矣。天色漸沈。陰如漆。陽光尤不能駐。凡人蓄疑於心。至此則畏鬼亦殊甚。二人
 行及頽垣之下。似古昔爲人別業者。今則夷爲荒壤。荆莽中尙見梅花。及月季之花
 枝。上均長莓苔。屋臨水而扉。其旁有小阜。作石洞式。似古初有人寘物事。其中者扉
 尙完好。惠白思排其闔戶樞。旣鑰啟之。軋軋作響。其中似有破篋。抵門門動時。篋上
 有物墜落。則鬪體也。惠白大震。珊姆曰。此非鬼屋。爲荷蘭人居。舉全家之櫛。均停是
 間。惠白內盼斷棺。乃無數均腐矣。珊姆少年。熟於此道。乃曰。吾所欲覓之地。垂得矣。
 乃沿湫上石岡而行。惟時時須攀藤葛。防一失足。墜急流中。已乃至一紆曲之地。林
 木叢雜。危崖四合。境至深隱。旣至。珊姆自脫其冠。以手爬掩其羊毳之髮。然冠已全
 敝。幸具軀殼之形而已。珊姆四覓其地。忽拊掌前趨。指一大鐵鑊。叩於石上。由水登
 陸。天然一石步也。此卽赤幘引舟趨岸之地。然五十年前之稚樹。至今幹已參天。惟

石與鐵鑲不毀也。而鐵鑲之上。鑄十字架三。珊姆於此間。復覓得當日停舟之地。惟逐盜而行之小徑。乃迷惘不可即得。以當日但專意尾盜。而左右林巒。咸未當意。矧夜晝之間。光景殊異。辨之非易。已逡巡至空曠之地。珊姆曰。此滋類也。因意石狀如立屏。方潛伏石上觀狀。或即此地。惠白見石屏之次。亦刻十字架。與鐵鑲上所刻同。特莓苔侵蝕。殆滿不可得。見惠白大悅。以爲必盜踪所留。特不省藏居何所。前此徧掘園圃。一無所得。今不可復爾矣。至於藏居何地。珊姆亦茫然不省憶。有時言或在老桑之下。又言其次。似有白石健出者。又言似在小阜之跌。惠白惛恍不知所出。而暮色四合。林木土石冥然一色。而惠白之來。又未攜鋤之屬。計萬不能發此藏。乃四識林木山麓。以爲重來之識。遂歸思審慎而來。必得藏而止。惠白之始來志在得地。初未計及發土。心專容寂。百無所畏。及歸途則幻狀百出。影中恐遇鬼物。髣髴中似見纒首高懸者。自剄其咽。及於耳際者。且行次須經廢園老屋之外。而惠白腦筋驚怖已極。林葉墜地。亦疑鬼聲。遠瞭似有一人背負重物。徐徐而前。稍進。乃覺來者。

冠赤幘耳其人既至石洞之口挺然遂立惠白觀之即墜海之惡客也惠白大呼惡客亦大怒以拳抵其面惠白大奔珊姆亦隨之馳無憚荆棘肆力奔越棘刺鉤衣亦疑爲惡客所得遂不反視至於林樾之外始呻其氣逾數日惠白驚定始思更赴其地且所遇之惡客亦良不審其生死於是家居焦悚萬態日中如夢棄擲百事勿理而出語亦如昏嚙而睡中尤苦輒夢金囊至巨壓其胸際勿令噫氣夜中或突起以爪爬席作啟土掘藏醜態有時直攢牀底謂拾得金囊也妻女大憂以爲狂易復發惠白平日家事艱鉅其妻女必延訪二人決策一爲村夫子一爲村醫士此時惠白之妻往調村醫此村醫者蓋陳舊之老物鬱蒸生瘴者也其居村實見重於婦人得名之故匪特能醫尤能決婦人憂怪之事醫曰尼伯好生以聲明旣彰乃稱之曰高等日耳曼醫生時母女二人遂至其門問狀醫居小屋中以黑絨爲冠衣學士之衣以綠玻璃之眼鏡加其鼻以牛角爲沿方讀德國之書惠白之妻述其夫癩狀醫生閉目坐聽至云長夜妖夢咸云得金醫生之耳作驢聳揚手言曰天下發藏安可無

利器。此醫生者。半生學問。亦考驗道里之遠近。至於黃金之域。以此之故。日月蹉跎。至於老悖。其在日耳曼時。徃與礦師言。凡窟地有金。其上應作何色。遂禮一導師。既善醫。復善符咒禹步。醫生之生平如是開場。因之腦中飽裝無稽之學問。閒中且兼占星。並私鍊丹汞。及命宮榮替。咸能以算術推之。凡村人被盜。以符咒禁勒。即得盜踪。或掘井覓泉。醫生一臨。即知泉眼所在。百凡精博。因之名譽隆轟於婦孺之間。亦知美洲之中。盜藏甚富。故買買而來。迨惠白之妻一言。醫生即知其因藏而成疾。遂自臨視。惠白即語以心緒。醫生聞言。匪特莫已。惠白之痼疾。且力慫恿。其有請與同行。且言以秘密爲上。着並言去。必以夜勿晝。歷陳其禁勒之術。誦何咒。焚何香。均豫爲部署。告惠白。醫言欲赴藏。必先製行術之棒。藏之所在。棒鋒能立指之。醫生一力自任。訂期同行。語時。仰首向月。曰。以月輪度數推之。藏必可得。吾齋心製棒矣。惠白大悅。以爲得續學之同人。此藏已在吾箇中。遂嚴密部署。醫生復時時臨商。母女每見醫生一臨。則惠白之痼立已。則大悅。逾數日。醫生製術棒成。醫生以惠白之約。徧

檢羣書。無不搜括。摒擋既竟。遂約黑珊姆具舟。以鐵鋤行。得金後。以舟載歸。是日既至。二人摒擋遂行。惠白於未行之前。飭妻女先寢。且言若夜卒仍弗歸。汝仍勿憂。惟婦人聞此。則輒以爲凶兆。乃大惶怖。妻女二人。深知惠白此去。必圖非常。矧素病狂易。必非佳兆。因力沮其行。惠白不可以惠白之爲人。既據馬背。苟令之下。卽百方游說。無動也。是夜明星滿天。惠白冠廣簷之冠。以素巾裹其頸。女兒所御也。其妻則卸其絳色襖被。其肩以繩縛之。日耳曼醫生結束亦周至嚴密。左挾書一巨冊。左手執筐。均乾枯之藥。右手執行術之棒。方二人行過禮拜堂時。爲候正在十句鐘。四圍靜寂。但有一二夜出覓食之狗。行於道左。惠白疑駭。似已有人躡其後。實則夜靜輒生回音。非魅也。又似見一巨人之影。追逐其後。一隨己身。行止蓋惠白所提燈光小如豆。反偈作長影。躡其後。實亦腦力疲。故生幻形。作無數怖恐也。既至珊姆家。珊姆方距船唇吸菸。舟中一鋤一鏟。並一小燈。酒一瓶。以荷蘭人冒險。恆以酒自壯。三人遂同載小舟行。夫以身圖大事之人。乃用此小舟以出。古無比例之人。有之。但角珊一。

人而已。角珊之行海。直以杯爲舟也。時潮漲流迅。小舟不槩。可行遠望。城堡但作黑積。不辨其爲城也。時有一二燈火。則貧病之家。不熄火而眠。故微光漏耳。仰望天心。雲淨星輝。點點下。蘸河水。時見流星去。如電警所向。與行舟同塗。日耳曼醫生曰。此佳祥也。少須舟經惡客所住。逆旅人聲亦寂。想會罷無燈矣。惠白見惡客沈溺地。毛髮悚然。並指示醫生以惡客死處。似髣髴有小舟停其地。惟夜黑不可辨認。惟行次微聞有打槳聲。隨之。特其聲微耳。珊姆辨路數轉。卽不聞其聲。似相隔遠矣。已而船隨灣轉。依長島石壁黑影中行。不令追者見之。已入小海灣。留船於鐵環之上。然燈登岸。荷鋤與鏟。闖然入林。行時萬聲皆足生駭。至於足音反震。亦疑有逐捕之來。惠白處處留識。至於夜深。乃不可辨認。久之。至於林中。卽珊姆所指瘞物處。旣近石屏之下。惠白以燈燭之。則十字架赫然在。惠白喜極。而心跳不已。以爲此着用。決富貴貧賤之關頭。爲事非易也。惠白執燈。醫生出術杖。杖作人形。上銳而下歧。以二手把之。其中梗向天。意得寶者。則其尖必向地。求索求之。而梗仍上仰。卽下。惠白執燈。

隨術棒而臨照屏息不敢語已見術棒微微下嚮旋至一地棒直下垂着地弗動醫生微語曰此是矣惠白之心已奔着喉際語尼格羅漁者曰珊姆爲我掘之立下其鏟醫生曰勿妄動汝輩但聚吾後吾當焚香誦經釋鬼憾則鬼始不爲厲乃以杖劃大圓拾枯枝焚之出篋中藥擲其上濃煙四起挾硫磺阿魏之香此味不審鬼物樂享與否而惠白則鬱蒸欲死矣大噓不可止醫生遂啟書書迹紅黑相間均德文惠白執燈醫生大聲琅琅而誦中雜臘丁及日耳曼文乃斥珊姆曰掘之土堅如石累鋤不可動浮土旣分其下均沙與細石珊姆以鏟分之惠白忽曰試聽之枯葉上有人行矣珊姆停鋤聽之曰無有也但見蝙蝠兩兩而飛尙有巢鳥爲火光所逼出巢環飛四顧幽寂似鬼闕激流之聲亦已聞之珊姆鋤鏟交下土坎已成巨團醫生轟立坎次檢書而讀且以藥投諸火中惠白二目隨珊姆之鋤同下此時若使人見之必謂日耳曼人爲妖人珊姆若鬼伯聽彼調遣已而珊姆停鋤曰其下空空然也惠白大震以爲金出矣珊姆更下其鋤有聲珊姆曰箱也惠白曰其中滿實黃金乎因

打掌自慶。忽引首上觀。則惡客坐石屏上。努目而視。惠白大呼。擲其燈。而黑珊姆力騰而上。穴醫生亦立擲其書。以德語。踞而虔禱。乞命燈已撲滅。三人噪奔彼此相觸。以爲遇鬼。覺山中有千數神物出沒。窮追地上。餘火光中。見有無數赤犢人追逐。時珊姆與日耳曼人分路而趨。獨惠白力趨水次。逃時似有足音。追躡幾偪其身。少須似其衣已爲所攬。又覺有人更尾追者。之後與之格鬪。手槍一發。惠白借此微光。見二人方聚而鬪。已而火熄而鬪不已。猜猜作二狗聲。惠白辨聲。其一似惡客也。此時惠白欲逸。然已臨岸。其下卽水。更無插足之地。而此二人爭仍不已。忽汨然一聲。其一人墜崖入水矣。下時尙聞咽喉受水作咯咯聲。轉瞬已逝。惠白自念墜水者其惡客耶。抑追者耶。夜黑竟不能辨。而勝者之人復不審爲誰。或惡客勝耶。或追撲惡客者勝耶。卽勝甯卽可謂之助我已而勝者已。臨其側。惠白視之。仍惡客也。惠白自念前趣臨崖。後顧遇敵。乃思以水死爲當。遂投崖。顧其妻紅襖縛於背上。爲小樹所引。狀如雉。經遂自言。吾魂授之尼古拉司矣。忽爾繩斷。騰身而下。觸石反振者。三一身。

始及水次而紅衣則飄蕩樹上如徽章焉。惠白立暈亦不審其何時。迨醒天已久明。覺此身已落小舟之上。痛不可忍。思飲奮起。則肢幹均莫動。忽有人作嫚聲問曰。此時毋患否。惠白顧視則得爾克也。卽其愛女之友。蓋其女令得爾克躡迹而行。方惠白與醫生決策時已傾耳聽其謀畫。故隱令得爾克以舟尾之停舟之地。卽臨崖次。故得之登舟。此時惠白黃金之夢醒矣。而醫生及珊姆亦已甯家。惠白之歸乃不背黃金而歸。轉以一身聽得爾克背也。妻女聞聲出哭迎之。鄰右則大集問狀。初以爲死。已知其生。乃將護入息。鄰嫗各以策進言治法。而城中亦喧傳茲事。尙有少年喜事者。臨坎視之。一無瘞金之迹。有人言坎中有片木似箱。蓋其卽觸鋤之物乎。然不可知矣。至於今日尙無能明其事。而其中瘞金與否。則不敢知。縱使有之。亦必追者所得。或果有金。有鬼物司之福命。與時運弗至。亦不可得。以智者度之。金故在。且不一處。特非薄福人所宜有耳。余正思告我遊蕩失業之友。往偵其迹。苟得金。亦佳事。至於惡客之踪跡。言人人殊。有言客長居其地。守此金。有言其人爲詰德舊侶。知其

地有窖金。乃徐徐運致而去。由後之說。則似有微據。海民云。前此有外國之賈船。停此。至久。日中寂然。夜中則出。小舟往來運載。惠白行之第二日。賈船揚帆出矣。村人以惠白事議論紛競不已。而惠白臥牀不能起。神經亦亂。妻女躬爲包裹。而其妻尤永待牀席不去。移治針黹於其側。其女往來蹀躞。爲之進湯液。而鄰右之助役者亦多。然則炎涼之局。亦未必詎有其事。蓋村居之嫗。恆好事。舍家事。弗治。則日至。惠白家。問狀。至時。必以草根木屑。咸以爲可。已。惠白之病。惠白進藥。無算。而體乃大疲。惟得爾克至。則家人滋以爲慰。得爾克之來。則矯其和藹之言。色用慰。惠白。惠白終不振。當惠白委頓之中。官中忽以檄至。言將治官道於已田圃之上。貫而出之。惠白自念。金旣不可得。留田尙可免其凍餒。今不得金而復失地。餒死必矣。一日其女自病榻外出。而得爾克適坐榻前。惠白見其女。泣然出涕。引得爾克之手。指其女曰。我死矣。吾女奈何。言已。噉然哭。得爾克曰。請授我。我爲公任之。惠白視得爾克久。乃曰。吾以女託爾矣。爾可以律師至。吾將爲遺囑。少須律師至。團項而豐下。妻女見狀。則大

哭。以爲人立遺囑者死必矣。惠白止之。勿聲。女以素巾裏面幽咽無聲。其妻欲力制其悲而淚循鼻端而落。注於鼻尖。作巨點。晶瑩如大珠。惟所畜猫一無悲慨之容。而尙跳躍挑撥。惠白妻下垂之絨線。惠白仰臥以睡。巾掩其目。狀挺然如死人。因語律師曰。吾時已至。律師申紙濡筆。欲書。惠白曰。吾以遺產與。至謂此律師驚曰。汝將授何人。惠白曰。然。律師曰。是非種白菜之圃。官中將闢以爲孔道者。耶。惠白歎息曰。然。律師曰。孰得其地者。將立富矣。惠白張目曰。是何言者。律師曰。得此地者。將立成富翁。惠白此時似從鬼國中逃生。立去其被及睡巾。曰。汝言確耶。律師曰。然。此圃成路以後。以旁地售人者。則其人無須脫冠與禮矣。意言不求人也。惠白曰。確乎。乃立伸其足。下牀曰。先生勿勞。吾不爲遺囑矣。衆皆大驚。視惠白目眶深陷。中已有生氣。嗟夫。心病固須心藥也。逾數日。惠白已起。又數日。則圖其蓋屋造宇之形。思賃人矣。此律師者。逐日造門。蓋不爲遺囑助理財也。於是惠白果大富。天下往往有其父躬耒耜。行田。其子恆以高車駟馬出門。若惠白家是爾。又數月。惠伯掘金之園圃已成。官道。

由此觀之。黃金之夢。非虛。特此金。非暴得。徐徐有耳。惠白所居宅。亦易。舊觀乃臨衢。而門作兩層樓。平頂之屋。閒中則登樓。吸菸自遣。逾時得爾克及其女生孫滿前矣。惠白老來則出駕雙馬之車。然不忘先業。於帽簷作金白菜。籍其上。而倫木所坐之御座。惠白乃公然受禪矣。爲逆旅中太平天子久之所言者。亦無人斥駁如嚮時也。

小 本 小 說

偵探小說 三人影 一册 一角半

偵探小說 華生包探案 一册 一角

歷史小說 希臘興亡記 一册 一角

言情小說 鴛盟離合記 二册 二角

言情小說 天際落花 一册 一角

言情小說 情俠 一册 一角

社會小說 賊史 二册 四角

言情小說 血泊鴛鴦 一册 一角

言情小說 盜窟奇緣 二册 二角

言情小說 雙喬記 一册 一角

言情小說 碎琴樓 二册 三角半

言情小說 空谷佳人 一册 一角

哀情小說 不如歸 一册 一角半

偵探小說 金絲髮 一册 一角

筆記小說 技擊餘聞 一册 一角

筆記小說 車中語 一册 一角

短篇小說 時諧 二册 三角

政事小說 外交祕事 一册 一角

理想小說 飛將軍 二册 三角

科學小說 新飛艇 二册 二角

神怪小說 荒唐言 一册 一角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歷史
小說

希臘興亡記

定價
二角

曾宗暉譯

是書敘古代希臘國中各小邦興滅存亡及互相吞併爭戰事自紀元前二千年起至紀元時希臘爲羅馬所滅亡其間或徵諸史傳或採諸謠謠或見諸詩人詠歎者皆確有攷據當作希臘古史讀不當僅作小說觀也

中華民國三年六月初版

(旅行述異二冊)

(每部定價大洋柒角伍分)

原著者

美國華盛頓歐文

譯述者

閩縣林
仁和魏
紆易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龍江吉林長春
西安太原濟南開封成都重慶漢口
長沙安慶蕪湖南京南昌杭州蘭谿
福州廣州潮州桂林雲南澳門香港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